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七十三編

科學小說

卷上

洪荒鳥獸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HEU ZEU LIN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書三十一冊種

痛 史

布套二函
定價三元

各書皆從
私家鈔本
錄出。詳記
明末清初
遺聞軼事。
從前並無
印本。洵為
三百年來
之祕書。前
此出版後。
購者雲集。
不久即罄。
現重行付
印。業已出
版。茲將目
錄列下。

分 冊 出 售 價 目 如 下

福王登極實錄

角半

嘉定
乙酉紀事

一角

哭廟記略

一角

江上孤忠錄

一角

丁北閩大獄記略

一角

啟禎記聞錄

四冊
六角

莊氏史案

一角

海上見聞錄

二冊
二角半

研堂見聞雜記

三角

蜀記

一角

思文大記

四冊

六角

鹿樵紀聞

三冊

六角

弘光實錄鈔

二冊

四角

隆武遺事

一角

淮城紀事

一角

客滇述

角半

崇禎長編

五冊

四角

守鄖紀略

角半

浙東紀略

角半

國變難臣鈔

一角

813.7

661

2: (73) 上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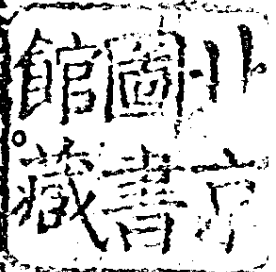
3 0660 6646 9

荒 洪

洪荒鳥獸記卷上

第一章

洪格登先生。長者也。然優柔寡識。惟固執。見於他人心理。懵然無覺。余自識其女。葛來蕙。思與論婚。恆竊竊自訝。當奉先生為泰山。殊不類也。先生所居曰粟樹屋。余每星期。必往彼處三次。先生不知余之愛其女也。謂將求教於先生。乃大張議論。詞源倒流。滾滾不絕。余聞之。味如嚼蠟。極不可耐。而又無如之何。一日如常例。謁先生。先生方暢論金融消息。歷兩小時未已。且言曰。使天下欠戶。一日之間。忽然齊集。盡還其欠款於債主。吾知市面必為之大震。余此時坐久。倦極。慵而思。臥。幾聽之。而不聞。謾應之曰。若然。則吾家毀矣。先生駭躍而起。責余發言輕躁。毫無理由。致詞鋒為余所斷。遂忽忽然取冠杖。出門赴宴。余乃趁此時機。得與葛來蕙深談衷曲。言時心懷懍然。如瞭望之兵。盼前敵信號。久而不得。冀勝憂敗。心如轉轆。瞬息萬轉。余與葛來蕙友誼至篤。然友誼之外。初無進步。其能進步與否。消



468846

息卽決於此時。余嘗謂天下至甘之境。必難而後獲。然葛來蕘心緒之難獲。則又過於所期。葛來蕘性深沈。有謂之爲冷澀者。然其說實謬。葛來蕘膚色微黃。若東方人。髮黑如漆。目巨而有神。絳脣豐頰。情種也。然余所不幸者。則以其情之所在。匿不可覓。此時方委宛陳說。冀抽其緒。葛來蕘似有所覺。輕搖其首。含笑呼余名曰。乃德君將爲乞婚之詞矣。然終以勿言爲佳也。余移椅稍近。故爲莊容以詢之曰。我將乞婚與否。卿何由知。葛來蕘曰。君殆以婦人爲無識乎。君作此言語。我何不知。但我等相交已久。何必加以此說。自壞友誼。且此等大事。乃以一男一女倉卒之間。當面議決。非便也。余曰。此奚不便。凡事以面言爲宜。余卽遇政務大臣者。亦當面言之。政務大臣何以忽加於此事之中。殊爲夢想所不到。然此語發。葛來蕘笑矣。葛來蕘笑。余亦笑。旣而言曰。卿所語殊不能令我滿意。我所欲者。欲以臂加卿項。卿則以首貼余胸耳。女驚躍起立。目余而言曰。君此語。毀壞一切矣。縱不顧我。何不自顧。余曰。我非創爲此語。此語蓋從天性中醞釀而出。情愛之所生也。

女曰。情愛乎。使兩人俱有情愛者。則又當別論。今茲不然。余曰。卿何以竟無情愛。卿美麗如此。聰慧如此。謂無情愛。誰實信之。女曰。若然。君但俟之可耳。余曰。卿何以竟不愛我。凡我舉動。有爲卿所不悅者。但明以告我。我必改之。女微挺其軀。立稍近。以手撫余臂。曰。君爲人誠佳。我初不爲此。但另有深意。存乎其中。余曰。有深意乎。女頷其首。余曰。卿意何在。我能勉力自致否。請安坐。詳以告我。女乃歸座。以目視余。若有所疑者。余心益皇惑。惟屏息以聽其言。女徐徐曰。實告君。我固別有所愛也。余聞言。乃亦躍起於座。神駭意奪。汗被於額。女顧余而笑。復曰。君勿駭。此我理想中事耳。但虛摹其象。初未嘗實有其人。余曰。卿所理想者。爲何等之人。其人形狀何似。可得聞乎。女曰。形狀初無一定。或者即可類君。余喜曰。卿爲此言。待我厚矣。卿但告我。卿所愛者。爲何等人物。我卽努力爲之。縱令我越山跨海。昇天入地。我亦不辭。女復顧余而笑。又曰。我非欲爲男子者。殉其志趣。乃冒險犯難。以悅婦人。惟思旣爲丈夫。必有勇敢堅銳之氣。縱死在睫前。亦毅然無恤。方足以勝。

天下之重任而迴異。凡庸其人爲此亦非欲取媚婦人而大業旣成。閨閣中人必平分其光寵。吾生平所願實在於此。嘗讀鮑登之歷史而羨爲之妻者必愉快無極。又讀師丹利夫人之書而歎其相攸有術。畢世增榮天下必有此等人。我方施其情愛其人蓋英雄也。葛來蕙本極美。言時神志高邁。清韻絕倫。余益傾倒。誓欲得之。乃慷慨而答曰。安見我等不能爲鮑登與師丹利夫人者。我惟患無機可乘耳。若遇有機會。我必爲之。女曰。君志果決。何患無機。我見天下英雄每自以其思想造成機會。我雖年少。未遇英雄。而心目中常懸此偉大人物。卽如前星期中。有一法蘭西少年。方欲試乘氣球。而暴風忽起。少年不顧。徑御風而行。於二十四小時間。被吹至一千五百邁之遠。墮於俄羅斯境中。其冒險精神。洵不可及。我欲求偶。必於此類中擇之。余曰。卿苟悅此。我志在必爲。女曰。君之爲此。非僅悅我。君男子也。冒險者。男子應爲之事。君不嘗告我。謂曾深入鑛穴。助彼工人。鑛底地溼而氣悶。君奮然無餒。此事滋足取也。言時。授余以手。似旌余功。余捧而親之。女又

曰。我或者幼而癡愚。乃有此妄想。然此想實不始於今。每思我苟嫁者。必嫁英雄。不然。寧以獨居終耳。余大言曰。此想至當。卿何爲不然。天下惟此等婦人。最足鼓勵男子。使成大事。卿有此想。鼓勵我也。卿適言天下英雄。能以思想造成機會。我今亦不俟機會之至。必殫其思想。以造成之。彼克利弗一書。備耳。而能收服印度。吾何爲獨不然。世界中事業至夥。吾以卿故。必力圖之。女曰。君苟立志。何患無成。君年正富。且健而有力。又學識皆裕。具此資質。又何事不可爲者。頃聞君求婚之言。方使我不憚。今因我癡想。或足令君振奮其心志。以成大名。心滋悅也。余曰。卿旣告我。我必爲之。方欲侈陳大志。女遽以纖手掩余唇曰。足矣。再多言。我又將不悅矣。今姑待之。俟君大業旣成。再圖良晤也。余乃辭葛來蕘而出。是夜方陰雨。又降濃霧。夜色陰沈。而余在此陰冷之中。寸心煩熱。乃不可耐。自思今將造成機會。以爲得婦之基矣。然宇宙茫茫。前程如漆。此種思想。將何自而生。讀吾書者。當開卷之始。卽遇此疑難問題。必疑後此將有奇事。足供快覽。而此事果何因而作。余

爲書中人物。猶不自知。余此時職業。爲新聞報館之編輯人。於世界中渺如滄海之一粟耳。忽發奇想。謂有偉大事業之招余於前。厚賞重酬之促余於後。遂矢志奮力。欲冒天下之至險。而所以冒險之故。又爲欲得婦而生。此在中年人求凰念切。或不得不然。而余方二十三齡。雉朝飛之歌。似尙非所亟。然而余志固已決矣。

第二章

余此時在麥卡德書室之中矣。蓋余於諸同事中。惟與麥卡德先生。相交最摯。有事恆與相商。以學問言。固莫如總經理波門。然波門性狷潔。築室於小山之巔。不輕見人。偶來報館。又高視闊步。尊嚴如王者。麥卡德則如親貴大臣。余則如疏附耳。與波門勢位相懸。莫能徑達。計不如仍商之於麥卡德。或有以啓余。及入門。麥卡德果歡然逆余。呼曰。密司特麥倫。我聞汝近況至佳。邇來文筆。乃大精進。昨日報中所敘鑛務事。及南瓦克大火事。均簡當而詳明。吾服汝矣。但此時就我。有何事者。余曰。將求教耳。麥卡德凝神視余曰。其事維何。余曰。此報館中。須推廣銷路。

至於極遠或深入蠻荒之境乎。若需人爲此者。請以命我。我必盡吾力爲之。麥卡德愕然曰。汝將何爲。余曰。我亦初無定見。但其事愈難愈險。則於我愈宜。麥卡德曰。君殆欲自棄其生命乎。余曰。將益之耳。非棄之也。麥卡德恍然曰。我知之矣。君殆有遠志。欲追蹤昔賢。開闢新地。以成大名乎。然此爲古昔之事。今恐非其時矣。凡爲此者。必富有經驗。爲社會所信仰。乃衆議以助其行。汝一青年人。足跡未出國門。誰能信汝。且此地球中。生齒日繁。人跡幾滿。更有何處需汝開闢者。言時。俯首略思。又含笑向余曰。適言地球。乃令我忽有所憶。然事至無稽。世無有信其人者。卽汝亦必以其人爲妄。然汝欲爲鑿空之事。則其人適於汝爲宜。余曰。何事何人。皆我所不計。但請詳以告我可耳。麥卡德沈思少間曰。汝遇其人。能與之投契與否。我不敢知。但汝既有好奇之心。欲爲至險至難之事。則欲求同調。更無有佳於此人。汝何不試往阿蒙園一訪夏蘭奇博士乎。余駭然曰。夏蘭奇者。非著名之動物學家乎。非擊破鮑倫德之頭顱者乎。麥卡德曰。余而笑曰。汝頃者告我。謂將

爲冒險之事。非歟。余曰。然。麥卡德曰。旣欲冒險。則一見夏蘭奇。復何猶豫。我意夏蘭奇者。亦非長日之間。皆凶頑如彼。或者鮑倫德見彼。正當其咆勃之時。而鮑倫德又不善調停。致逢其怒。汝爲人精細。必有處之之道。或且於此中得遇機緣。且汝業新聞。於夏蘭奇事實。竟無所聞乎。余曰。惟於公堂案中。載彼擊破鮑倫德頭顱事。因是以記其名。以外無所聞也。麥卡德乃自開抽屜。取一紙授余曰。此夏蘭奇之簡明小傳也。予試觀之。亦可略知其人矣。余取而視之。見其上書曰。喬治夏蘭奇。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卒業於大學。次年。著有人類比較考一書。又於動物學有所發明。獲有獎賞。嗣後遍游各國。於美。於法。於比。皆以其學術。見重於人。至奧京維也納時。曾於動物研究會中。闡明新理。尤爲轟動一時。又曾游阿爾奔山。登其絕頂。現方居於阿蒙園。余展閱旣竟。麥卡德曰。此紙汝可攜去。我於今夜。更無足以告汝者矣。余乃納紙於懷。復問曰。此中情節。我尙有不甚了然者。據此紙所載。則夏蘭奇。僅一動物學之名家耳。余非欲於動物

中求奇事者。今往見彼。將何事之圖。麥卡德曰。適忘告汝。彼曾往南美洲也。彼於二年前。曾以獨身探險。去歲方回。人皆知其必深入南美之腹地。至其地何在。伊又悶而不言。有時酒酣耳熱。略話遊蹤。其言復恢詭無匹。遇欲詢其究竟者。則立緘其口。如蚌之閉殼。堅不可啟。且性至暴烈。常有報館訪事人。謁之於其家。甫欲啟口。伊忽發狂怒。遽相搏擊。推訪事人墮於樓下。此後遂莫敢更問其人。但汝欲作奇事。以至難至險爲目的。則不問彼者。更將問誰。余稱謝而出。信步行於街道之中。至一河次。倚欄面水。默然沈思。復取懷中之紙。就橋側電燈中。覆閱數過。自思此博士生性暴烈。若冒昧以往。必不得當。當安設方略。以爲進身之階。因往塞佛俱樂部一行。冀有所遇。至時。夜已將午。聚者尙衆。適見一頎瘦之人。坐一靠椅。近爐而向火。余識其人。太僕亨利也。其人性平易。待人以誠。與余交最稔。乃攜椅就其側而坐。亨利見余。頷首爲禮。余遽問之曰。君識夏蘭奇博士乎。亨利蹙額而言曰。識之。伊自南美洲回。乃恣爲荒怪之說。其說足駭也。余曰。彼所說何事。乃足

駭人。亨利曰。彼謂有奇禽異獸。爲彼發明耳。始以此說宣布於衆。衆乃大譁。斥爲謬妄。夏蘭奇憤甚。誓此後不復言。惟動物會總理魏來。少信其說。其時將開動物會。成立五十年之紀念會。於先一日發電以招之。電曰。動物會總理魏來。欲得夏蘭奇博士之惠顧。請以明日一蒞會所。至開會之日。接一覆電。其文曰。動物會總理。若欲得夏蘭奇博士之惠顧。請先入魔鬼道中。以待之。是日。我亦與會親見此老人。讀電信時。一怒幾絕也。余曰。此人無禮哉。然此外尙有事實。足以語我否。亨利曰。君知我。我固亦專究微生物之學者。日持顯微鏡。以窺測於毫芒之間。舍鏡視人。翳若觀霧。且素寡交游。於臧否人物。初非所長。夏蘭奇之乖僻。則盡人皆知。我亦不能爲諱。然我竊謂其人。多智識。有堅挺不撓之氣。雖合天下之人。聚而非之。彼亦無怯勇夫也。余曰。非之者所持何說。能略舉以告我否。亨利曰。非之者至衆。我不能悉舉其詞。惟維也納有學士數人。常與之馳函攻駁。辨論多詞。我曾抄錄其稿。藏於書室之中。如欲觀者。請枉步過我可也。余欣然請往。乃偕亨利至其

書室。亨利取所錄之函稿示余。余觀書函甚多。衛西門與杜溫者與之攻辨尤力。余於動物學素無研究。於其微言精義。多所未明。但見其互相爭論。幾至謾罵。亨利謂余曰。伊等書中。頗多奧語。君素不精此道。恐未能一目了然。余笑應之曰。我固讀書。不求甚解者。但欲稍窺門徑。以自進於夏蘭奇足矣。今已略有所得。請假我文具。我將作書與之。即用汝之住址。則彼知作函者爲汝。知交中人。或不拒我也。亨利曰。汝宜謹慎。勿輕捋虎鬚。貽累及我。余曰。必不至此。書成。當先授汝觀之。亨利乃授余紙筆。旁坐以俟余作書。余乃攤紙舒筆。逾刻書竟。斟酌盡善。意頗自得。朗誦之以告亨利曰。夏蘭奇博士青覽。不佞仰先生之高風久矣。今有幸獲讀先生與衛西門及杜溫等辨論之書。愈見先生學術之精妙。欽佩無垠。亨利小語曰。嚮言哉。余復誦曰。不佞自見此書。迴環雜誦。幾如游夏之莫贊一詞。彼等持井蛙之見。恣爲狂瞽之說。不佞亦深惡之。而未能直斥其非。先生高論。乃實獲我心。痛快何極。伏思天下偉人。闡明絕學。皆以日積月累。漸久而成。先生近來。必更有

新理。足以鑿。既後學者。不揣冒昧。謹將於後日上午。卽星期三日。十一點鐘。專誠晉謁。望先生教之。愛德華麥倫謹啓。誦畢。顧亨利曰。何如。亨利曰。書詞誠佳。或不觸彼之怒。但子必欲納交於此君者。於意云何。余曰。但能見面。我卽竭吾之術。以言。餽之。彼既自負奇才。必樂人稱贊。若觸其心癢。則旋螺之塞啓矣。亨利曰。子欲爲者。好自爲之。此人凶而且險。見之者多恨其人。而子必欲與之相近。行矣。勉之。吾請拭目以觀其後也。

第三章

星期三日。余侵晨往亨利家。果見有函自阿蒙園來。封面書余名。狂草如蚓。啓函而讀之。書曰。麥倫先生覽。來函已悉。老夫避人而處。客來求見者。俱不與接。不圖子復以是爲請也。汝膽量至偉。乃言及老夫。與衛西門等之往事。老夫敢正告汝曰。此非遜也。但細觀書意。似汝之爲罪。罪在無識。非敢有意挑釁。或尙在孺子可教之列。老夫許汝矣。可卽以所定之時刻來。惟老夫有健僕。曰阿斯廷。爲我守門。

拒彼棍徒之號爲訪事者來時。須以此封面示之。然後可入。勿以冒昧犯門禁也。喬治夏蘭奇啓。亨利於是日。亦凌晨卽起。欲觀奇文。及余讀是書既竟。僉議書詞。雖倨然。幸未固拒痛絕。或可一往。至十點半鐘。乃喚一氣車。往阿蒙園。見房屋櫛比。門外皆有游廊。且有石級。距街稍高。車至一門首而停。下車升階。見雙扉嚴閉。臨街有窗。厚簾蔽之。思及此。中居有怪人。頃刻將與見面。不期毛爲之戴。及按門鈴。則一人開門。其人黑而瘠。衣青衣。急裝縷袴。行膝則以革爲之。目灼灼視余。周身皆遍。始問曰。客何事。余曰。有約來訪博士耳。其人曰。有函乎。余以封面示之。其人不語。引余入門。經甬道中。過膳廳之外。一婦人出而止余。婦人窈窕而都麗。目黑色。類法蘭西人。言曰。阿斯廷。可稍候。又向余曰。先生以前曾見吾夫否。余曰。馬丹。下走無緣。未得瞻仰博士。今初次晉謁也。婦人曰。若然。則有數語。必先告君。吾夫性至乖僻。若欲見彼。必先知之。余曰。謹謝盛意。婦人曰。當晤對時。若見彼有怒色。宜趨避之。勿與辨駁。致觸其凶性。前此數人。以偶不慎言。伊遂大發狂怒。互相

毆擊。以至夷傷。傳聞於外。乃加吾夫。以惡名。我亦與焉。我甚願君勿言。及南美洲事也。余思此來專爲此事。何可勿言。對此婦人。亦不欲作妄語。乃直告之。婦人曰。天乎。君竟欲言此。此大險也。君切勿信有此事。卽我亦不信其言。惟萬勿面斥其非。雖蓄疑於心。亦當佯爲傾信之狀。使彼不疑。庶可免禍。如萬一不免。可急按鈴。我當來見助。其頑性發時。惟我能止之也。工於調侃。余乃與接手爲謝。復偕阿斯廷前行。阿斯廷當吾輩立語時。方直立於側。不言不動。如石像也。行甬道旣盡。達一門。阿斯廷扣門。聞門內有鈴聲。乃推門。肅余入。轉身自去。余此時已入門。瞻望博士之顏色矣。博士坐高椅。居於書桌之後。桌上堆置圖書之屬。幾滿。余入時。博士舉首望余。余見其形狀。神爲之懾。余生平閱人多。從未見像貌之奇特如博士者。博士身軀碩大。頭巨如斗。若以其帽加於余首。必且沒入肩際。面赤色。鬚黑而長。蓬蓬然若亂草。糾纏於胸次。髮短而曲。被於廣額。二目至巨。睛作藍灰色。深陷於濃眉之下。胸以下爲桌所遮。不可見。置兩手於桌。其巨如箕。黑毛蒙茸。叢生。

於手腕及手背之上。傲然睨余曰。汝來何爲。其聲如吼如怒。余乃作謙卑之態。謹慎而致詞曰。承先生厚愛。許我展謁。特如約而來。乃出原函。奉於博士。博士取而略視之。置之於桌曰。汝乎。一無學無識之少年也。余曰。誠如先生言。博士曰。汝年至幼。觀汝之貌。亦無足貴者。惟以我測之。或稍佳於維也納之羣豕。彼羣豕結隊向我。嘶嗥不已。而倫敦之豕。又分布散處。以一二狡黠者爲之代表。時來訶余。可厭也。余曰。先生言然。此等人我亦惡之。博士曰。此事無與於汝。此羣豕者。以我當之足矣。初未嘗求助於汝。汝毋譎言。惟今來見我。必有所說。殆曾觀我著作。而欲有言乎。余見博士貌嚴而辭厲。恐其發怒。欲爲諛詞以支梧之。而思索旣窮。猝不可得。博士又舉其銳厲之目。注余不瞬。復促余曰。速言。速言。余不得已。乃勉強作猷笑。徐徐而言曰。我一末學。新進於先生。著作何敢妄言。惟思衛西門等之事。閱時已久。先生或可置之不校矣。近來亦有新發明。足以讐服彼等者乎。博士曰。何哉。汝所謂新發明者。余曰。先生勤於學。學之爲境。初無窮期。經先生探索。焉得不

有新理。博士曰：然則我且問汝。汝知獸類之骨質永無改易之時乎？余曰：先生言然。博士曰：骨既不同，則此獸之骨必不能謂爲彼獸。汝知之乎？余又曰：然。博士曰：汝知胎生者之異於卵生者乎？余毅然曰：此理必然。博士曰：其證何在？余亦吃吃然。述其語曰：其證何在？博士曰：須我告汝否？余曰：願聞之。博士忽吼怒如風霆驟發，作大聲曰：其證在此。足證汝爲倫敦中極卑鄙極下流醜如鬼魅之訪事人也。汝等屢欲誦我，既無所得，又百變其術以相嘗試。我豈不知博士此時已忿怒欲狂，自椅上距躍而起。余於此時乃得見其全身，其軀雖碩而甚短，長僅及余肩，時仍立於桌後，以指按桌，伸首向前，詈余曰：汝妄語之小人，自謂多智，乃騰其邪說，欲以惑我。汝腦巨如胡桃，聰慧極矣。我必尊汝，佩汝，且舉美名以頌汝。汝狡如狐，賤如狗也。汝兩耳充塞，不聞夏蘭奇之大名。汝失汝魂矣。夏蘭奇者，猶爲汝輩之主人。翁足以訓汝。汝其速行。余知其狂疾已發，在法不當與辨，乃轉身開其室門，始迴顧之曰：恣汝毒詈，我亦不校。然我今將行，汝亦可以止矣。博士愈怒，騰躍而

前。然。兩。手。猶。納。於。衣。囊。之。中。大。聲。曰。汝。何。敢。止。我。我。曾。擲。汝。輩。數。人。於。室。門。之。外。不。擲。汝。非。所。以。待。汝。也。余。此。時。亦。怒。乃。挺。立。弩。目。以。視。之。博。士。已。近。余。側。虬。髯。怒。張。獠。牙。外。露。出。巨。手。將。擒。余。余。叱。之。曰。汝。勿。蠢。蠢。我。亦。強。有。力。者。非。若。前。此。數。人。言。未。畢。博。士。已。突。抱。余。身。將。擲。余。余。亦。力。持。之。時。室。門。已。關。二。人。乃。風。颺。輪。轉。由。門。以。及。甬。道。有。革。製。之。椅。在。道。中。博。士。適。蹴。椅。革。穿。陷。足。於。內。不。數。武。椅。靠。及。椅。足。皆。斷。惟。中。段。尙。附。於。博。士。之。足。隨。之。而。前。二。人。兩。身。相。合。四。臂。相。糾。博。士。濃。髯。適。當。余。口。際。口。爲。之。塞。驟。突。以。至。大。門。阿。斯。廷。啓。門。瞥。然。出。門。外。歷。階。而。蹶。由。石。級。上。滾。撲。而。下。達。於。街。中。始。釋。手。博。士。一。躍。而。起。自。去。其。足。上。之。椅。喘。息。如。牛。余。亦。起。立。顧。之。曰。汝。惡。魔。也。博。士。復。怒。搖。其。拳。突。前。將。擊。余。余。立。以。待。之。將。戰。矣。忽。聞。有。大。聲。呼。於。側。者。急。視。之。警。吏。也。警。吏。方。持。小。簿。立。於。余。側。向。博。士。曰。汝。文。人。也。前。以。毆。人。致。捉。將。官。裏。今。復。爲。此。舉。非。羞。乎。復。轉。身。向。余。曰。先。生。汝。等。究。爲。何。事。余。指。博。士。以。告。之。曰。此。人。毆。我。警。吏。又。向。博。士。曰。汝。毆。彼。乎。博。士。喘。息。不。言。警。

吏搖其首。自言曰。汝前月之杪。方以此事自生煩惱。今又爲之。此少年眼眶被擊。作青色矣。先生欲訟之否。余曰。否。我不爲也。警吏曰。何故不爲。余曰。我惟自咎其愚耳。明知此人之乖僻。而故犯之。受侮分也。夫復奚言。警吏向博士曰。如此誠佳。但願後勿復爾。言畢自去。博士尙洵洵然視余。余亦將行。博士忽喚余曰。請再入。內我等之事尙未畢也。余見博士之目。猶有凶光。亦不知其意之爲美爲惡。然竟買買然隨之行。阿斯廷立於門側。如木人。余等旣入。乃自後閉門。

第四章

余隨博士以行。方及甬道。密昔司夏蘭奇。自膳廳中怒躍而出。直阻去路。面博士而立。如匹雛之當巨犬。雖大小懸絕。而氣概亦足相頡頏。余立於博士之後。密昔司初未見余。但斥博士曰。喬治。汝癩發矣。彼少年佳士也。汝又傷之。博士側身指余曰。少年在此。何傷之有。密昔司旣見余。乃曰。恕我冒昧。未見先生。余曰。謝馬丹垂注。我乃無恙。密昔司曰。彼傷汝目眶矣。喬治。汝誠凶徒。自汝歸家。家中百無所

得惟受人唾罵。蟬聯不絕一事甫畢。汝又續續爲之。長日如此。我何以堪。博士曰。季思毋多言。密昔司曰。不言遂爲祕密乎。汝醜名外揚。偏於街市。盡倫敦人無不知者。忽轉首見阿斯廷。叱之曰。速去。我無須汝。又向博士曰。汝知人之議汝者。謂汝何如。以汝學術名位。固當入大學中爲教習。使諸生敬汝服汝。方與汝稱。而汝乃以敗行惡德。騰播於衆口。知汝者皆謂汝爲暴徒。且爲野蠻之暴徒。博士曰。季思汝又躁烈矣。今且與汝以相稱之罰。使汝稍靜。遂舉密昔司於手。至廳事中。置之於石柱之上。石柱在膳廳之角。高約七尺。徑不逾咫。密昔司被置踞坐其上。欲下不得。搖搖欲墮。旣怒且恐。呼博士曰。凶徒速援我。下。博士曰。必求我。乃可。密昔司不肯屈。猶呼博士爲凶徒。博士不復應。但請余往書室。余顧密昔司立而不行。博士曰。季思密司特麥倫將爲汝緩頰矣。汝但乞恕。我卽援汝。密昔司不得已。乃言乞恕。然猶喚博士爲凶徒。博士以手持密昔司。下之於柱。輕如舉葉。且言曰。吾愛汝知之乎。密司特麥倫。新聞館主筆也。明晨必以此事記之於報。至少必以二

十紙饋我鄰右。報中則稱汝爲高才。汝適纔踞坐柱頂。非高乎。〔嫵媚之極。施耐菴寫李遠同此手筆。然畫鬼魅。易畫天仙。難還當讓一頭地。〕復顧余曰。密司特麥倫。吾言當否。余睨之曰。君可謂睚眦必報者矣。博士大笑。聲磔磔然。笑已。視其妻。復視余曰。且勿言前事。今者我三人釋忿言歡矣。密司特麥倫。此家庭瑣事。幸勿見笑。我以要事。特請君回。勿以家人嘻嗃。累君久立也。又轉身。撫密昔司之肩曰。吾愛。勿怒。凡汝勸我。皆愛我之言。我必聽汝。今汝且行。我將與密司特麥倫談正事也。言畢。抱之而親其頰。密昔司自去。余復隨博士行。至數分鐘前之舊戰場矣。既入室。博士闔門。請余坐於靠椅。出雪茄煙一盒以授余曰。此科羅亞多產也。君且安坐吸煙。靜聽我語。余取煙吸之。博士亦歸坐。余觀其形狀。與前此判若兩人矣。言曰。頃者我以僻性。驅君出門。適遇彼多事之警吏。聞君對彼數言。乃使我轉其心念。故請君回。我敢謂君聰明才力。俱未必過我。惟此舉足以勝我。今而後爲相識矣。〔絕奇幻而又極中情理。是爲才人之筆。〕君旁側有小桌。上有磁盤。

請置煙灰於中。博士言時。如在講堂中授課於生徒者。先生端坐對余。龐然之身。塞椅幾滿。厥狀如墓。繼復轉身向書桌。余觀其側面。但見濃髯繞頰。面目俱不可辨。僅見赤色之耳。突出於鬚髮交糾之中。博士方向亂紙堆中。逐一翻揀。半晌。復向余正坐。手中已持一破敝之書。言曰。今將告君以南美洲事矣。惟有一事。要求於先。凡我所告君者。非得我允許。萬不可轉告他人。余愕然曰。此難題也。博士見余猶豫。乃置書於桌。傲然曰。談話已畢。此局終矣。敬爲先生道晨安。改日再會。余亟曰。勿爾。任君所命。我必不敢違。博士曰。然則許我必不告人矣。余曰。諾。博士曰。既許我。必不食言。余曰。萬不敢食。博士猶有難色。余曰。若不信者。我請以我名譽爲質可也。博士不卽答。但以其相人之法。徧矚余體。自言曰。其頭圓。其髮黑。眼灰。色與黑種人近。以我度之色。爾的開種也。余曰。君欲知我種族乎。我愛爾蘭人也。博士曰。誠然。愛爾蘭也。愛爾蘭人多信我。信汝矣。今且語君。我於二年前。曾往南美洲。君之所知也。我之此行。實足爲科學界中闢一新史。且足證庸俗之流。少

見多怪。皆爲至陋而極愚。今卽舉世之人。皆莫信我。而我經此壯游。眼界之恢闊。已超於舉世之上。亦足以自娛。君當知南美洲腹地曰亞摩曾者。多有未經人跡之地乎。我以欲考察其人種。及禽獸之族類。乃閒關跋涉以往。浪游旣久。將歸矣。一夕至一小部落。在大河之濱。其地名今且不言。其土著種族。亦甚卑下。我往時經過其地。曾以種種方法。結交其土人。土人亦皆暱我。歸途相遇。尙殷然止宿。相待殊優。知我之能醫也。謂有人病篤。乞往視之。余許諾。卽有一人導我至一小草屋中。至則病人適已氣絕。我視之大駭。蓋其人。白種人也。髮作灰色。枯瘠如臘。衣服皆寸寸破裂。足知其旅行之艱苦。詢之土著。皆不知其由何方來。但知其經叢林而至此。至時已病甚。初無所言。我見有革囊在其身側。爰取而視之。中有小帶。上書曰。白楓樹湖戴特芮密奇根。我知此爲其名及其生產地矣。見其人爲旅行家。與我事業正同。不禁起同類之感。乃以此帶環我帽簷。今尙在也。更察囊中所有。知其人必以詩人而兼畫家。有詩稿一束。我非工詩者。因亦不復細閱。更有

畫稿作山水景物甚多外則鉛筆毛筆及各種顏料皆備更有五色粉筆一盒又骨一根本今尙在我墨盒之上細管一枚中貯昆蟲若飛蛾蝴蝶之屬復有舊式手槍一枝子彈數粒以外人生需用之物一無所有或本有而在道中失去皆不可知此美國波罕門人卽如是結局矣我見其人已死無可流連欲舍之而去忽見其胸次破衣中有物隆起急取之出則爲書一本因以手中之書授余曰此書是也當時卽破敵如此我什襲存貯以至於今尙未示人今始出而示子子其詳細視之言畢仰靠於椅取煙自吸目光炯然猶注於書余乃作恭謹之狀啓書視之見第一頁上畫一肥人著短襖下有細註曰及煤科弗之像以下數頁則爲印度土人之像又其下則畫一肥碩之牧師戴峨冠與一頹瘦之人對坐下註曰過羅撒河與牧師同餐之圖後又有婦人及小兒之像多至數頁更下數頁則爲奇異之動物下皆註其名如沙岸之海牛鼈與鼈卵棕樹下之黑豹等類再下則爲豬形之獸不註其名復有長喙之物類守宮而犬亦未註名余向博士曰此殆爲鱷

魚矣。博士曰：此鼉也。鼉之與鱷異點至巨。余曰：我意初不爲此。但以歷觀羣畫，皆平淡無奇，與君所言殊不稱耳。博士筭爾曰：姑緩言之。請更觀其下。余復翻一頁，見爲平疇之景，亦無大異，但見著色濃厚，樹木彌望，皆加以深綠青蔥，滿紙稍遠，則崗坡斜起，至峭壁之下，峭壁陡立如削，附色深紅，若火山之石透迤，極遠不知所終。近壁復有孤峯聳然，高峙如柱，如塔，峰頂有大樹一株，巍若戴冕，峯頂與壁平若本相聯合，經斧闢而開者，壁上亦甚平坦，遠樹如齊，其上則染以青色，若爲天光。博士曰：余而言曰：此畫何如？余曰：此似甚奇，但我非精於地形學者，亦不知其奧妙之所在。博士曰：此僅謂之爲奇乎？此宇宙間不可思議之境也。今請更觀其下。余又翻一頁，見一龐然巨物，爲生平所未睹，其物首如鷄，身如蜥蜴，尾長而大，尾上有巨刺，矗立如釘，脊背隆曲，背上有物若鋸齒，又若數十鷄冠，森然排列，前立一小人，注日向獸，長不盈寸，全身之犬，乃不如獸之一足。博士曰：此物何如？言時自搓其掌，若有深棘者。余曰：此怪獸也。博士曰：汝知其人何故畫此？余曰：以

我度之。偶然乘輿之筆耳。博士曰。君等所見。不過如此。此亦可謂極圓滿之解釋矣。余曰。然則君意如何。博士曰。此至易曉。其人必親見此物。乃象形而爲之。余聞此言。幾失聲而笑。幸力忍而止。不然。又相將顛撲於甬道之中矣。乃故爲諸語曰。此前面小人。至可玩悅。若爲黑種人者。則可置之博物院中。以供衆覽。但觀其人穿革履。戴草帽。若歐洲人也。博士作牛吼曰。汝又犯我矣。汝腦窒而思涸。乃爲此無識之言。余經此不情之斥。亦幾怒發。繼思遇此狂人。若亦怒者。將無時不怒。乃作微笑以報之曰。我無他意。不過以此人爲太小耳。博士伸其巨指。指畫而言曰。試觀此。此獸之後。有樹一株。汝必且謂之爲蓬蒿。我敢告汝。此枕椰也。其長必五丈。或至六丈。至此人者。我敢謂世上必無生人敢面此巨獸。怡然而立。蓋作畫之人。置己像於圖中。以爲比例。使人知此獸之大小。爲何如其人身材。必在五尺以外。樹則十倍於人。汝因此可類推矣。余曰。天乎。此獸之大如此。若將運之。以來倫敦。則迦陵課師車站中人。不將另製專車乎。博士曰。汝又譎言矣。余不語。更翻其

書。圖窮矣。乃闔書。正容以告博士曰。此游歷之美國人。或戲作此畫。以爲玩謔。或
 病甚腦熱。畫此於昏狂之中。又或素有癖性。據其幻想。以爲此畫。君爲有識之人。
 何故信之。博士不答。自向書架上取一書下。展卷細覓。且言曰。此爲我友人贈我
 之書。書中有圖。爲上古之獸類。下有詳註。今得之矣。請觀此。此獸名帝蒙司。其後
 足之長。過於生人之身者二倍。此皆經當世學士。審察而斷定之者。汝亦不信其
 有乎。余曰。此固無疑。但此皆洪荒以前之物。以不適生存。久絕其種類矣。或者此
 美國人。亦曾見此書。於昏狂之中。偶然憶及。乃想像而爲之。博士曰。此語亦復近
 情。今姑勿論此書。且與君考定此骨。此骨亦陳死美國人囊中之物也。遂自墨盒
 上取骨以示余。余觀其骨。長約六寸。粗如拇指。一端尙有軟骨。附於其末。博士問
 余曰。此爲趾骨。君試言此骨屬於何物之趾者。余取而詳審之。言曰。此爲人身。肩
 膊之骨也。博士搖其首。狀殊蔑余。言曰。先生誤矣。肩膊骨爲灣曲之骨。此則直也。
 且尙有軟骨。附於其末。肩膊中何爲有之。余此時只能告之以不知矣。博士曰。汝

勿以不知爲恥。吾敢言。徧倫敦中。必無人知者。又出一小骨於小盒之中。骨大如豆。言曰。此爲人之趾骨。與汝所持之骨爲狀正同。而大小懸絕。汝亦可得其比例矣。且此軟骨顏色尙新。此必近代所有。非洪荒之物。汝將謂之何。余曰。此或屬於巨象也。博士曰。勿爲此無識之言。南美洲焉有象者。近世小學生徒。皆已知之。余曰。然則或爲南美洲所有之巨獸。若熊。若獾。若獬者。博士曰。孺子勿爲游詞。此骨所屬。必非象。非熊。非獾。且非動物學界中人所能知之獸。此獸必至猛。至大。居於此地球之中。至今尙無人窺及也。汝於我言。亦有所悟乎。余曰。尙未甚了然。博士曰。若然。我必更爲術以悟汝。我知汝心中。必尙有阻障。我將盤旋摸索。掣其物而去之。今且置彼死人。及此枯骨。姑就我本身親歷之小說爲君。陳之。我當時遇此死人。見其圖畫。遂不能決然舍去。必欲窮其底蘊。我但知其人來路。係絕叢林而來。而亞摩曾中。適有古諺。屬此叢林。我乃因之有所揣測。此古諺。凡亞摩曾各部落。無不知者。君想亦有所聞。君知所謂可禱卜芮者乎。余曰。尙未之聞。博士曰。可禱卜

芮者。樹神也。此神窮凶極惡。人莫敢逢。亞摩曾之人。談及此神。猶凜然變色。亦莫有知此神之形狀何似。性情若何。但皆謂此神居於叢林之中。即美洲人之來路。我此時乃廣設方略。將涉險以入叢林。余曰。君將若何。博士曰。亞摩曾人。既謂此林爲凶神所居。莫敢前往。余乃恃燦花之舌。反覆辨論。加以重賞。乃得二人爲伴。途中所歷艱險。今且不言。最後乃至一地。其地在何方何向。暫亦不能告汝。但可告汝。此爲古往今來人跡所未經之地也。今有像片在此。汝試觀之。言時。由桌上取像片授余。復曰。我當時照像尙多。以歸途不幸。覆舟於河。凡百珍物。多爲陽侯所攫。此其子遺也。然既經水漬。顏色都退。子其仔細視之。余視像片。見其上景物模糊。俱作深灰色。迎面爲延長之峭壁。猶隱約可見。若絕大瀑布。籠於煙霧之中。壁下爲斜坡。坂盡則爲叢樹。余曰。此與美國人畫中之景。爲地同也。博士曰。然。我當時到此。乃知美國人所畫。非同妄作。必係身經其地而來。後又發見其所支帳篷。陳跡猶在。子當可釋然於懷矣。今且觀此。此片雖已模糊。而壁畔孤峯。猶歷歷

可辨。子見之否。余曰。見之。博士曰。我等此時已漸入佳境矣。子且更細觀孤峯之上。更有何物者。余曰。大樹也。博士曰。樹上更有何物。余更拭目觀之。曰。似有一大鳥棲於樹上。其鳥巨身而長喙。以我測之。或爲塘鵝。博士曰。我殊不能贊君目力。此非塘鵝。且亦非鳥。我知此舉足以悅君。蓋我當時擊之以槍。獲此物矣。余驚喜曰。君得此物乎。則君之此行有確據矣。博士曰。我固得之。但當覆舟之時。亦已隨波而去。我倉皇中握得一翼而波急浪湧。翼爲之折。其全身瞬息卽渺。我被救登岸。已受水欲暈。幸此斷翼猶力握於手中。今尙在也。遂開抽屜。取斷翼出。余觀其翼已蜷縮成束。僅爲其全翼之一小部分。而伸長之已廣逾二尺。翼質如皮如膜。連於彎骨之上。余曰。此大蝙蝠也。博士曰。此并非蝠類。凡蝠翼皆爲薄膜。聯於前後足之間。中則細筋綴之。今此膜所連之骨非足非筋。安得謂之爲蝠。但此物既非蝠。又非鳥。果爲何物。子亦知之乎。余此時智盡能索。但能告之以不知。博士又翻書以示余曰。此書中所圖爲上古獸類。有名鴻蝠者。狀殊類此。其下頁更有數

圖專論其翼。子試取而比較之。余觀書。果如博士言。此時見證據確鑿。不禁疑慮。冰釋。傾信。博士更無間言。復舉目觀博士。見其仰靠於椅。雙眸炯炯。映日有光。乃恭謹而致詞曰。今服君矣。君成此偉業。誠大英雄。誠爲科學中之哥倫布。我向者無識。乃疑君所言。今茲愧悔。至於無極。但君當時獲此鳥。後更何爲者。博士曰。是時天久陰雨。余所攜行糧。又將告乏。欲登峭壁。則巉巖如削。無路可通。惟壁畔孤峯。似尙有可攀之道。遂百計猱升。以達其頂。旣登峯頂。更視峭壁。則見壁上亦爲平原。樹木蔥蔚。入望無極。雖與孤峯之頂。相去甚近。而兩邊皆崖岸陡絕。中無橋梁。莫能飛渡。且孤峯及峭壁之下。又地氣卑溼。雜生叢莽。中多蛇虺毒蟲之屬。瘴氣中人。易生癘疾。誠天塹也。余曰。君亦窺得端倪否。博士曰。餘無所得。惟居山下時。於夜間聞壁上巨獸怒吼。其聲甚洪。余曰。此聲或卽爲美國人畫中之獸也。博士曰。我意亦然。彼美國人或曾登壁頂。得見此獸。故從而畫之。我意必有鳥道。可升峭壁。惟此道必至難至險。不然。此等異獸。必且由壁而下。到處紛馳矣。余曰。此

等異獸。何故在此壁上。君亦有所解明否。博士曰。此尙不難理釋。君知南美洲多花剛石乎。花剛石者。係爲火山煨鍊而成。其峭壁在上古時。必爲一絕大火山。其後火焰漸熄。乃有生物在於其上。而其四圍爲火所煨。逐漸剝蝕。以成峭壁。旣成峭壁。遂與平壤隔絕。自爲世界。而上古動物。乃得蕃衍。卵息於其間。夫上古動物。所以不見於他處者。以其肢體構造。不適競爭。遂爲人類。或他種獸類所攻擊。以至滅亡。今此壁旣與世絕。無與爭者。則存至今日。亦理有固然也。余曰。君所解說。極爲詳明。然何不以此諸多證據。宣布於衆。以息羣譴。乃諱莫如深。任疑謗之交。乘而默無一語。以余蒙昧。誠不知其由。博士曰。闕而不宣。非我意也。我惟生有傲骨。不能俯首。就人。當初歸時。本欲以此行顛末。詳告當世。不意甫言大畧。而聽者或以愚頑。或以嫉妬。遽羣起而駁我。我乃大恚誓不復言。君輩報館中人。又時來偵我。使我益憤。我生性本非和平。經人激迫。漸爲暴烈。吾妻憂甚。乃日日勸我。我心亦畧爲轉移。今以君故。當再一試爲之。因自桌上取一入場券。以授余。言曰。今

晚有性理學家。名瓦德昂者。將假動物會之廣廳。以爲演說。我被請爲特客。將坐於臺上。俟瓦德昂說竟。則答以謝詞。我將卽於此時。再以此行歷史。一爲宣告。且竭我能力。善爲說詞。或足挽回衆意。使之信我。我亦非好名爭勝之人。但以實事被疑。忠言遭謗。心實不甘。若能白我誠悃。亦心慰矣。余接券曰。今晚我必蒞會。博士曰。若然誠佳。言時微笑。面色極爲慈祥。慈祥之色。見於博士之面。爲態至奇。但見二頰絳如萍果。介於巨目及濃髯之間。復曰。得君一來。尙有同調。雖君於我之學問。無所領畧。亦且聊勝於無。我知今晚人數必衆。以瓦德昂雖無學而好自銜庸俗之人。信者多也。密司特麥倫。與君縱談。爲時已久。本意數言可畢。不期乃作長談。今且小別。俟晚間於會中相見。君至彼時。當知我對君所言。向未爲外人道也。余曰。麥卡德者。爲我館中主筆。亦君相識也。知我來見君。若有所詢。可畧告否。博士曰。可以相見時情形告之。至我之祕事。萬不可洩。若更遣他人擾我。必以皮鞭贈之。惟汝者。再來勿禁。但勿以汝我所語。載之報章足矣。別矣。晚間八點鐘於

動物會廣廳中再會。余乃與博士執手爲別。出室而行。行時。猶見博士之絳頰鳥。在室門邊向余點首也。

第五章

余以一念好奇。往見夏蘭奇博士。得觀各種證據。始深信其所說。不爲無稽。出門時。頭目猶岑岑然。喚一氣車。徑往麥卡德書室。麥卡德逆余而言曰。所事如何。吾知汝有戰事矣。能詳以告我否。余曰。吾見其人矣。外人所言。殊未盡當也。麥卡德曰。其人果何如人。且何以待汝。余曰。夏蘭奇者。亦非妄人。我已與之定約。此中語不爲外人道也。麥卡德曰。我殊不信其人。觀汝目眶青黑。必爲彼所創。我將爲發起人。於明晨刊發傳單。布告於衆。斥其敗德。汝但以今日之事。詳細告我。我必爲汝圖之。(乃知贈以皮鞭之語不爲過當)余曰。先生勿然。我不願爲此。麥卡德曰。何故。余曰。夏蘭奇非謬妄之人也。麥卡德駭曰。汝信彼乎。汝殆謂凡彼所言。如山之巨獸。蔽日之飛禽。脩延數里之海蛇。俱爲實有其物乎。余曰。我初未聞此。但

深信其人必有所新發明耳。此中細情。我已許彼。不登之於報。然亦須略叙數語。載於報中。今且起草。請君閱之。爰取筆作稿。曰。夏蘭奇博士者。曾於二年前往南美洲。其游歷所得。乃於科學中大有發明。今晚八點鐘。將於動物會中。當衆宣講。屆時必有新奇理論。足以饜人聽聞也。麥卡德取而視之。言曰。夏蘭奇屢次蒞會。終局則并無所言。今若守其故步。則吾報爲失實矣。吾知他報中必不載此事。今晚亦莫有往者。然吾以汝故。且一試之。今且印爲號外。速卽頒送。更於明晨報中預留隙地。晚間汝往會場。若夏蘭奇果有論說。請速記之。卽可於夜間編輯。補入報中。余曰。諾。遂別麥卡德而出。是日余大忙碌。至忘其午膳。及下午始往塞佛俱樂部會。適遇亨利。遂與之共晚餐。略告以日中之事。亨利大笑。且曰。人之好奇。久乃成癖。此人舉動。真如動物園中之獼猴。詭異百出。凡彼所論。吾等以滑稽小說視之可耳。余曰。我已見有確據。然暫且不能告君。今晚夏蘭奇博士。將於動物會中。自爲演說。君盡伴我一行。亨利沈思而言曰。夏蘭奇生性乖張。爲衆惡之所集。今

晚之會本爲瓦德昂演說而開。瓦德昂素有名醫之目。故與會者多醫院之生徒。此等人少年好事。與夏蘭奇必有衝突。其爭鬪且不知胡底。吾頗不欲置身其間。如入萬牲園中。聽彼輩作狼啼虎嘯也。余曰。汝勿早挾成見。且試一往。聽夏蘭奇何所議論。再爲批評。亦何晚之有。亨利曰。汝旣樂此。我亦無憚一行。卽從子可耳。飯後。余遂偕亨利同往動物會。至門外。始知此會之盛。乃過於所期。氣車及馬車。排列如堵。來客方紛然下車。瓦德昂學士亦於此時由車中出。鬚髮皓然。緩緩然作謙卑之態。步行入門。若示人以學深而氣平者。余等亦入門。擇位而坐。見會場中果多醫院生徒。且有女學生無數。臺上方奏音樂。作民歡之曲。以爲演說之引端。音韻飄揚。燈光燦爛。幾疑爲戲園行樂之地矣。時瓦德昂已坐於臺上。高冠未除。臺下羣聲雜呼曰。此瓦罐從何拾得者。老學士急除高冠。藏之於坐椅之下。動物會總理魏來亦至。會中人拍掌以歡迎之。魏來起立。低其首。與衆爲禮。夏蘭奇博士亦於此時升臺。就前行之末座而坐。臺下乃人聲大譁。雖所呼皆歡迎二字。

而聲厲而譁。吾始知亨利所揣。不爲無見。今晚與會之人。非僅爲瓦德昂來。亦兼爲夏蘭奇來也。臺下前數列。皆衣冠濟楚之人。則相繼作譁笑聲。醫院生徒。尤極聲狂喊。迭爲賡和。衆聲恣闐。遠徹戶外。博士但靦然微笑。若慈善老人之遇童子。雖跳踉於側。亦不以爲意。但挺胸端坐。以手自理其鬚。且時以半開之目。周視臺下。良久。會長摩雷。與理學士瓦德昂。始起身。立於臺口。人聲漸息。摩雷乃宣布開會宗旨。其聲低細。不可得聞。但見其搖首動目。或自撫其領結。狀殊可笑。繼復注視其面前桌上之墨盒。又視蠟台。遂索然歸坐。此時大理學家瓦德昂。乃縱論六合矣。瓦德昂體貌嚴重。聲粗而洪。其人似爲老練之演說家。知中下社會之心理。遣詞造句。俱近淺俗。間之以諧詞。其言亦字字清爽。且爲各種手勢。顯明之。（專於枯寂無話處。寫得有味。筆乃腴潤。此爲文家不二法門）始言地球緣起。謂元始之初。本無大地。但有瓦斯無量。發光於穹窿之中。繼謂後乃漸漸凝結。其定質爲山。其蒸氣爲水。此兩項已繁徵博引。紛飾多詞。始論及生物。其言曰。生命者。不

可思議之物也。此最初生物。或由地質中無生之物。變化而成。或自他星球中偶然飄墮。雖輕千古賢聖。殫思竭慮。以至於今。莫能知者。極高明之化學家。亦莫能以無生之物。製爲生命。蓋無生物之與有生物。似有汪洋巨浸。界於其中。縱有極智多能之人。亦莫能施以津梁。使相通達。而千萬年前。竟忽然有此。此豈人類思想所可及。今且置而不言。此後乃論生物。謂最初所有。爲螺蚌之屬。漸趨而至於介族。以及鱗蟲。又漸趨而及於袋鼠。言曰。袋鼠者。胎生獸之始祖也。忽聞臺下有大聲曰。不然。不然。瓦德昂愕然而止。四顧臺下。不知言者爲誰。但見一繫紅領結者。神色獨異於衆。或爲彼所言。然亦無可指實。余意此紅領結者。將於胎生獸之進步。大有阻力矣。然苟竟爲所阻。則獸類將更無進步。人類卽無自發生。此何可者。瓦德昂知關繫重大。必當極力維持。遂勉自鎮攝。復繼續而言。言乃益謹。因轉論桑田滄海之變遷。謂海水既涸。水中鱗族。遺於沙岸淤泥之中。變其形質。爲四足之爬蟲。復曰。諸君當知彼時爬蟲之屬。如鼃如鱉。種類繁衍。充斥於大地之中。

居陸地既久。又變其形體。爲四足之獸。其身偉岸而高大。其貌凶厲而猙獰。適有天幸。人類既生之後。此種異獸。已滅絕無遺。忽聞臺上有粗猛之聲。曰。詰問。瓦德昂本至老練。前此鴻論。爲紅領結者所阻。瞬卽復原。此時被不情之擾。亦思以鎮靜了之。且實不知言者爲誰。但注目於臺上之一老文士。及一天文家。見皆似未有言者。乃不復顧慮。更述其前言曰。人類既生之後。此種異獸。已滅絕無遺。言甫畢。詰問之聲又起。瓦德昂游目徧矚。至前行之末座。見夏蘭奇矣。方半閉其目。面容微笑。若假寐者。瓦德昂曰。吾友夏蘭奇也。言畢。聳肩微笑。意以爲卽此已足。無須再言。復極力鎮定而爲演說。然每言及上古異獸。久已絕滅。必聞有詰問之聲。臺下亦人聲漸起。衆生徒從而和之。夏蘭奇詰問之聲。尤高出於羣聲之上。萬聲沸騰中。復聞糾察員高呼曰。靜默。曰。秩序。又曰。此可恥也。瓦德昂雖至老練。至鎮靜。此時亦忍無可忍。色變口吃。面夏蘭奇而言曰。夏蘭奇博士。吾敢請君勿爲此無謂之詰問。臺下諸客。見臺上人已自相辨論。爭欲聞其所語。人聲稍息。夏蘭奇

乃緩緩然由座而起。言曰：吾亦敢請君勿爲此無謂之演說。其說乃與事實不能相符。此言既發。臺下又聲如怒潮。有呼曰：此語可恥。此語可恥。又曰：速驅此妄人。又曰：逐之出外。又曰：當由臺上擲而出之。會長摩雷見秩序大亂。不得不起而維持。乃前行至於臺口。雙垂其手。對衆發言。其人語聲本弱。又當羣譁之際。益不可聞。此時似極力作大聲。尙有一二字可辨。有曰：諸君者。曰：目前者。曰：稍遲者。間出於羣言之中。零星到耳。如一二高峯於蒼茫雲海之間。偶露其頂也。夏蘭奇已略一鞠躬。含笑歸座。瓦德昂只得更爲演說。每說一語。必願夏蘭奇但見其垂目如睡。面作笑容。瓦德昂心緒已亂。後此所論更無精彩。遂草草完結。忿然歸座。臺下人聲猶紛紛然。夏蘭奇博士忽起立。行至臺口。余知其將有所語。乃伸紙秉筆以待之。夏蘭奇言曰：諸君恕我。我尙有數語。欲告於諸君。言時以一手。上指且微點其碩大之頭顱。與衆爲禮。似紅衣主教。方祈禱上天爲衆生祝福者。又曰：頃者瓦德昂君告我輩以地球之緣起。生物之源流。我當代表動物會全體。答以謝詞。但

我於瓦德昂君所言。實有未能愜意者。遂不能自棄其糾正之責。默無一言。世上普通習慣。每於演說之後。相答以諛詞。而我輩篤學之人。則必求真理之所在。臺下人聲復大作。夏蘭奇不顧。又曰。我非有私憾於瓦德昂君。故相菲薄。惟亦不能以顧全友誼。乃自閔其寸心所得。不告於諸君。此時瓦德昂方附摩雷之耳作小語。摩雷乃起立而言。其言仍不可聞。或其桌上墨盒有雙耳者。當能聞之。夏蘭奇又曰。我所未能愜意者。卽在瓦德昂君上古異獸久已滅絕之一言。瓦德昂君以無人得見此獸。遂謂之爲滅絕。此大誤也。我則謂並非滅絕。必有藏匿之地。當世學者。若能以苦心孤詣。達其所居之處。必能見之。臺下大譁。有曰。此說荒唐。有曰。以何爲證。又有曰。汝何以知之。衆聲迭起。而詰問詰問之聲。尤雜然并作。夏蘭奇曰。諸君問我何以知之乎。我曾親歷其地。并親見其獸。是以知之。臺下有人大呼曰。此妄言也。夏蘭奇曰。我乃爲妄言乎。臺下無應者。惟作喧呼之聲。夏蘭奇曰。我似聞有人斥我爲妄言。孰言此者。請起立。使我得瞻仰其人。聞臺下羣呼曰。其人

在此。卽見衆生徒坐處。有一瘦小之叟。爲衆手所擎。面向夏蘭奇博士。高舉於空中。夏蘭奇問之曰。君斥我爲妄言乎。其人惶迫。亟呼曰。否。否。我并未言。迨衆人釋手。其人卽匿於人後。夏蘭奇曰。孰有不信我言者。請俟我演說已畢。再相討論。勿於此時遽爲紛擾。又聞大呼曰。此妄言也。夏蘭奇曰。孰謂我爲妄言者。則又有衆手舉一人出。仍爲前人。夏蘭奇曰。我若下臺。至汝輩之處。其語未畢。臺下羣呼曰。請來。請來。此後遂衆聲狂呼。至數分鐘之久。會長摩雷。乃近臺口而立。對衆發言。然言不可聞。但見其兩手抑揚。若爲衆聲定其節奏。夏蘭奇面赤如火。鼻吼怒闐。鬚髯戟張。大聲曰。古來大發明家。其始恆不爲庸流所信。汝輩目光如豆。雖以實事。眞理。置汝目前。亦矇然無見。有人奮力冒險發明。新學汝輩不知。敬仰。反以泥沙擲之。此時臺下人聲。已如春雷暴動。夏蘭奇語雖洪亮。亦不可聞。場中規則已亂。婦人多避出門外。卽老成持重者。亦如被傳染。隨少年之後。極力高呼。余見一白鬚老翁。亦緊捋雙拳。瞽目張口。以向博士也。當衆聲鼎沸之中。夏蘭奇乃進前。

一步。高舉雙手。向衆而言。其銳厲之目光。嚴重之態度。若有電力。及於大衆之身。衆遂略靜。以聽其言。夏蘭奇曰。凡我所言。本不能強諸君以必信。但天下事實者。自實。虛者自虛。斷不因諸君之不言。遂使虛者成實。亦不因諸君之狂喊。遂使實者成虛。今請諸君公舉一二人爲代表。與我細相討論。則事之虛實。可以立辨。諸君以爲何如。衆以爲然。有工於人種及動物學之博士曰師麥利者。願爲代表。衆亦允之。師麥利乃至臺上。詢夏蘭奇博士所云曾往南美洲。見彼奇禽怪獸者。究爲有無其事。夏蘭奇謂異獸之有無。姑且不辨。但言南美洲腹地曰亞摩曾者。其幅員遼闊。至十五萬方里。而世人多不之知。以此廣闊之地。且無人知。則其中所有。又安能知者。既知世人識見之陋。則可知我之所言。爲不虛矣。師麥利謂此事。僅出於一人之口。必不足爲定評。若夏蘭奇能將見獸之地。其經緯線在若干度。詳細告人。使我輩俱可循跡以往。方能證實其言。夏蘭奇答以若果有人肯冒險前往。最爲佳事。必以地之所在。詳告其人。但必公舉一公正有學之人。始能勝此。

重任。師麥利自承願往。衆遂公舉之。夏蘭奇亦已承認。復對衆言曰。師麥利博士將往南美洲。考察我以前之事。我亦必委託一二人。伴之前往。以察其所爲。但此行甚險。我不能強人以必行。如有願者。請自薦可也。余此時乃怦然心動。思爲冒險之英雄。此事本非余初來時夢想所及。而此時適思及葛來蕘之言。葛來蕘不嘗令我立志冒險。以成偉大之事業乎。不嘗謂不遇英雄。誓終身不嫁乎。則我欲論婚於葛來蕘者。舍此之外。其道無由。乃毅然起立。高聲曰。我願往。亨利在側。急掣余衣。言曰。汝勿過愚。汝縱燭其生命。爲社會作牛馬。於汝又有何益者。此時見前列椅上。又有一人起立。其人長身而黑髮。方迴首望余。若有怒色。余不顧。復重言之曰。我願往。我願往。衆爭詢曰。汝爲何名。余曰。我爲愛德華麥倫。新聞報館之編輯人也。願偕師麥利博士。同往南美洲。爲公正之證人。前立之人。亦云願往。會長摩雷問其姓名。其人曰。我爲勳爵約翰魯士騰。前曾往亞摩。曾略知其地。自信於此行最爲合宜。摩雷曰。勳爵約翰魯士騰。著名之旅行家。并精於射獵之人也。

夏蘭奇博士。以爲何如。若經許可。則此遠征隊。即可立時編制矣。夏蘭奇謂二人皆可。事遂議決。乃搖鈴散會。衆爭出門。余亦隨人海潮流之中。盤旋以至門外。見夏蘭奇博士入一氣車。車聲軋軋。轉街角而駛。余則就燈光之下。步行而歸。行時方思葛來荑。及此後新奇之事業。忽覺有觸余肘者。迴首視之。見一長瘦之人。目光耿耿。直注余面。卽頃間自願往南美洲之新同伴也。向余曰。密司特麥倫。我兩人將爲同伴矣。敝廬不遠。能枉步過我一談否。余曰可。乃相將俱行。

第六章

約翰勳爵。導余往費哥街。至其府第。見屋宇甚宏壯。然頗黯淡無華。入門。則有長甬道。兩壁以褐色絨布爲障。道盡。達一廳。約翰先入廳。旋其電紐。遂滿室通明。入室四顧。見牆壁皆障以紅絨。燈上垂簷。亦爲紅色。如置身於丹霞紫氣之中。室中陳設雖極富麗。而凌雜無次。知約翰必尙無內助也。地衣亦紅色。鑪邊坐次。皆雜陳虎豹之皮。壁上懸名畫無數。余雖不精賞鑑。亦知其爲貴品。畫中多賽馬角力

及舞女之圖。中間以獵獲之品。多野獸之頭角。一白色犀牛之頭。尤巍然高踞於
鑪簷之上。又有長劍及角力之手套。知約翰必長於射生并工拳勇者。中央置一
小桌。黑漆而金緣。蓋彷彿路易宮中之式。極古雅精美。上有銀盤。內盛雪茄。又有酒
瓶及酒杯之屬。約翰斟酒二杯。請余坐。以一杯授余。并奉余以哈班拿煙一枝。已
亦歸座。注其深藍之目。視余而不言。余且吸煙。且於煙靄迷濛之中。細觀約翰。見
其鼻巨而屈。高顴而瘦頰。髮黑而鬚。上唇之鬚作八字形。翹然向上。下唇亦有鬚
一簇。直蔽其頤。貌類拿破崙三世。又類英國貴人之常處鄉間。有狗馬之好者。面
容爲風日所侵。作深紅色。濃眉成簇。加於巨目之上。顧盼威嚴。身材高約六尺。削
肩而猿臂。軀幹雄偉。意其人必多力而耐勞。彼此對視。默然者良久。忽曰。吾友。今
將爲浪游矣。吾知汝赴會之初。腦筋中必無此思想。然歟。余曰。此舉實非始料所
及。約翰曰。惟我亦然。然今決矣。將濡其首於沸湯之中矣。我嘗自訝。將終其身爲
東西南北之人。昨方游於阿根大。假道於蘇格蘭而歸。歸家僅三星期耳。吾友。

身世如何者。余曰。我新聞報館中編輯人耳。約翰曰。然。先時已聞子言之。惟今將有需於汝。汝能助我否。余曰。甚願。約翰曰。事稍涉險。亦願之否。余曰。何事爲險。約翰曰。事屬於巴林格爾。汝亦知此人乎。余曰。否。約翰詫曰。汝生長何地。乃不知此人。此人至有名。倫敦北境之人。無不知者。本爲我之保護人。幼年嗜酒。老而愈甚。今病而發狂。醫生言當閉之於室。除予以飲食之外。勿近其前。我如其言。納之於室中。而彼狂燥彌甚。挾一槍於衾底。云見人者必擊之。故無人敢往。不食逾日矣。我等將任其餓斃。可乎。余曰。然則將何以爲計。約翰曰。我欲與汝偕往。伊縱有槍。必不能并擊二人。但有一人近彼。則執而束之以毯。然後以食予之。余思此誠可謂無端之冒險矣。余雖非勇士。然頗以怯弱爲恥。畏恥之心。乃較畏險爲甚。遂慨然請行。約翰止余。謂彼老善用槍。恐爲所中。必籌策而後行。其言絮絮。余不耐。奮然曰。往則往矣。多議何爲。需事之賊也。爰躍起於座。約翰亦起。以手撫余胸。納余於椅。笑而言曰。今知子矣。子不須往也。余異其言。張目視之。約翰曰。我今晨往視。

彼老。彼以槍擊我。洞我衣。我奪其槍。予以食。彼狂態漸平。數日當愈矣。頃者之言。試子也。以我視南美洲之行。至爲重大。若擇同伴。其人必須爲我輩中人。觀汝年輕。不知汝膽量何似。故爲此言以試汝。汝勿以爲意。今且談正事。因取時報。指第一張以示余曰。下星期三。去今七日。有船往巴拉。若汝與師麥利博士。能檢點就緒者。吾等即可乘之而行。余曰。期中當可畢事。我當與博士商之。約翰曰。汝善用槍否。余曰。略知之。不精也。約翰曰。此人生重要之事。汝何故不精。人不善用槍。猶蜂之無刺。蜂不用刺。故蜜爲人取。人不用槍。則所有亦將爲人奪。子至南美洲中。必終日持槍不釋也。姑勿論夏蘭奇所語。爲僞爲誠。吾知此行。必多遇怪異。斷非可以袖手而遊。汝向時所用。爲何種之槍。試觀我所藏者。亦能適用否也。言時。開一長櫃。見其中槍枝林立。如排簫管。約翰一一取出。試啓機件。鏗然有聲。復珍重撫摩。還之於櫃。若慈母之待嬰兒。復出一雙管之槍以示余曰。此獵槍也。吾曾以之獲一犀牛。其首尙懸於鑪簷之上。又出一槍曰。此尋常戰槍也。三年前。吾仗此

槍。與販奴之人。戰於祕魯。此戰不見於正史。亦不載於裨官。其戰鬪開之自我。終局亦收之自我。義戰也。天下男子。必當見義勇爲。彼販奴之人。用人如畜。在義必當救之。救奴。必陪彼販奴之人。南美羣魔。以販奴爲業。人數至多。有路卜者。爲羣魔領袖。最凶殘。吾與戰於坡它馬河水之上。擊而殺之。（入室見獵品。卽引起槍枝。因評槍卽敘約翰脚色。細針密縷。有色有聲。）此時又尋得一槍。曰。此槍足供汝用矣。此槍製構極精。每次實以五子。聯珠而出。輕而且捷。汝直可以性命託之。乃閉其櫃。以槍授余。余接槍。約翰復歸座。問余曰。汝何從見夏蘭奇者。余曰。向不識其人。今晨始見之。約翰曰。我亦與其人無素。今竟信荒唐之言。涉不測之地。言其事者。又爲素昧生平之人。寧非可笑。我見其人乖僻而倨傲。似彼同業中皆不信其人。汝何故傾心而信彼。余乃以今晨之事。略舉而告之。約翰取一南美洲地圖。鋪之於桌。正容而言曰。凡彼所言。字字皆實也。南美洲者。爲我生平最愛之地。若汝曾經杜寧以達府哥者。必知其地爲地球中至大至富至奇之區。惜世人皆

不知其內容。亦莫知其將來進步之何似。我曾徧游各地。逗留者二年。當與販奴者戰時。曾聞彼土人。道其古諺。與夏蘭奇所說。略約相同。又以手中之雪茄煙。指圖而言曰。此爲河流。蜿蜒至遠。兩岸皆茂林深樾。不知所終。夏蘭奇所言幅員廣闊。至十五萬方里者。亦非妄言。吾敢謂。南美洲森林之大。可等於全歐。若汝居倫敦。而我在君士但丁者。尙爲同在一森林之中也。以如此廣大之地。其中所藏。豈易測度。且河水湍急。每陡落數丈。陸地又卑溼。沮洳灌莽叢生。至難跋涉。似此洪荒之境。不當有新奇事物之藏匿於其中耶。吾輩不當爲發見此事。此物之人耶。言時。興致勃發。眉飛而色舞。又曰。卽謂此中寸步皆險者。我亦必前。我身如皮球。爲球杖所擊。至千萬次。而堅韌如初。吾友汝知之乎。天下惟冒險爲能增人才智。我嘗角力。養馬。爲空中之飛行家。爲荷戈之戰士。而追飛逐走。尤爲生平之至樂。夢中思及。猶有餘甘。今有此廣大之地。稀異之物。皆跂足而待我。烏得不行。（此段正文難在筆酣墨飽與題相稱）約翰談鋒旣張。遂洋洋不已。余與約翰尙爲

新知。久坐不行。殊乖常例。然此後將同舟共命。必當各抒胸臆。使彼此皆熟悉其性情。庶後來無有隔閡。因亦相對長談。至夜午始別之而返。別時。約翰猶執布持油。以拂拭其槍件也。余歸途自思。約翰爲人。乃與冒險事業。至爲相稱。此行欲得良伴。卽徧求於倫敦之中。當無有更佳於彼者矣。旣歸報館。以終日操勞。困倦已極。然猶見麥卡德。詳述各事。使載於晨報之中。始得就寢。次晨。乃飭行事。議行後將以途中所歷。函告麥卡德。使載於報中。然此事必須得夏蘭奇之許可。且尙不知此行地點之所在。道里之所出。因由電話中詢之於夏蘭奇。及得回話。但云凡事不許登報。又云。已作一詳細之路程表。但必須瀕行之時。始能交付。第二次又問以電話。則更無所得。惟聞密昔司夏蘭奇答言。謂其夫已極暴躁。求吾輩勿更擾之。以益其怒。至第三次復問。則但聞夏蘭奇吼叱之聲。并無一言。旋聞電話公。司中傳語。謂夏蘭奇處電話已不可通。余等無法。因亦不復再問。惟自備行裝。轉瞬間。至啓程之日矣。是日晨起。卽有微雨。復降濃霧。天氣頗寒。余與師麥利博士。

約翰勳爵。皆衣製攜囊。直至大堤之上。見船上報告啓旋之旗。已飄揚於空際。岸上箱篋貨件。積疊成堆。役人紛馳。船上起重之機。亦搖曳不已。師麥利面色幽鬱。垂其首。若有重憂。約翰則神志果決。步履輕蹻。余向未遠游。此時爲壯心所勝。慷慨成行。然亦不能無輕去其鄉之感。將登舟。忽聞有呼於後者。夏蘭奇之聲也。方喘息疾馳而來。既近余輩。立而言曰。我亦不送君等登舟。我僅有數言。卽於此間立談可耳。君等勿謂指示程途爲我應盡之責。當知我於此事殊視之淡然也。我生行事實者。自實世人多疑。與我無與。我亦無亟於求白之心。惟君等矢志探奇。亦我所深服。今已將途中大要詳載一函。函已封固。加以火漆。君等必須至亞摩曾中馬來阿鎮。方可啓函。啓函時。日皆載於封面之上。未至其地。與未至其時。俱不可折閱。言盡於此。吾事畢矣。乃出函。約翰接而收之。夏蘭奇又曰。密司特麥倫。吾亦不禁君作函。惟君此行所經歷。非待君歸後。必不能登於報紙。廣告世人。別矣。敬謝君等。竟爲此行。使我於社會中。可稍減惡感也。約翰勳爵。吾謹爲君賀。君

精於獵者。彼間有最佳獵場。待君試藝。君此行必得至樂。師麥利博士敬爲君道別。祝君佳勝。君若以我爲謬妄者。仍可立返倫敦。自矜特識。勿輕勞玉趾。僕僕於窮荒也。言畢。轉身而去。及余輩登舟時。已僅見其遙遙背影。躑躅於冥濛煙雨之中。船上已搖鈴起碇。領港人乘小舟而歸。輪激波動。指海而行。此時只能仰禱上帝。佑此征夫。使有故里。言旋之日矣。

第七章

舟中無事可記。既至巴拉。居一星期。備辦什物。復乘輪船入內河而行。船較過大西洋之舟爲小。河身亦漸行漸狹。至馬來阿鎮。有英國人名息特門者。設旅肆於鄉間。余等卽假寓於其中。至此已前途如漆。無可作爲。惟靜坐旅館中。待約定之時。日始可啓。夏蘭奇博士之函。余乃趁此餘閒。將同伴兩人。細爲描畫。使讀吾書者。熟悉其人。庶後來於彼等之舉動言談。易於辨別也。師麥利博士。其科學若何精深。余非精於科學之人。不敢妄爲擬議。惟其人性質。乃與冒險事業。亦甚相宜。

則殊非初料所及。其枯槁之身。乃凝重而堅韌。初無倦時。且賦性深沈。不爲外物所動。時年已六十有六。而無論經若何勞苦。皆未嘗言勞。余初見彼時。卽疑其如此高年。將逾越險阻。竊以爲非宜。乃相處旣久。始知其能冒險耐勞。均不在余輩少年之下也。惟其心中。終不謂夏蘭奇所言。盡爲信史。謂余輩此行。必爲一失望之收局。將來所得。不過長路之辛勤。及倫敦人之嘲笑耳。自登舟後。卽見其面容沈滯。自鬚搖搖然。日以此數言。灌輸於余耳。至舍舟登陸。見美羽之禽鳥。奇異之昆蟲。謂足助其科學之經驗。始展顏爲笑。與會颯舉。日則持獵槍。挾蝶網。馳逐於樹林之中。夜則聚其日間所得。分類而藏之。其人性疏慵。衣飾皆不整潔。嗜淡巴菰。啣一煙斗。刻不去脣。幼年亦曾游歷各處。見聞頗廣。此間土人。居棕欄之屋。盪獨木之舟。皆歐洲人所未經見者。彼視之。無奇也。約翰勳爵之能涉險耐勞。與師麥利相等。而其性情習慣。則迥然不同。吾於前章已略敘其人。然以外尙有可記者。約翰好修潔。著白色衫褲。及黃色革履。淨無纖塵。日必一雍其面。寡言而機警。

有問必答。久於旅行。周知天下之道路風俗。於南美洲尤詳。此次遠行。師麥利謂爲必無成效。而約翰則信之頗深。約翰雖音吐柔和。態度沈靜。而目光凶視。剛勁內含。殊有不受羈勒之概。暇則爲余言曩年之戰績。余因亦略知其事。蓋南美洲有曠地。介於祕魯巴茲哥倫比亞之間。地僻而塞。中多橡林。土著愚闇。不能自治。遂受制於西班牙種人之下。爲作工於銀礦之中。此等西班牙種人。亦未受高等教育。多與土人婚配。雜其種。膚色亦黝黑如土人。惟狡黠凶悍。遠勝於土人。先誘土人以利。編之爲兵。遂用之以脅其餘。役爲奴隸。且嚴刑虐政。以苛待之。數年前。約翰游至其處。見而不平。往見其大酋路卜。勸勿虐待土著。路卜不聽。反譏侮之。約翰怒。乃連結土人。以與之抗。奴有逃者。奔就約翰。約翰以兵法部勒之。率以出戰。殺路卜。逐西班牙種人。戰事始已。約翰義俠之名。乃大著。約翰髮黑而微紅。土人稱之爲紅酋。各部落無不知者。固無怪其舊地重來。撫今思昔。覺當年抑強扶弱於土人。固有再造之功。然而一將功成。萬人枯骨。則今日者。此蚩蚩者。氓其感。

恩之念與蓄恨之心正不知孰爲優勝也。約翰當戰事既畢，卽舍而之。他來去一身毫無所得，所得者惟義俠之名及能操土著方言至爲熟悉耳。此方言亦至糅雜。土人謂之爲寧戈吉那語，言蓋由葡萄牙語中取三分之一，由印度語中取三分之一，二合并而成。巴茲中通行之言語也。約翰於南美洲既有如是歷史，故言及南美必神彩飛揚。余雖於南美洲事略無所知，而聞約翰之言亦爲所鼓動，興致勃發，其影響所及，且并此極端反對之師麥利。面上疑雲亦層層掃却矣。約翰且言曰：我雖久於南美，亦嘗尋河以探其源，而沿河兩岸之究爲何等境地，終莫之知。復以手北指曰：其北則淺沼沮洳榛莽塞途，又南指曰：其南則曠野無垠，茂林蔽日，皆爲白種人所未經窺足之區。又安知其中爲若何境界，安能謂必無奇禽怪獸之蕃息於其中，安能謂夏蘭奇所言皆毫無根據也。言及此，師麥利博士又轉其固執之見，搖首微笑而不言，但力吸其煙斗，於煙氣噴薄中，見白鬚飄蕩矣。余於此一同伴，已細加詮釋，讀吾書者，想亦深悉其人，請拭目俟之。此數名角者。

轉瞬登場也。以外復有配角數人。亦將於此劇中稍佔位置。則亦不得不分其餘墨。略點綴之。此數人者。一爲黑種人。名曰臧播。爲海克爾人。係過巴拉時。船行中人所舉薦者。其人甚誠篤。久傭於船中。能爲英國語言。又其二亦爲過巴拉時所僱定者。一曰戈梅。一曰茂陸。皆黑人。虬髯繞頰。狀殊凶陋。然頗伶俐。且壯健耐勞。於前途河道。亦甚熟悉。戈梅尙略能英語。此三人用爲僕役。凡執爨操舟及一切雜事皆任之。月薪墨西哥洋十五元。又有三印度人。爲馬堯族。工於弄舟及取魚之技。凡網罟垂釣之屬無不精。余輩名其長曰馬堯。以其族也。其二則一曰佳綏。一曰佛蘭妥。計此遠征隊。爲三白種人。三黑種人。三紅種人。組織以成。共居於旅邸中。靜待時日。以啓夏蘭奇博士之函。旣而日至矣。余等所居之寓曰意羅梯。去馬來阿鎮約二邁。是日天氣晴朗。坐客廳中。開軒望遠。但見紅日當空。樹陰成幄。蜜蜂蝴蝶紛飛於籬落之間。籬上雜花叢生。矮樹周匝。余等方圍一籐桌而坐。桌上置一函封面狂草波折如鋸。夏蘭奇之手筆也。書曰此函交勳爵約翰魯士騰。

收執至七月十五日十二點鐘啓視切切勿誤約翰取錶置之於函旁言曰尙須七分鐘方至十二點也此老作事誠過於切實矣師麥利取函視之作冷笑曰吾知此中不過誇誕之說耳啓封遲早亦復有何關係約翰曰吾輩行事必合規則夏蘭奇旣作如許張致吾輩卽遵之而行亦以示夏蘭奇使知吾輩非輕諾寡信者也師麥利曰如此誠佳但我雖不知函中所云然逆料其必無正當之言論我未啓程以前卽作如此思想今乃愈疑吾恐今日啓函明日卽將趁船以返巴拉渡海而東歸矣歸至倫敦猶可各圖事業較勝於奔走長途以考察此瘋癲人之荒唐陳跡也約翰今時至矣可啓封矣約翰視其錶已正十二點鐘乃出小刀割封其取紙出攤之於桌空白也翻其背面復爲空白三人相顧錯愕半晌無言師麥利忽大聲曰此尙何疑夏蘭奇架虛欺人直不啻自書供狀矣今惟速返倫敦面唾其人觀其尙有何面目更作大言余躊躇而語曰試詳察之或所用者爲特製之墨須以火烘或以水漬始能現形者亦未可定約翰此時亦微愠曰足矣已

見欺於夏蘭奇。復行自欺。亦有何用。吾敢誓言。此紙必不著一字也。余嗒焉而退。不能更語。忽聞廊下有粗猛之聲。曰。能容我入門否。急視之。見一絕巨頭。顛澁。於日光之下。夏蘭奇也。戴草帽當門而立。納兩手於衣囊之中。雙頰映日。愈作絳色。目光閃爍。濃髯蔽胸。趨起而不前。余等不覺驚躍而起。夏蘭奇自囊中取錶視之。徐徐言曰。我來遲數分鐘矣。當日以函授汝輩時。本意汝輩無須啓函。我於定期之前。必能自至。不意途中沙岸繚曲。領港人又非熟手。以至後期。師麥利老友。得此罅隙。必且大肆輕薄矣。約翰正色而問曰。夏蘭奇博士。君於此時出現。誠出人意料。然既欲自至。胡不同行。作此空函。是何取義。夏蘭奇不即答。徑入門。與余執手。復與約翰爲禮。然後向師麥利略一鞠躬。始攜一藤椅就桌而坐。其身肥重。藤椅受壓。戛戛有聲。問曰。汝輩行事已飭否。余曰。明晨即可動身。夏蘭奇曰。即以明晨動身可矣。今我自來。可爲嚮道。汝等更無須地圖及路程表矣。汝當知前途遼遠。歧徑雜出。非紙筆所能詳。必得我親身指引。始爲盡善。想汝輩亦必以爲然。

至此函則別無奧妙。不過不欲與汝等同時出發耳。師麥利忿然曰：君縱欲避人。吾知汝必不能以隻身渡大西洋。同舟之客必且數百人也。若云厭我則後此尙當聚處。又將奈何。夏蘭奇亦不深辨。但曰：自倫敦至此皆爲坦途。人盡可行。初無須我之處。我何必與汝輩同處一舟。日聞無謂之議論。故約定時日於恰當之時。突然出現。不寧佳乎。今者時已至矣。我亦至矣。汝輩初無損失。此後亦不患迷途。現但請諸君速檢行裝。明日侵晨卽當出發。時至可寶。以速爲佳。此時君等必當遵我號令。至達其欲至之地。見所欲見之物。吾事始舉行止。一任諸君矣。余等乃亟理行具。約翰僱得小輪一艘。輪名愛司馬。大本係專駛內河者。河中水信隨時變遷。余輩此行於天時本無可揀擇。此間無論冬夏寒暑。表中熱度俱在七十五至九十之間。惟此河流實有絕大差異。大約自十二月以至五月爲多雨之期。河水盛漲。較量低時必高至四丈以外。時由河身中汎溢而出。兩岸田禾俱爲漂沒。低窪處則瀦而成湖。且泥深而水淺。旣難步涉。亦不能載舟。六月以後水乃漸落。

至十月或十一月則爲河水最低之候。此時爲七月適爲水落之時。天氣多晴。河流亦緩。約每一邁中。河流高下之相差不盈一寸。所賃小輪機件極精。速率甚猛。三日中俱直向西北逆流而行。計自海口至此已將近千邁。而河身猶甚寬廣。岸與天連。至離馬來阿之第四日始轉入支河。河身驟狹。又行兩日至一村鎮。夏蘭奇謂必須陸行。乃舍舟。旣登岸。夏蘭奇謂小輪無用。仍遣之回馬來阿。又謂自此以後漸入窮荒。（自此以往諸君漸入窮荒。讀者漸入佳境矣。）同行之人必嚴守秘密。因再約法。惟夏蘭奇自爲導引。凡道里方向之所出。余與師麥利約翰均無許。議論以免紛煩。復聚諸僕役。嚴申禁令。然後啓行。余亦不知夏蘭奇訂此約章。爲美爲惡。然只能遵守。更無修改之權。偶窺指南針。夏蘭奇且有怒色。則亦惟屏棄一切。盲從其後。曰左者左。曰右者右。一惟夏蘭奇之命是從。陸行數日。至八月初二。復見小河。余等乃購得小艇二艘。艇之製係以竹爲架。上蒙以皮。質堅而輕。遇水涸處。可以數人肩之而趨。余等析爲兩組。分乘二艇。又添僱土人二名。以

助操舟之役。二土人一名泰開。一名卜特。俱昔年曾隨夏蘭奇游於內地者。二人似不甚願往。然夏蘭奇已與其族長議定。族長至有權力。有命衆莫敢違。二人雖不欲。亦無能規避。遂從余輩以行。余卽於此地作函。寄與麥卡德。然限於夏蘭奇之約。不能多談。但草草敷衍。道行人無恙而已。自有夏蘭奇之約。師麥利博士。雖不復明言。然其面容。實尙有懷疑之色。余則深信。此虬髯公之老謀深算。必確有把握。使吾輩繼亞當之後。開闢鴻濛也。

第八章

當陸行時。印度人佛蘭妥。偶失足而蹶。傷其脛。不能更前。乃遣之歸。余卽以寄麥卡德之函。交伊帶回轉寄。余知麥卡德若見此函。必且大慰。然天外鱗鴻。浮沈莫卜。此佛蘭妥者。不知果爲洪喬否也。（插入寫情語。便使讀者如身入其境。）余輩奮勇疾行。雖前程尙遠。而心目中已若見殷紅峭壁之矗立於前。此時心志百折不沮。惟師麥利尙守其固執之見。冷澀無言。而途中尤有意外之事。足令吾輩

艱於處置者。則亦不得不追而述之。其事卽出於彼。稍知英語之戈梅。戈梅者。頗勉力服役。惟其人蠶目而豺聲。然黑種人類此者甚多。余初不以爲意。一夕余輩宿於茅屋之內。約翰方與夏蘭奇縱談。戈梅乃潛伏於屋角。竊聽其語。狀殊詭異。適爲臧播所見。臧播事余輩甚忠。然於其同伴多不相能。惡戈梅尤甚。茲見其爲鬼崇之態。遂大呼。進而逐之。戈梅不服。致相爭鬪。而臧播力強。戈梅不能敵。遽抽刀欲刺臧播。復爲臧播所奪。擲其刀。仆戈梅於地。余輩卽而解之。薄責戈梅。使與臧播服禮。并令二人執手以釋憾。然自有此變。後此乃時聞詬誶之聲。二博士者。又復不甚融洽。蓋夏蘭奇躁而易怒。師麥利好爲冷語以諷之。則其怒益甚。怒時景况儼如小兒。余竊謂二人者。皆小兒也。（凡人於學問所造甚深。舉動無有不類小兒者。）其一已剛復自是。有犯之者。纖芥無所容。而其一又故撩之。此等性習。非小兒而何。意此二人。皆以畢生腦力。用於科學之中。致於待人接物之道。皆未嘗研習。則信乎一心之不能二用也。此時余等既將分乘二舟。計不如離此二

人。使各處一舟爲便。余與夏蘭奇相處略久。稍諳其性情。乃與之同居一舟。雖其面目之間。倏而光風霽月。倏而疾風迅雷。而此等臭味。已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矣。舟行河中者二日。河身寬約百碼。然有時水淺。不能載舟。則登陸。昇舟而行。至別河。又放舟而泛之。二河相去。遠可逾邁。河水性質。亦不相同。其一河水作深藍色。清可見底。其一則色白而濁。水清之河。其岸旁草木。皆甚彫疏。而濁河之旁。則樹木濃蔚。蓋地土之肥礪異也。余等奔走於二河之間。有時日且數作。幸岸旁古樹。俱拔地參天。下無雜條。余等昇舟以行於其下。尙不甚艱難。惟樹身之高大。實足令人驚駭。樹皆成行而立。高不見頂。枝葉濃厚。其下昏暗。作深綠色。有時日光透之而入。則見依稀紅暈。閃爍於樹根敗葉之間。敗葉積地。其厚盈尺。人行其上。軟如氈毳。步履無聲。此中景象。森嚴如入聖境。俱屏息不敢出聲。雖豪邁如夏蘭奇。亦僅能作微語而已。樹之種類。余非精植物學者。多不知其名。有略可辨識者。若金松。若木棉。若紅木。皆大逾數十圍。尙有蔦蘿之屬。堅附於樹幹之上。而野

麻。叢菊。茉莉。芳蘭。俱隨意著花。紛披左右。不知名之花草。尤不知其數。或叢生。或蔓生。光怪陸離。應接不暇。人行此濃陰密幕之中。氣象幽寂。如入墟墓。得此閑花野草。生香著色於其間。始微微有生氣。禽獸之屬。殊不多見。惟行時常聞樹頭綽繚之聲。知有獼猴跳躍於枝上。松鼠及山鳥。則高踞樹巔。居受日之處。下窺行人。見皆雙足直立。蠕蠕然移動於綠陰之間。則大駭。以爲其生平所未見。清晨及日落時。恆聞猿嘯及鸚鵡之聲。至日中。則但有飛蟲無數。聚而爲嗡嗡之聲。如怒潮捲石。轟厖震耳。一日正行間。忽見數十碼外。一巨獸疾馳而過。或爲食蟻獸。或爲黑熊。俱不及辨。計數日來行此樹林之中。所見生物。惟此一次也。至第三日晨起。適水深河廣。遂二舟并行。相去數碼。語聲相聞。方倚舷共語。忽聞有異聲發於左近。其聲不類鳥獸。亦非蟲鳴。余先聞之。夏蘭奇所僱之二土人。則凝神以聽。寂如石。象面色愁滯。若有重憂。余詫曰。此何聲也。約翰淡然曰。戰鼓之聲也。我聞之久矣。戈梅亦曰。然此戰鼓也。此間多野人性凶暴。嗜劫掠。兩日以來。步步躡我。俟有

隙必襲我輩而殺之。余舉目四顧，但見樹林蔥鬱，杳無人煙，駭曰：伊等以何法而能躡我？戈梅聳其肩曰：我焉能知我，惟知彼等以鼓聲相傳語，謂俟有隙將襲我而已。是日余閱日記簿，知爲星期二日八月十八日也。日夕猶聞四五處有戰鼓之聲，時爲急搗，時爲緩響，若相問答。有時或轟然大聲自東方來，則必有深沈之聲起於北方以應之。少間而北方鼓響，則亦有聲應之於東方。迴環不已。余聞之心魄皆悸，迨聞之既久，似此鼓聲爲一特別語言，所言亦只二語曰：俟有隙將殺汝。俟有隙將殺汝而已。兩岸樹陰濃厚，倒影入水，森然深黑。舟中人相對默然，但聞鼓聲起於東方者曰：俟有隙將殺汝。北方亦應之曰：俟有隙將殺汝。余心忡忡，不知所可。僕役輩皆惶駭汗下。戈梅與茂陸雖黑面虬髯，形狀剛猛，而中情亦怯。慘默不言。惟兩博士猶若行所無事。偶見沙汀水鳥，或石岸文螺，則必高談闊論，詳析其種類。又彼此各執一詞，不能相下。水面風來，時聞師麥利諷刺之聲，與夏蘭奇怒叱之聲，隔舟之中互相唱和也。此時亦惟聞鼓聲，別無危險。二人乃泰然。

端坐如在倫敦書室之中。夏蘭奇伸其巨手指樹林中曰：此處野人必爲密耶哈種。或馬佳開種。食人肉之種族也。師麥利應曰：然其所操語言必爲卜生替語。其身體骨格則與蒙哥寧種人相同。夏蘭奇亦曰：然吾常徧遊各地所經部落多至百數。見其人種多類。蒙哥寧意此間初殖民者必蒙哥寧種也。師麥利曰：若吾能取其肢骨剖而視之。則必可得其究竟。夏蘭奇作輕藐之狀曰：汝取其人剖而視之可矣。凡爲學者遇智力有不能通。則必以他法考而得之。勢必然也。二人爭辨不已。鼓聲復穿林而來。曰：俟有隙將殺汝。如大聲疾呼。又如喁喁私語。迭爲起伏。咄咄逼人。是晚乃不敢泊舟近岸。惟并舟停於河心。以繩縛巨石投於水中。以代錨。夜間時時警備。不敢交睫。幸終夜無事。次晨日出。復盪舟而前。猶聞鼓聲。追逐於後。至下午三點鐘。忽抵一沙灘。水爲沙塞。舟不能進。復登岸而行。旣登岸。夏蘭奇始不復縱談。但四圍瞻顧於一木一石。俱詳細審查。若有所覓。余知其方考求陳迹。竊喜其所說爲非誣。行時僕役等舁二舟及行囊等件。耶吁於前。余輩四

白人。則負槍於肩。以爲之殿。途中幸無所遇。越一小時。沙灘已盡。復達河流。乃置舟於河中。鼓棹進發。行逾十邁。至天色昏暗始止。是夜仍泊舟於河心。余竊計自入支河。以至此處。舍水陸程途。必遠逾百邁矣。次日復行。自始行夏蘭奇。卽向岸注視。至將近午。忽以手指岸。面有得意之色。大聲而呼曰。汝等見此樹否。此產於亞洲之棗樹也。余等急視之。則河岸之角。一樹亭亭而立。師麥利曰。此誠爲亞洲。棗樹。然亦何奇。夏蘭奇曰。此樹蓋余所誌爲標記。者旣過此樹。遠不逾邁。此祕密之區。將軒豁呈露矣。君不見連日以來。所經河岸。皆爲叢樹。其色暗綠。而自此以後。則徧生蘆葦。青翠鮮明。此中消息。寧非奇奧。前途復有木棉之林。我謂此林者。奇境之門戶也。至穿林以後。汝輩可不問而知矣。余輩聞言。遙瞻前路。果有叢蘆。及近蘆邊。水道復塞。乃由蘆中拽舟以行。約百餘碼。至一清溪。水淺而清。溪底沙石。歷歷可見。溪寬約二十碼。夾岸樹木濃鬱。此時人人心中。皆知已入奇境矣。此境之奇。乃如猶界。非世人夢想所及。沿溪大樹。直立千尋。旁枝遠出。隔河相交。舟

行。其。下。如。在。穹。門。之。中。樹。陰。倒。映。水。面。疎。處。微。漏。日。光。其。色。黃。綠。相。間。幻。爲。五。彩。河。流。由。山。峽。中。屈。曲。而。過。淨。無。纖。滓。水。面。平。若。玻。璃。微。波。不。生。每。槳。下。擊。則。圓。珠。飛。濺。其。下。漾。爲。微。紋。凡。印。度。植。物。此。處。已。不。可。見。惟。所。見。生。物。乃。較。前。爲。繁。且。皆。馴。擾。近。人。若。無。機。心。者。時。見。小。猴。長。不。逾。尺。毛。黑。如。絨。露。其。白。齒。向。人。而。笑。鱷。魚。由。岸。上。躍。入。水。內。泝。然。有。聲。一。次。見。一。灰。色。之。豹。自。樹。隙。處。注。目。窺。人。復。跳。躍。入。林。而。沒。又。一。次。見。一。黃。虎。馳。突。而。過。目。光。凶。射。腥。風。襲。人。禽。鳥。則。有。鷓。鴒。鷓。鴒。蒼。鷺。丹。鶴。鴛。鴦。翡。翠。之。屬。時。飛。時。集。每。遇。垂。枝。橫。出。水。面。必。有。水。鳥。成。羣。棲。息。於。其。上。毛。羽。絢。爛。五。色。咸。備。水。中。則。游。魚。結。隊。逐。舟。而。嬉。舟。行。三。日。所。見。皆。同。其。上。則。樹。陰。交。糾。其。下。則。碧。波。如。鏡。幾。疑。此。茂。林。綠。水。皆。無。窮。期。途。中。戈。梅。忽。曰。彼。野。人。不。躡。我。矣。彼。等。畏。可。禱。卜。芮。也。約。翰。曰。然。亞。摩。曾。人。皆。謂。可。禱。卜。芮。卽。居。此。林。中。可。禱。卜。芮。者。樹。神。之。名。實。爲。凶。惡。之。魔。人。莫。能。近。彼。窮。乞。兒。畏。此。魔。境。焉。敢。再。來。又。行。一。日。河。道。漸。狹。而。淺。時。膠。舟。底。余。等。乃。入。水。曳。舟。以。過。淺。繼。而。水。淺。益。甚。天。

色又晚。乃挽舟登岸。卽宿於岸傍。次晨。余與約翰沿河而行。以探水勢。見愈上愈淺。似河源窮矣。乃歸報於衆。夏蘭奇謂已達最高之處。必舍舟徒行。於是擇叢樹茂密之處。藏舟於中。復取斧。斲樹爲痕。以爲標誌。使歸途易於尋覓。又取槍械子藥食物器具之屬。各量其力所能任。分而負之。乃將啓行。此時夏蘭奇博士復歸入大羣之中。師麥利乃出其常技。以挑釁於夏蘭奇。卒向之曰。請問君。君於此行。係充何職者。夏蘭奇弩目掀髯而答曰。我在此遠征隊中嚮導人也。師麥利曰。我殊不承認君實任此職。夏蘭奇已怒發。然猶向師麥利佯爲鞠躬之狀。曰。君殆將遷我職守乎。師麥利曰。然。倫敦人皆謂君爲妄。故遣我輩以調查之。君者被調查之人也。今且啓行於途中。自思之。可矣。夏蘭奇不應。退坐於舟側。始言曰。如此誠佳。君請先行。我從於後。我既不充嚮導之職。必不更爲嚮導之事也。此釁旣開。余等乃大惶恐。若夏蘭奇果怒而不前。余等無人導引。將俛俛何之。經約翰與余百端勸解。二人始不相爭執。然師麥利猶作冷笑。銜其煙斗。舉步先行。夏蘭奇則喃

喃作怨語。從諸其後。適有天幸。前行未久。忽遇山鳥啼於樹間。二人因之詳論羽族。此時二人所見。竟得相同。乃欣然討論。歡若平生矣。二博士既相和好。余等始放心前進。時尙沿河以行。河流愈狹。而爲小澗。後且并澗亦無有。但有細草如茵。平鋪於高樹之下。清泉涓涓。漫流草上。草下則泥深沒踝。步履維艱。樹色昏沈中。聚蚊成雷。觸人面目。又有飛蟲無數。俱轟然作聲。上爲蟲擾。下爲泥困。艱苦萬狀。此溼澤又至。脩遠欲覓一乾淨土。猝不可得。直至晚間。始出泥塗。憊極矣。次日更行。風景復變。路皆向上。樹木亦漸彫疎。漸失其熱帶中繁盛之象。惟多鳳尾草及椰樹。排列成林。此日中。惟恃指南針。辨向而進。有時夏蘭奇亦幾迷惑。幸所僱之二土人。曾隨夏蘭奇一經其地。略有憶及。則進而互商。亦頗得其助。更行三日。夏蘭奇又得標識矣。蓋當道有亂石。石經火灼。變爲黑色。舊日曾支帳蓬之地也。過此路仍向上。多亂石。時有泉水自石隙中流出。水爲腐葉所漬。色污而臭惡。此後兩日。多跋涉於叢石污水之間。更一日。風景復變矣。道旁多橡樹。仍多鳳尾草。且

有幽蘭生於石上。清香撲人。澗中野蓮。芳花嫣紅。如笑。澗水清碧。澗底多鵝卵石。水流緩緩。經山峽而過。每晚皆覓得佳地。以支帳篷。卽就澗旁而宿。澗中多藍脊之魚。取而烹之。以供晚餐。味絕肥美。如英國之鱒魚。至棄小舟後之第九日。計程約過一百二十邁。樹木漸小。低如枳棘。忽見脩竹成林。綿亙前道。竹密無隙。地余等取刀斧。斫竹關徑而行。竹粗而堅。每人於一小時間。僅能斫竹數株。自晨七點鐘。至晚八點鐘。均在竹中。手足疲倦。且四圍均黃色。竹幹排如堵牆。十碼外卽不得見物。舉目前視。惟約翰背影。隱約在前。竹疎處。微漏目光。仰首望天。但見蔥籠密葉。披拂於晴空而已。叢竹之中。亦不知有何生物。當中午時。覺有巨物自左近排竹而過。足音重碩。約翰謂爲野牛之類也。晚間始出竹圍。辛苦已極。乃支帳而寢。次日黎明。卽舉足上道。道中景物。又迥異於前後。面修竹成林。儼如畫界。前面則崗坡斜起。平疇若茵。時見鳳尾草。點綴於草磧之中。間有椰樹。簇而爲林。更遠則山脈隆起。若鯨魚之脊。中午近山脊。遶狹徑。蜿蜒登山。復有狹徑。趨而向下。再

遠。又。有。山。脊。橫。亘。於。前。四。圍。徧。覽。但。見。樹。與。天。連。一。碧。無。際。時。夏。蘭。奇。偕。二。土。人。奮。勇。前。進。若。爲。先。鋒。忽。止。立。大。呼。以。手。斜。指。余。等。隨。所。指。視。之。見。數。邁。外。一。絕。大。黑。色。之。鳥。掠。地。而。飛。緩。緩。然。入。樹。杪。而。沒。夏。蘭。奇。呼。曰。師。麥。利。見。此。物。否。師。麥。利。方。向。鳥。沒。處。注。目。凝。視。徐。徐。答。曰。見。之。矣。君。謂。此。爲。何。物。者。夏。蘭。奇。曰。以。我。度。之。鴻。蝠。也。師。麥。利。大。笑。狀。極。侮。蔑。曰。何。有。於。是。我。雖。未。細。審。然。此。不。過。一。稍。大。之。灰。鶴。耳。夏。蘭。奇。大。怒。不。復。語。舉。囊。負。之。於。背。踏。步。下。山。余。等。亦。行。約。翰。方。與。余。并。肩。正。容。謂。余。曰。我。半。生。行。獵。所。見。鳥。獸。絕。多。今。敢。以。名。譽。擔。保。此。鳥。必。非。尋。常。之。物。我。生。平。所。未。見。也。至。下。午。又。登。第。二。山。脊。見。前。面。仍。爲。平。疇。雜。生。椰。樹。天。低。之。處。有。紅。色。峭。壁。列。嶂。於。前。余。輩。乃。驚。喜。欲。狂。時。天。色。將。晚。乃。支。帳。而。宿。峭。壁。距。余。輩。支。帳。之。處。約。不。過。七。邁。透。迤。極。遠。不。知。終。極。此。峭。壁。者。必。爲。美。國。人。畫。中。之。物。亦。卽。夏。蘭。奇。曾。經。之。地。毫。無。可。疑。此。時。夏。蘭。奇。昂。首。掉。臂。驕。如。孔。雀。師。麥。利。猶。有。疑。色。緘。口。不。言。然。明。日。必。可。抵。峭。壁。之。下。此。老。學。士。一。塊。疑。團。終。須。打。破。也。昨。晚。過。

竹時佳。綏手腕爲斷。竹所創。隔日愈甚。勢不能進。必遣之回。余乃復作函交伊。帶去轉寄倫敦。吾知麥卡德若見此函。必知余輩此行已將達其目的矣。

第九章

余此時將入奇境矣。此後吉凶非可預卜。偶一思及。但知有危險之境地。與黑暗之前途。以既入窮荒。與世隔絕。如置身於月球之中。人世上雖有親知。莫能相助。若欲於此中有所建樹。亦惟恃己身之幹力。及其聰明耳。所幸者。同伴三人。皆智力優偉。堅勁不撓。偶瞻其面目。見其果毅之色。膽爲之壯。如於昏悶中略現光明。因不敢爲沮喪之容。以貽譏笑。亦外示閑暇。似與伊等同爲剛勇。而內則萬慮千愁。實壓余胸臆也。既至峭壁之下。見其直立千仞。顏色殷紅。確爲火山鍛鍊而成。頂上樹木濃厚。近沿多矮樹。鬚髯若纓。稍遠則爲高樹。鬱鬱蔥蔥然。亦不見有何種生物。現於其上。是日卽支帳幕。近壁而宿。景象至爲荒寂。惟見巉巖陡削。向人欲傾。壁旣直立。又復非平。時爲凸凹欹側之狀。嵯峨怪石。嵌空玲瓏。知此間必無

可攀之道。左近則爲孤峯。前此已於圖中見及。今茲親睹。愈以爲奇。峯亦陡立如削。頂與壁平。且相去甚近。惟其中隔以不測之深潭。峯頂有大樹一株。高張如蓋。峯與壁皆高約五十丈。或六十丈。夏蘭奇指峯頂之樹。以告余輩曰。當年鴻蝠卽棲於此樹。我升於峯腰之上。擊之以槍而獲之。我爲善於登山之人。實足以自信。似此孤峯。我猶可攀援而上。足知爲技之精。然對此峭壁。亦不得不望而却步也。當夏蘭奇語及鴻蝠時。余竊窺師麥利。見其已不復作冷笑。知其心志已有所動。搖夏蘭奇亦覺之。更得意而言曰。師麥利博士。知之最深。凡我所言鴻蝠者。卽爲灰鶴。此物亦誠爲灰鶴。不過身無羽翰。但鼓其肉翅而飛。且口中有牙。兩行若獸齒。耳言時。動目鼓頰。作擲揄之狀。師麥利不堪其謔。則轉身散步以避之。次日晨起。乃集衆共籌進行之策。若開軍事會議。夏蘭奇爲會長。高踞石磴而坐。掀其草帽戴之於腦後。形容驕倨。目光閃爍。黑鬚飄搖。余輩三人則環立於前。余旅行旣久。飽受風日。膚色深紫。筋力頗健。師麥利銜其煙斗。肅然端立。約翰則倚槍於手。

注視夏蘭奇。數黑人及印度人。又立於余等之後。衆既集。夏蘭奇乃宣言曰。我前歲在此。竟無登壁之策。我爲登山之能手。猶且不能。知他人必更無能者。我前此未攜登山之具。今茲則盡攜之。有是諸物。必能登此孤峯。然不達峭壁。仍於事無補。我前歲之來。適當多雨之候。且齎糧告匱。急於過歸。時間倉卒。未暇考求。僅沿壁東行。約逾七邁而止。今日當更爲遠行。以求登壁之道。君等以爲然否。師麥利曰。此策最善。君前此已向東行。我輩今日卽當西往。約翰亦曰。然。觀此峭壁。似非甚廣大。我等且沿壁而行。遇有路。卽升之。否則繞行一周。至於原處。再籌方略可也。夏蘭奇又呼余曰。小友。其神氣。若以余爲十一二齡之童子者。言曰。前在倫敦。卽已告汝。此壁固有可升之道。然必艱險難行。故上古奇獸居於其中。始與世隔絕。但此艱險之道。彼巨大生物不能由之。而下而善於登山之人。則能由之而升。理固然也。師麥利曰。君何從知必有可升之道者。夏蘭奇曰。我於彼前死之美國人。曾登此峭壁。是以知之。使彼非曾登此壁。又安能親見奇獸。乃象形而爲之圖。

師麥利傲然曰。君所言之根據。乃在此乎。君昔言峭壁。我今親見而信之。若他事則未經目睹。尙不敢強同。夏蘭奇曰。君信與不信。此時亦無甚關係。我甚喜此峭壁者。乃突出於地平之上。觸於君目。使得深印於腦中。言時。方仰觀壁上。忽自石磴一躍而下。撫師麥利之肩。扶其首。使視峭壁。大呼曰。我請助君。君試觀高世界中。有生物矣。余等急舉首仰視。見壁邊叢樹中。有一巨蛇。方垂首向下。蛇黑色。身粗而頭匾。盤旋屈曲於壁沿之上。爲日色所映。燦然有光。蠕動良久。始入壁上而沒。師麥利注視。出神。首爲夏蘭奇所執。亦如不覺。蛇旣隱。始搖其軀。脫於夏蘭奇之手。徐徐曰。夏蘭奇君。我得見此奇物。心殊歡慰。但君何鹵莽若此。夏蘭奇志得意滿。如經凱旋。雀躍而言曰。我知此蛇。必爲君生平所未見。奇矣。然此高世界中。生物之奇。尙有過於此蛇萬倍者。今爭論無益。余輩旣已議決。不如速捲帳幕。立刻西征也。余等皆以爲然。遂收拾器具。整旅而行。壁下多亂石。且澗水縱橫。步履艱滯。進行頗緩。忽至一地。見爲舊支帳蓬之基。有空鐵罐數枚。狼藉於地上。罐上

招紙尙在。奇克哥所製貯食物之鐵罐也。又有白蘭地酒瓶一枚。復有啓瓶所用已折之旋螺釘。更有奇克哥報紙一張。半已皺爛。夏蘭奇曰。此物非我所有。遺此者白楓樹湖之人也。約翰方對一棕樹而立。面有驚異之色。曰。君等觀之。此樹亦必用爲標誌者。有一堅木削成之釘。著於樹上。釘尖所指。則向西方。夏蘭奇曰。然。此過來人作此以示後人者。可升之道。必在西方。速往尋之。遂縱步直前。余等尾於其後。忽又遇竹林。與途中所經之竹林。略約相似。竹脩而勁。高約二丈。其端尖銳。直立而上。如萬矛刺空。余等憚入竹叢。乃近壁下。沿竹邊而行。忽見竹中有白色之物。堆積地上。審視之。赫然死人之骨也。骸骨俱備。惟髑髏已不相連屬。遠棄於旁。余等趨詣其側。出刀斧。斫四圍之竹。細察之。見尙有衣服碎縷。零星在旁。革履一雙。猶套於足骨之上。知死者必爲歐洲人也。復於骨中尋得金表一枚。上繫表鍊。并鉛筆一枝。表上刻有紐約賀得森廠之印號。又有一銀製紙煙之盒。盒上刻二字母。一爲皆。一爲西。觀表與煙盒。顏色尙未甚陳暗。知死者之年代。必非溷

遠。約翰慘然曰。此何人乎。其全身之骨。處處斷折。可悲也。師麥利曰。試觀此竹。乃穿於其體骨之中。竹固爲易長之物。然觀此殘骸。必爲時非久而竹竟穿之而出。高至二丈以外。且竹幹已極堅老。此亦不可思議之事也。夏蘭奇曰。我於此又得有端緒矣。彼美國白楓湖人畫稿之中。不有一肥人。下註曰。及煤科弗之像乎。其後數頁。不又有一肥牧師。與頹瘦之人對坐。下註曰。與牧師同餐之圖乎。吾知此瘦人。卽爲白楓湖人。此肥牧師。則爲及煤科弗。二人爲探險之同伴。故特并畫其形。吾遇白楓湖人於瀕死之際。其時已不見牧師。則此牧師。必係遺骨於此。此地之上之骨。卽彼肥牧師名及煤科弗者。無可疑也。牧師之死。距其同伴之死。早若干時。初未可定。然其死必在同伴之前。同伴之死。已越二年。牧師之死。必在二年以外。或且三年。此竹穿之而出。長成於三年之中。高至二丈以外。亦非必無之事也。約翰曰。不然。此人之死。必係由高巖下墜。插於竹中。竹杪勁銳如此。人身由高而下。其勢至重。穿之而入。爲事無奇。若謂安然死於地上。縱此穿骨之竹。極易長成。

而其全身之骨。處處皆斷。又將何以解之。余等仰視高巖。見突然斜出。適當竹梢之上。始恍然大悟。共服約翰所語。實爲確論。然此牧師。必既上高巖。方能由之下墜。其爲半途而蹶。或已登峯造極。始一落千丈。皆未可知。只得舍此殘骨。更向前行。行過五邁。見石壁猶迢遙相接。更無窮期。忽見巖石之下。風雨所不及之處。有白粉畫爲箭形。箭尖仍向西指。夏蘭奇曰。此仍白湖楓所爲也。彼早知有接踵之人矣。我當日見彼囊中。有五色粉筆一盒。而白色者皆祇賸殘株。其用處乃在於此。師麥利曰。此事最爲顯明。吾輩但遵其導引。向西而行可矣。更行約五邁。又見巖石之下。畫有箭形。此時石壁忽開裂隙。隙內又畫箭形。其端向上。意此處卽爲上升之道。然此隙至狹。兩邊石壁又直立如牆。隙上微見天光。而壁沿旣多叢樹。復過於高遠。光不下徹。景色昏沈。余輩不得飲食。爲時已久。且山徑難行。又極疲倦。因支帳略息。稍進食物。以充饑渴。留臧播及數印度人守物於帳中。余輩四人。挈戈梅茂陸。重入於石隙。石隙之口。寬約三丈餘。入內陡狹。至成一尖角之形而

止自隙口以至隙終。深約爲一邁中四分之一。隙內之壁亦直立而甚平。無可容手足之地。意箭尖所指。未必卽爲此處。乃折而外出。將近隙口。忽壁腰露一圓穴。爲約翰所見。以告余等。余等共趨視之。見樹陰昏暗之中。有一圓洞。窈然深黑。果穴也。穴在壁腰。高約數丈。其下亂石嵯峨。尙可攀躡。余等揉升以至穴旁。不覺疑慮冰釋。蓋又見白色之箭形矣。約翰囊中攜有電燈。乃執燈先行。余等魚貫於後。穴內四圍皆甚光滑。下多石子。圓徑僅三尺餘。余等僂僂以行於其中。前進約五十碼。穴乃轉而向上。愈進愈陡。余等已手足并行。忽聞約翰驚呼於前。曰。路塞矣。余等就其電燈光中。仰視前路。見一巨石堵於穴中。共詣約翰之側。試推之以手。則凝然不動。雖於其旁側摘去小石數塊。亦毫無裨益。且懼大石若轉而下墜。必將壓余等爲齋粉。至此明知其無望矣。前人已經之路。雖以千方百計。覓而得之。而仙源閉塞。後來人竟無路可通。祇能相顧嘆息沮喪而下。下時猶一步一回頭也。既出穴口。乃緣壁而下去。穴口已逾四丈。將及地矣。忽有大石一方。自壁上下

墜。掠余輩之側而過。與地上亂石相觸。裂爲數塊。轟然作大聲。余等雖皆未受損。然石墜時相去咫尺。爲事滋險。更不知石所從來。時戈梅茂陸。尙在余等之上。亦云石出於其旁。意其必墜自壁巔矣。仰望壁巔。但見短樹青蔥。杳無痕跡。遂急出隙外。歸於帳中。此時經懊喪之後。又加以奇險。幾爲心灰望絕之時。然數人中。更無一人萌退縮之志。猶思鼓勇而前。因相與共議。復沿壁探索。以覓他途。石壁至此。已較初見之處爲略低。且轉而向北。若此壁爲正圓形者。則照此斜度以核算之。數日之內。必能巡行一周。雖於途中無所發明。其收局亦不過至起點之地而已。議定。復行。是日共行二十餘邁。以後卽繼續前進。且行且索。然終無所得。惟覺氣候風物。隨處而變。據晴雨表中。所推測此地。必較海平線高至三千尺以外。有時如入熱帶。毒蟲繁夥。紛然撲人。有時又風日和美。如在仲春。植物則多鳳尾草。間有椰樹。一日忽見蛇牀子。及剪春羅之屬。緣壁著花。海棠一株。尤嫣然於盤石之上。此皆故鄉常見之物。殊令余思及英倫別墅中也。晚間約翰獵得小獸。厥狀

如豬。余等剖其半以犒諸僕。半則拾柴爇火。燔之以供晚餐。日落以後。寒風漸生。因近火而坐。炙肉既熟。則割而食之。是夜無月。繁星燦天。星光中略足辨物。忽聞頭上空氣磨盪有聲。昂首視之。則一黑色巨物橫空而來。廣翼四張。星光皆蔽。瞬息間。余等已幕罩於肉翅之下。其物距地甚近。見其長頸如蛇。眼紅而有光。張其口。隱約見齒。白色燦然。俄頃去遠。如一片鳥雲向遙空而逝。余等目定神駭。圍坐火次。相顧無言。師麥利忽起而言曰。夏蘭奇博士。吾向者多疑。開罪於君。今知過矣。願君之忘前事也。夏蘭奇大喜。二人遂握手相謝。以後更無間言。余等見二人相合。亦皆大喜。惟此類奇物。雖生存壁上。想種族亦不甚蕃。僅當夜一見。後此亦不恆睹。行三日。至石壁之東北面。忽抵荒漠之地。但見怪石嵯峨。移步多躓。間以沮澤。時有野雉出沒於亂草之中。再進。則泥濘益深。漸至沒膝。且多射工虺蝮。出於草根石隙。躍而噬人。余等以槍桿揮擊。或發彈以斃之。幸免於難。泥濘中偶有枯樹僵立。或有一二枝條尙作綠色。目中所睹。咸如夢寐。毒蛇益繁。至擊不勝擊。

惟極力奔走。疲乏不堪。同行諸人。起仆相繼。久乃出澤。就乾土小坐。略爲蘇息。更審石壁。見鮮紅之色。已變爲蒼紫。壁上樹木愈多。壁高約三十丈。或四十丈。惟其勢更險。無路可升。余顧壁而言曰。此壁似無洩水之道。則當多雨之期。水歸於何處者。夏蘭奇輕撫余肩曰。小友心思甚佳。時時有新發明也。余曰。我等巡行既久。未見飛瀑。亦無流泉。水既不瀉於外面。必流於中央。或則瀦而爲湖。師麥利曰。此說甚當。此壁古爲火山。火熄以後。其出火之口。恆陷爲深坑。吾知壁上必四圍上仰。中央內窪。以成大湖。深且不測。又由湖底。以瀉於地下。適纔所經泥塗。卽爲其耗水之處。夏蘭奇曰。火山熄後。其出火之口。非皆下陷。或以淤塞而平成。湖之說亦難爲鐵案。至所積雨水。或蒸爲溼氣。以布散於空中。亦得平均之數。不須盡下流也。二人所語。漸爲深奧之學理。余無可置喙。因起而復行。行至六日。已繞壁一周。抵原來之處。壁畔孤峯聳立。風景依然。此一星期中。辛苦探求。毫無所得。白楓湖。人已經之道。又窒礙不通。似此靈奇之境。更無容世人窺足矣。吾輩至此。更將

何爲。現雖每日獵獸。足以果腹。然必有告匱之時。山石甚堅。若鑿梯以登。必須曠日持久。非倉卒所能卒業。而兩月以後。卽爲多雨之期。滂沱沾溼之中。情景將更爲竭蹶。相對歎息。無可爲計。晚食以後。卽藉毯而息。愁填胸臆。寂然無聊。夏蘭奇獨踞帳角。狀如蹲鴟。以兩手自捧其頰。渺焉深思。終夕不聞出一言。次日晨起。夏蘭奇忽眉宇開展。歡然向余輩道晨安。早餐時。面對余輩。目動而神流。絳頰生暈。似欲有言。食畢。更鬚髯飛舞。胸骨開張。納巨手於衣囊。往來翔步。忽掀髯露齒而言曰。諸君當共賀我。且爲君等自賀。此難題已解決矣。余等聞言。同聲而問曰。君已得升壁之道乎。夏蘭奇曰。以我思想。或可得之。又共問曰。道在何處。夏蘭奇不答。惟以手指孤峯之巔。此孤峯者。衆皆知夏蘭奇曾至其頂。此時必能攀援而上。無可置疑。惟峯之與壁。中隔不測之深壑。縱至其上。亦與壁無緣。遂皆默然不語。余獨囁嚅而問曰。孤峯與峭壁。相隔縱至其頂。將以何術飛而跨之。夏蘭奇曰。無論能否飛跨。余輩必能登孤峯之頂。所可斷言。旣登其頂。或且別有方略。吾腦力。

尙未終窮也。余等從其言。乃理行具。夏蘭奇開囊。出繩一巨束。繩細而堅。長約十餘丈。繩端繫一鐵釘。夏蘭奇負繩於背。肩一巨斧。徑趨孤峯之麓。三人躡而從之。夏蘭奇爲登山老手。固不待言。約翰於探幽躡險。爲技亦精。師麥利少時。有游山之癖。登臨之興。老而未衰。惟余於此事初未諳習。但筋骨方強。手足靈敏。或亦可以集事。登峯及半。猶不甚艱難。上半則愈昇愈險。仰視夏蘭奇。方手足移動。捷若猿猴。約翰亦鼓勇攀躋。從於其後。至近頂之四五丈。更石齒巉露。無可容身。惟見山從面起。僅能以指尖足趾插於石隙之中。全身外懸。下窺無底。驚心駭目。毛髮皆豎。若非夏蘭奇。早登峯極。垂繩下援。余與老博士一簣之功。幾難於竣事矣。旣登峯頂。見上甚平坦。綠草蒙茸。寬廣皆約二丈。余喘息未定。急審視四圍。但見茂林叢疊。遠接於天。更望來路。則斜坡亂石。至山脊而止。山脊兩層。了了可辨。山外爲竹林。其色黃綠。更遠則綠樹蔥籠。千里無極。方醉心景物。忽覺夏蘭奇以巨掌撫余背曰。小友。人生但前進耳。後顧何爲。余乃轉視壁上。見壁邊矮樹如籬。稍遠

始見大樹。兩頂相去不過四丈。而邈焉阻絕。如隔世界。此四十尺者。較之尋常四千邁爲尤遠也。峯巔高樹。近在壁邊。余以臂挽樹。側身下窺。見奇石峻嶒。直抵地上。僕從數人。立於地面。小若黑子。方昂首上觀。忽聞師麥利曰。此天下之至奇也。余急正立。見師麥利方察余所挽之樹。余亦細審之。覺樹皮甚光滑。葉小而筋。爲向來常見之物。駭然曰。此椎樹也。師麥利曰。然。吾鄉最多椎樹。今於此見鄉人矣。夏蘭奇曰。豈特鄉人。以我擬之。直謂此樹爲救主可耳。約翰忽大聲曰。君殆欲以此樹爲橋梁乎。夏蘭奇曰。然。此橋也。君等觀之。此策如何。我昨晚費一點鐘之時間。窮思此事。乃得此結果。小友知我。夏蘭奇者。當背抵於牆。無可退步。則必有奇思。昨晚吾輩非皆以背抵牆乎。我毅力與智慧相合。奇謀頓生。此懸橋者。爲飛跨石壁之不二法門也。余聞此言。傾服夏蘭奇。至於無旣。峯壁相去不過四丈。此樹高約六丈。若向壁而傾。方向無誤。則彈指之頃。立架飛橋。由峯達壁。實爲易易。夏蘭奇以巨斧授余。曰。小友。汝餘勇猶存。此事卽以屬汝。汝好爲之。余受斧奮

力斫樹。樹本斜而向壁。但使斷折。必向此邊而倒。似此工程。猶非難事。乃奮力揮斧。力倦。則授斧於約翰。輪流運斤。至一點鐘後。四圍俱已斫斷。中心不絕如縷。樹頭簸簸動搖。繼作大聲。豁然而折。樹杪觸壁。枝葉俱沒於叢樹之中。樹身跳擲數四。幾於下墮。幸及邊而止。僅末端數寸支於峯沿。巨石之上。飛橋既成。衆皆與夏蘭奇握手爲禮。夏蘭奇執草帽於手。向余等一一鞠躬。始大聲曰。吾輩當互相慶祝。此峯與壁爲第一次成此飛橋。吾輩卽爲第一次過橋之人。將來歷史中必有異彩。言畢。大呼萬歲。余等從而和之。聲震山谷。夏蘭奇舉步欲行。約翰牽其衣曰。良友。且止。此我所不許也。夏蘭奇駭曰。君不許我乎。約翰曰。自始行以來。我向惟君命是聽。以君富歷練。多學識也。但今日之事。必須入我範圍。夏蘭奇益駭曰。須入君範圍乎。約翰曰。然。學問之事。屬之於君。行軍之道。當屬之於我。今者將入不測之地。不知有何等怪物。將環而劫我。此樹又爲一線之道。莫能并行。若毫無籌備。貿然前往。先者遇險。後者不能爲援。必敗之道也。此論至精。當夏蘭奇無可強。

辭。惟。聳。肩。挺。立。以。聽。約。翰。號。令。然。猶。問。曰。今。將。何。如。約。翰。曰。吾。知。叢。樹。之。內。必。有。嗜。食。人。肉。之。物。向。樹。幹。審。視。以。覓。午。餐。吾。輩。於。未。入。虎。口。以。前。必。先。籌。自。保。之。道。今。惟。我。與。麥。倫。重。往。峯。下。挈。槍。械。以。上。并。令。戈。梅。茂。陸。攜。一。二。行。囊。略。備。食。用。之。物。然。後。以。一。人。前。進。餘。人。持。槍。遙。立。以。護。之。既。抵。壁。審。察。無。害。再。陸。續。以。前。夏。蘭。奇。聞。此。迂。緩。之。策。焦。急。不。可。耐。踞。坐。樹。根。之。上。憤。而。不。言。但。師。麥。利。與。余。俱。贊。成。約。翰。之。說。議。遂。決。此。時。有。繩。下。垂。升。降。稍。易。余。與。約。翰。并。下。越。一。點。鐘。偕。二。僕。同。升。諸。物。皆。已。攜。來。遂。各。取。槍。并。以。子。彈。之。帶。斜。扣。於。胸。約。翰。始。曰。夏。蘭。奇。博。士。今。者。籌。備。已。定。君。若。願。往。卽。請。先。行。夏。蘭。奇。猶。有。餘。怒。曰。得。君。見。許。感。且。無。極。今。謹。遵。大。帥。命。令。爲。先。鋒。矣。遂。跨。坐。於。樹。身。之。上。兩。股。下。懸。以。手。拊。樹。騰。踴。而。進。所。攜。巨。斧。懸。之。以。帶。搖。曳。於。肩。背。之。間。俄。頃。已。達。壁。次。釋。樹。起。立。揚。肱。大。呼。以。示。無。恙。余。等。當。其。抵。壁。時。皆。持。槍。注。視。意。必。有。奇。獸。將。出。而。搏。之。然。竟。安。然。無。事。惟。見。五。色。小。鳥。無。數。由。叢。薄。中。驚。竄。而。出。紛。然。四。散。師。麥。利。如。前。法。繼。之。而。行。亦。剛。毅。無。

怯。挾兩槍。懸之於左右肩。轉瞬間。兩博士已握手於壁沿之上矣。余此時乃亦緣樹而前。堅抱樹身。不敢下視。兢兢然至於壁旁。師麥利以槍跌授余。余接之一躍而登。迴顧約翰。方挺然危步而過。四無扶持。不禁大駭。約翰者誠膽大於身者也。四人既皆登壁。心暢意滿。幾如大將之克堅城。相將歡躍。爲得勝之歌。乃饒吹聲中。敗軍消息。卽隨之。而至此。豈尋常意料所能及哉。當時余等方譁然歡笑。結隊前行。不逾五十碼。忽聞背後蚩然作大聲。迴首以觀。則特製飛橋已平空下陷矣。急馳往壁沿。俯首下矚。見樹已臥於地上。枝幹斷折。離披於亂石之間。此卽吾輩鄉人。且擬爲救主之椎樹也。始意必峯頭石裂。故樹隨之而傾。及向峯審察。則石猶如故。相對駭詫。莫知其由。忽見石隙中露一黑面。似爲戈梅。有傾。又見果戈梅也。目光閃爍。貌殊怪陋。高聲呼曰。勳爵魯士騰。又曰。勳爵約翰魯士騰。約翰應之曰。喚我何事。我在此也。戈梅作狂笑曰。汝在此乎。汝英國之狗。記前事否。我伺汝至今。今始得當汝前。以升壁爲難。今當知下壁爲尤難矣。汝愚妄之狗。竟率汝朋。

友。同。入。於。陷。阱。之。中。余。等。備。聞。其。語。不。知。何。故。惟。相。顧。驚。愕。然。已。恍。然。於。飛。橋。之。毀。卽。彼。二。人。所。爲。前。此。峯。頂。遺。有。斷。枝。彼。等。必。卽。以。此。枝。掀。樹。而。墜。之。但。事。已。至。此。亦。未。可。如。何。戈。梅。黑。面。忽。又。見。於。石。側。狀。益。狂。怪。高。呼。曰。前。此。投。汝。以。石。幾。殺。汝。矣。但。今。置。汝。於。此。乃。較。擊。之。以。石。爲。尤。佳。汝。在。此。間。可。以。緩。死。然。死。狀。極。慘。卽。以。此。荒。山。爲。汝。暴。骨。之。地。至。汝。骨。旣。白。更。無。人。知。亦。無。有。人。掩。汝。殘。骼。汝。當。垂。死。之。時。必。須。憶。及。五。年。以。前。有。路。卜。者。爲。汝。擊。斃。於。坡。它。馬。河。水。之。上。我。卽。其。兄。弟。也。今。者。我。心。喜。悅。不。可。言。喻。將。返。我。故。廬。昭。告。於。長。兄。之。靈。含。笑。而。致。詞。曰。大。仇。已。復。汝。目。瞑。矣。言。畢。復。向。余。等。揮。手。後。乃。寂。然。無。聲。亦。不。見。其。形。意。其。遁。矣。戈。梅。報。仇。之。法。固。大。佳。善。然。竟。作。稱。心。之。語。慷。慨。而。談。亦。於。其。已。身。運。命。至。有。係。屬。約。翰。者。曾。以。隻。身。轉。戰。於。祕。魯。巴。茲。哥。倫。比。亞。三。國。之。間。得。紅。酋。之。名。其。人。亦。豈。易。侮。者。知。戈。梅。方。由。峯。側。下。降。乃。縱。步。繞。壁。以。覓。其。人。旣。而。戈。梅。果。見。於。山。腰。余。但。聞。約。翰。槍。聲。一。響。繼。聞。呼。號。之。聲。又。聞。屍。體。墜。地。之。聲。知。戈。梅。已。隨。其。伯。兄。去。矣。

約翰蹙額緩步。荷槍而回。言曰。我目盲而心晦。乃貽累君等。彼黑人至重恩仇。雖久必報。吾何爲忘之。當時不加考察。遽用其人。反使之爲近衛。誠大愚也。余曰。茂陸何在。彼以兩人之力。毀我飛橋也。約翰曰。我槍本可及彼。而我縱之。始意其未必同謀也。今聞子言。乃悔不并斃此虜。然今者已去遠矣。余等方共相諮論。覺戈梅初來。卽見其形態凶暴。而余等不之疑。及夜間竊聽機密。爲臧播所發覺。至欲抽刀以刺臧播。反形漸露。而余等猶不之疑。沿途以來。每見其作狡惡之狀。探穴之役。大石無端而墜。余等復不之疑。竟至終局。遭其毒手。則不特約翰爲疎虞。余等亦皆有失察之咎。參考未已。山下突出奇景。爭俯首而觀之。見一人衣白衣。急馳於前。茂陸也。臧播方裸其上體。肌膚如鐵。踴躍以從於其後。頃刻而及。自後執其頸。以兩手圓之。遂相將顛撲於地上。又逾刻。臧播起立。注視臥人。復向余輩揚臂大呼。始急趨峯下。攀援以升。白衣之人。則挺身僵臥。寂然不動。此時二憾皆伏其辜。然余等來路已爲所斷絕。縱加以百死。亦於余事無益。此正如奸臣誤國。至

國亡而後已。雖以此奸臣者梟首北闕，棄屍南荒，而大好河山已有城郭人民之感。徒爲後人所哀耳。（作者非如吾輩生不逢辰，何感慨悲歌乃爾。此等文字真無上上品，卽以辭令而言亦不可多得。）余等更無良策，可回峯頂，將終其身以爲壁上之土著，壁之與峯相隔數丈，乃如黃泉碧落，無法相連。更視山下則遙遙天末，樹林之中卽爲余輩藏舟之處。此中有河通文明之域，當藏舟時方詳爲標誌，以備歸途。今無望矣。長與人世生死辭矣。前此之我與後此之我卽爲隔世之人。此中線索斬之至易，變之至速，反覆思慮心如沸湯。再思及倫敦之繁華，葛來蕘之情愫，萬感交集，幾欲失聲而悲。及視同伴三人，方堅定如故，不動亦不言。因赧然自愧，深服彼等。遭此變局，乃毫無憂懼，誠爲勇夫。然當此計窮力竭之時，實憂亦無益，言亦無益，不如且置之度外。遂偕彼等班荆而坐，以待臧播之來。臧播果卽以此時登至峯頂，忠義之色告於面目，向余輩而呼曰：我當何爲？但請告我。我卽爲之。余等此時與世界相連之線索，僅臧播一人矣。惟有一問題至易解決。

縱舉世皆叛。若臧播者必終身不叛也。臧播果又呼曰：我誓不離君等而去。無論何時君等需我，我必在此。但彼三印度人則終日嘵嘵謂可禱卜芮之神，實居此處。必欲言歸。君等聽其自歸可耳。我無術以留之也。余知此數印度人倦於行役，早有歸心。臧播所言誠非虛偽。且伊實亦無法挽留。因大呼以告之曰：試令彼等留至明日。我將作函交彼等帶回也。臧播曰：諾。我將告之。但目前何以命我。余輩乃命其解樹根之繩，擲其一端以至石壁。臧播如言而行。此繩粗不如指，雖甚堅固。然欲恃之爲橋以達峯頂，則必不能勝任。若欲下絕於壁，又嫌其過短。但亦不可謂竟無價值。余等既得繩，繫之於短樹，令臧播取行囊繫於繩上。余等拽繩而得之。臧播復下山，更取二囊。及子藥一匣。復由繩上傳來。至第三次再來峯頂，則諸物畧備。且言三印度人定俟至明晨。余等檢點囊篋，見食物尙多。縱不獵一獸，亦足支數星期。畧爲心慰。時已曠黑，乃支帳幕，稍進飲食。雖皆終日操勞，疲倦已甚。然既入不測之地，亦不敢坦然就寢。遂輪番守值。時燔火於帳外，或勉力作大

聲。以驅毒蟲猛獸。余尙秉燭。就帳中作函。函成時。天已黎明。臧播尙危坐峯頂。以俟余函。余不知此函以後。更能作函否也。俟日出以後。卽當深入。此時亦只有前進。更無歸途。若壁邊亦有大樹。或可再作一橋。無如五十碼內。叢樹無逾丈者。合余輩四人之力。必不能由遠處昇一大樹。至於壁邊。僅有一繩。其長又不及峭壁四分之一。希望絕矣。希望絕矣。

第十章

余等歸路。旣爲戈梅所毀。陷此窮荒。百險千奇。必且相乘而至。此間舍余等而外。更無他人。則編爲實錄。告之人間。實無可旁貸之責。余所攜有日記簿五本。鉛筆一枝。將竭其腕力。日日記載。纖悉無遺。惟此絕世奇文。或恃臧播之忠。帶歸人世。或余等有脫險之策。自攜著作。以返故鄉。或且終老荒山。俟後來探險家踵我陳跡。得此遺編。俱爲不可預知之事矣。當夜余作函旣竟。天已黎明。始假寐片刻。比醒。見袴管上懸足徑外。露徑上有物。圓而色紫。形如葡萄。俯身拾之。其物應手而

碎鮮血。四流心殊厭惡。駭然而呼。兩博士聞余呼聲。俱集。余前師麥利俯視余脛。曰。此物頗可玩味。此一極大吸血之蟲也。惟屬何種類。我尙不知。夏蘭奇曰。我等所見奇物。將以此爲最初一著矣。小友汝運佳。乃先發見奇物。此物雖吸汝血。初而痛楚。若攜歸以呈於動物會。將因之以得大名。汝乃隨手而碎之。可惜也。余曰。此蟲污穢。可憎極矣。不碎之何爲。夏蘭奇揚其目。以手撫余肩。曰。小友。汝當放其眼光。側重於科學。勿隨流俗。爲喜惡。此物長喙而巨腹。自我輩勤學家視之。直美麗如孔雀。汝乃爲厭惡之語。殊使我心不怡。（觀此數語。可知百凡學者不善於待人接物之故。）然此蟲既經發現。斷不止此一枚。必可得其同類者。以供參考。無可疑也。師麥利笑曰。此誠無可疑。我已見一蟲入汝領緣之內矣。夏蘭奇忽突空狂跳。自褫其外服。以及內衫。余與師麥利失笑不能自止。見夏蘭奇徧體俱黑。毛拳曲。蔓無隙地。蟲匿於項後叢毛之中。余爲之捕而去之。夏蘭奇乃著衣。共察四圍叢樹。覺此蟲甚多。計不可更處。議移帳以避之。此時尤有切要之事。當亟爲

布置者。彼義勇之臧播。方跂足於峯頂。以待後命也。余既與之以函。使交於印度人。帶回人境。臧播復攜來餅餌及咖啡無數。均由繩上傳來。尙有餘糧。則遺之臧播。約足供其兩月之需。更餘者。則分給三印度人。使爲行糧。足敷至亞摩曾之用。臧播如言以行。兩點鐘後。余等遂見三印度人。遙遙背影。小若彈丸。躑躅於平原之中。皆頂巨篋於首。遵來路而去。余等乃擇地以遷帳篷。適得一地。四圍皆叢棘大樹。中央有石板。平坦而光潔。旁側有清泉一泓。涓涓外流。注於小溪。曲折以入樹林之內。相顧大喜。爰支帳於其中。余等初入奇境。卽得善地而居。爲兆佳也。樹陰密葉之中。復有鳴禽無數。繁音瑣碎。爲向所未聞。惟葉密枝繁。形狀不可得見。僅聞其甜美之聲而已。舍館既定。乃檢積儲。合余等自攜之物。及臧播由繩上傳來之物。已燦然美備。計有槍四支。子彈一千三百餘粒。又獵槍一支。子彈一百五十顆。餼糧之屬。亦足支數星期。并有煙草甚夥。又有儀器若干件。中有單管大遠鏡。及雙管望遠鏡各一枚。俱檢點清楚。妥爲藏貯。復伐樹條棘枝。廣布於四圍。若

爲藩障。以禦不測。圍中隙地寬廣俱約十五碼。出入處編棘爲門。可以啓閉。余等成此堡壘。將恃之爲根據地。借夏蘭奇博士之名以名之。此後卽稱爲夏蘭奇堡矣。料理甫畢。時日方中。陽光亦不甚酷烈。覺壁頂之天時草木俱近溫柔。樹木則有橡樹。椎樹。樺樹之類。雜生於堡外棘圍之旁。金果樹一株尤高出於羣樹之上。樹身大數十圍。枝葉茂密。高不見頂。橫枝遠出。廣逾數畝。夏蘭奇堡卽四罩於樹陰之中。余等圍坐樹底。共議進行之策。約翰曰。我輩固未知此中有何生物。而此中生物似亦尙未知我輩之來。故我輩蹤跡。在未經此間人類或獸類覺察以前。尙可僥倖無事。一爲窺及險象卽隨之而生。則此時切要之圖。惟先行探訪。如新客遠來。必先悉主人情性。然後可謁見主人也。余踴躍而起曰。然則冒險以前可矣。約翰曰。此時計畫固志在必前。然尙有二事。須先籌及。一則爲不宜遠行。晚間必歸至根據之地。一則非性命呼吸。必不得已。必不可縱槍。師麥利曰。汝昨日自放一槍矣。約翰曰。先生。此不獲已也。然彼時風力方迅。且向外吹。槍聲逆風不能。

達。遠。或。不。爲。地。主。之。所。聞。但。今。者。我。輩。既。至。此。地。尙。未。知。地。名。盍。共。擬。佳。名。以。贈。之。余。等。乃。相。與。議。名。旣。擬。數。名。皆。以。爲。未。妥。夏。蘭。奇。曰。凡。地。爲。何。人。先。至。卽。以。其。人。之。名。名。之。此。通。例。也。先。至。此。地。者。非。美。國。白。楓。樹。湖。之。人。乎。我。等。卽。謂。此。壁。爲。白。楓。山。壁。上。平。原。則。謂。之。爲。白。楓。崗。可。矣。此。議。遂。決。後。來。余。作。地。圖。卽。註。以。白。楓。崗。之。名。至。此。白。楓。崗。實。爲。一。不。可。思。議。之。境。則。久。懸。於。余。輩。心。目。之。中。觀。彼。白。楓。湖。人。懷。中。之。書。則。知。巨。大。生。物。必。窟。穴。於。內。更。觀。彼。同。伴。之。插。斃。於。竹。梢。之。上。則。知。此。中。地。主。必。凶。厲。無。倫。不。然。何。至。逼。此。新。客。飄。墮。於。壁。沿。之。外。也。顧。余。等。至。此。已。如。攔。淺。之。舟。無。可。趨。避。縱。株。守。邊。界。焉。知。此。奇。凶。之。地。主。不。相。逼。而。來。則。坐。以。待。亡。不。如。竟。進。且。余。等。矜。奇。好。異。之。心。方。勃。不。可。遏。又。安。能。對。此。靈。境。裹。足。不。前。遂。出。堡。反。扃。其。扉。復。砍。棘。數。株。塞。於。門。外。始。緩。緩。然。步。步。留。意。緣。溪。而。行。庶。日。暮。歸。來。可。無。迷。途。之。感。也。行。密。林。中。約。百。餘。碼。所。見。樹。木。多。不。知。其。名。而。師。麥。利。亦。爲。植。物。學。之。專。門。家。則。指。點。以。告。余。有。曰。可。尼。菲。者。有。曰。綏。開。達。瑣。者。謂。皆。見。於。

古書之中。人世間久絕其種矣。行稍遠。溪流漸寬。忽遇泥澤。高蘆叢生。復有馬尾松鳳尾樹之類。雜生於叢蘆之中。密葉經風。撼撼作響。約翰方縱步前進。忽止立。舉其手。顧余輩曰。試觀此泥中。爲何種鳥跡。乃碩大如是。必爲鳥類中之始祖矣。余等共視之。見有足印在地。足凡三趾。橫過泥澤。以入樹林。共相參考。議以爲鳥跡。不類獸蹄。其足印之大。過於鴛鳥者數倍。循是以推。則其身體高大。必足駭人。約翰方四圍審視。納子彈於槍膛之中。告余曰。我輩必宜謹慎。汝觀此足跡。新跡也。是物過此。必在數分鐘之前。汝但觀足印之中。淺處之水。尙緩緩然向深處以流。可知之矣。余未答。約翰忽又驚呼曰。此間又有較小之足跡矣。余視之。果然。其足印與大者同爲一式。相并而前。師麥利忽以手指地。欣然而言曰。汝輩視之。此又爲何物者。余等視其所指。見有五趾足印。若人手指者。間雜於三趾足印之中。夏蘭奇。忽恍然曰。此韋爾登之物也。我嘗於韋爾登中掘地而見之。此蓋爲直立之獸。以三趾之後。足著地而行。五趾之前。足則舉於胸次。惟有時。偶有觸地而已。

約翰吾友必審吾言。此非鳥跡也。約翰曰：然則獸乎？夏蘭奇曰：此亦不可謂獸。但可屬之於爬蟲耳。此等疑問當九十年前即有人研究。然皆據其遺骨以爲推測。塵寰中又安得而親見之？夏蘭奇語聲漸低。至於微語。余等則相對愕眙。有頃復循足跡而前。過泥澤。經叢樹。以入深林。忽見林外有隙地。五巨物蹲踞於其間。余等急匿於叢薄中。以窺之物。凡五。二大者似爲長成之物。三小者似爲其鵝。其鵝之大已等於巨象。至其大者。則世間更無生物足與比肩。其物身長約二丈餘。皮作青灰色。有鱗如鼉。爲斜日所照。燦然發光。五物皆支其巨而有力之尾。及兩後足。鼎峙而立。舉其前足以折取樹上枝葉而食之。余欲描寫其形狀。覺惟袋鼠與之相近。然袋鼠爲毳毛之獸類。而此物則周身皆鱗。又當歸之於守宮。鱷魚之屬矣。余等屏息於灌莽之中。爲時極久。時方有疾風迎面而吹。所藏處又樹葉濃厚。知必不爲所覺。爰寧神靜觀。如玩至寶。但見三鵝距躍不已。二大者亦有時高跳於空中。下墜於地。轟然作巨聲。至此物力量之洪實。莫知所底。當其食葉時。適

有。大。樹。枝。葉。高。撐。爲。其。前。足。所。不。及。乃。堅。抱。樹。幹。拗。而。折。之。如。折。嫩。條。然。此。舉。固。足。見。其。筋。力。之。健。亦。足。見。其。生。性。之。愚。蓋。大。樹。旣。斷。樹。頭。砉。然。下。墮。正。擊。其。頭。此。物。雖。皮。堅。肉。厚。被。擊。亦。痛。奮。聲。長。鳴。愕。視。樹。身。疑。有。怪。異。駭。然。他。往。其。伴。隨。之。而。行。三。小。者。亦。跳。跟。於。後。但。見。其。徧。身。鱗。甲。爲。林。隙。日。光。所。映。璀。燦。生。輝。徐。徐。然。穿。林。而。沒。余。回。視。諸。同。伴。見。約。翰。方。木。立。注。視。以。手。自。撫。其。槍。機。其。嗜。獵。之。心。躍。躍。欲。動。則。於。眼。神。中。見。之。約。翰。旣。嗜。獵。如。命。今。遇。此。異。物。何。不。擊。斃。其。一。割。其。首。級。挈。歸。英。倫。懸。於。客。廳。壁。上。與。彼。白。犀。牛。之。頭。互。相。輝。映。以。爲。壯。觀。而。竟。持。槍。不。發。者。非。因。膽。怯。實。亦。爲。其。深。謀。蓋。恐。槍。聲。遠。徹。爲。地。主。所。聞。必。羣。起。而。攻。我。我。輩。蹤。跡。能。多。守。一。刻。祕。密。卽。多。得。一。刻。之。平。安。也。又。顧。兩。博。士。則。相。視。而。笑。彼。此。互。執。其。手。力。搖。不。已。神。氣。痴。憨。如。兩。小。兒。師。麥。利。忽。曰。此。奇。觀。也。倫。敦。中。人。若。聞。此。事。不。知。將。謂。之。爲。何。夏。蘭。奇。曰。師。麥。利。老。友。此。語。我。能。答。汝。伊。等。若。聞。此。事。必。謂。汝。爲。妄。誕。之。鬼。爲。學。界。中。之。狂。人。如。曩。日。之。詬。我。者。可。斷。言。也。汝。縱。有。像。片。伊。等。曰。

此假作也。汝縱有標本。伊等曰：此僞爲也。汝將奈何？小友麥倫。汝輩報館中人。最喜黨同伐異。今汝試自爲之。觀彼輩之待汝者爲何如？汝且載於報中。曰：九月九日探險於白楓崗。見生存之意。格羅登五頭。汝可脫汝破衫。作大字於上。寄於報館之中。使爲汝載之。約翰曰：以破衫去。易得大主筆之靴尖回矣。（有時作科學語。有時作文學語。有時作諧語。雋語無不登。峯造極。是真絕妙好辭。）世固有人。嘗浪游天下。所遇奇事多不勝紀。而歸至倫敦。初無一言。蓋以事皆殊。常言之必無人見信也。此等事。豈特聞者不信。卽我輩身歷其境。亦忽忽如在夢中。惟夏蘭奇博士適言此物。謂爲何名師麥利。忽攙言曰：意格羅登也。此物當上古之世。足跡方徧於全球。若合斯廷沙灘。若鏗特若蘇斯克司。皆有之。英倫北境。當時樹木繁茂。亦多此物。後來宇宙變遷。漸至絕種。惟此間亙古不變。乃至今猶存。約翰慨然曰：使我有生還之日。必挾此物之首以歸。故鄉觀彼等見此。其駭詫爲何如。然此時境地危險極矣。我不知君等心中作何思想。我則謂如處薄冰之上。在在堪

虞。余思約翰。此言實爲至當。此時余心亦慄懼不已。方立於樹陰之下。仰視樹葉叢密如幕。而心房跳盪。不知其由。頃間所見之物。碩大而笨滯。且爲食葉之物。或不欲傷人。然似此幽怪之境。安知不有凶暴之物。突然而來。偶經石側。及過叢棘之旁。卽疑石邊棘內。匿有怪物。將起而攫人。觸步驚駭。防不勝防。吾雖於上古動物所知未詳。而昔年曾見一書。書中謂當時獸類。魁碩強悍。夙絕朋儔。若持之以較。猛虎鷲獅。直如持獅虎之倫。以較田鼠。此等動物。白楓崗實皆有之。余焉得不懼。余等之至白楓崗。此尙爲第一日。探險事業。方於是開端。侵晨以來。已多遇可憎之事。孰知下午所遇。更將令人無歡。約翰謂探險所經。如在夢寐。則此次之遇。鴻蝠。直如遭夢魘。事後思之。猶三日作惡。當時情狀。豈楮墨所能宣。今亦惟據事直書。告讀書諸君。以所遇鴻蝠之歷史矣。當時余輩方穿林以前。約翰悄步先行。如爲偵探隊中之領袖。二博士徘徊於後。數步卽停。遇有昆蟲花草。必竚立審視。詫爲新奇。行約三邁。俱遶溪右。忽林盡得一曠地。短樹如帶。迎面亂石叢疊。峙爲

高堆。地下圓石平鋪。觸履作響。余等踐石緩步。排短樹而過。樹葉披拂於胸次。漸近石堆。聞有啾啾之聲。百千并作。出於石堆之中。約翰舉手。令余等勿前。已則伏身而趨。見其直躡石堆之上。俯首內窺。復迴顧。以手招余輩。面有驚喜之色。且作手勢。令余輩加謹。余觀其狀。知此間必有至險至奇之事矣。乃共匍匐就約翰之側。映石下觀。見石堆之中。爲一深潭。意必當年火山中出火之地。潭形如碗。深約百碼。下有積水。寂然不流。水面多綠色浮沫。四圍皆燈心草。蓬鬆若纓。地本幽靜。乃爲惡物所處。致譁然不寧。其中蓋鴻蝠之巢穴也。潭底水邊。有小蝠無數。母蝠亦展其巨翼。伏卵於其間。雛蝠方出於卵。則拍翅奔走。繁聲啾啾。穢氣四播。迷漫於空氣之中。中人欲嘔。雄蝠則棲於潭邊石尖之上。凝然不動。若無生機。惟偶見其紅色目光。燦然流動。又值飛蟲經其身側。則張口以噉之。齒牙相擊。砉然有聲。其長大厚膜之翼。聯於前足。方摺疊於身旁。踞立石尖。縮頸而昂首。如老婦人裹巾而坐。奇醜無倫。合大小共計數在一千以外。二博士方興趣濃厚。雖終日居此。

亦不知其疲。就石隙中覓得殘肉及死鳥之屍。以察此鴻蝠平時所嗜者爲何等。食物又聞相與慶賀。謂一生力學。僅能於架中故簡及地下遺骸。研鑽討論。不圖今日乃得此曠世之物。千百成羣。臚陳於眼底。何快如之。適夏蘭奇方有所察。師麥利爭先以覓之。伸其首及於石外。爲旁側雄蝠所見。戛然長鳴。舒其翼闊逾二丈。搏空而飛。雌蝠及小蝠則聚於一隅。羣集水次。雄蝠一一相繼高舉入雲。巨翼相聯如輕燕。隨風欹斜作態。此時光景誠爲壯觀。然立時已知奇險之來。迫不及待矣。羣蝠始飛於空際。折爲大圓如巨鷹盤空。相物下攬。繼而漸飛。漸低。圓亦漸小。已聞其厚皮之翅沙沙作聲。約翰杖槍而呼曰。速結隊奔入樹林。此物來意非善也。余等起而狂奔。巨翼已搏擊於頂上。余等以槍桿奮擊而翼質柔軟無著力處。其物復伸長頸。張口嚙人。迭進不已。忽聞師麥利呼聲急視之。見其以手抱頭。血流被肘。余則項後爲巨喙所擊。頭目皆眩。夏蘭奇倏蹶於地。余止而援之。背後又突遭一擊。亦頽然而仆。加於夏蘭奇之身。正危急間。忽聞約翰發槍之聲。起立。

而視之一巨物折其左翼翩然下墮顛撲於地紅目外凸巨牙大張昂其首以向余余觀之若見古畫中魔鬼之像目駭神移幸羣蝠遭此一驚紛然退避翾飛於頂上仍作大圓約翰大呼曰羣魔退矣我輩自願性命當乘隙速奔余等聞言復馳由短樹中墮突而過將及樹林羣蝠又追蹤下襲師麥利被擊而顛余等共扶曳之入於林中林中樹密巨蝠無展翼之地始止而不前余等踉蹌以歸時由林隙外窺見羣蝠翱翔於空際高入層霄其大如鴿知其目光尙注余輩弗釋也及行漸遠入於濃陰之下始舍余輩而不追以後遂不之見余等共詣溪次撫察夷傷夏蘭奇膝蓋腫起方以水滌之言曰此行所得可謂至有趣至危險之閱歷矣此殆欲通知師麥利博士使知鴻蝠之怒不可當也師麥利血被於額鏡水自洗余則項後被咬皮穿作洞惟約翰肩頭衣碎皮膚未傷夏蘭奇復言曰吾等雖小受夷傷皆細事也麥倫小友惟項後一創約翰勳爵僅損其衣服我則頭部爲翼尖所擊受傷之處各各不同此蓋與我輩以特別標識使爲他日之記念耳約翰

曰。吾輩今得生還。倖事也。若竟死於此物爪牙之下。則天下死法當以此爲最奇。我本不欲放槍。然當時急不暇擇。亦貿然爲之。余愕然曰。若然。則必有聞槍聲者。此地殆不可久留矣。約翰曰。是無足慮。今日風迅。時折樹作大聲。槍聲易爲所混。未必遂駭聽聞。但以我思之。今日所受驚恐。亦云足矣。今當速返堡中。尋祛毒之藥。自理其創。方爲上策。此等怪物。尙不知其齒牙之間。有何種毒質也。余等以爲然。乃緣溪而歸。旣及柵外。啓門而入。歸於帳中。皆謂今日探險之事。於此畢矣。不知復有奇事。使余等不暇休息者。則以此夏蘭奇堡中有不速之客。曾經光降也。四周棘圍。及堡門。均無形跡。惟大金果樹枝條之上。略有來去之蹤。帳中什物。本布置妥帖。此時徧被翻閱。狼藉滿地。一盛牛肉之鐵罐。已攢碎於石杯之上。槍子一盒。亦被取出。散擲於地。中有一枚。其盛藥之銅殼。已碎爲細片。知來客必爲多力之儔。相顧錯愕。不勝其恐。舉目四矚。但見樹陰稠密。幾疑尙有異物。伏於其中。忽聞臧播高呼之聲。趨至壁沿以視之。見其黑色面容。盎然有忠義之色。方立於

峯頂大呼曰。諸君皆無恙乎。我一人在此。無恐也。無論何時。君等覓我。我必在此。候君。余等得此一呼。恍如夢覺。始知此身猶在二十世紀之中。不然。幾疑爲妖魘。所攝返入上古時代矣。因思世上羣倫。方跋來報。往各以其瑣屑之事。縈繞於心。豈知天外。征人正雜身於洪荒鳥獸之中。與之肉薄而血戰哉。一得此一點文。亦醒極。一時西日漸落。仍歸帳中。晚餐既畢。二博士又聚爲長談。彼二人於己身所受之創。及堡中闖來之客。俱不復思維。但舉日間所見爬蟲。及彼鴻蝠。互相討論。且加以爭駁。嘵嘵不已。余頗厭聞。乃自攜煙捲一支。去伊等稍遠。坐而吸之。約翰忽至。余旁問余曰。麥倫。汝記鴻蝠所居之地乎。余曰。記之甚詳。約翰曰。此火山之穴也。余曰。然。約翰曰。汝察其地質乎。余曰。石也。約翰曰。我謂潭底水邊。叢蘆之內耳。余曰。此中爲藍色之泥也。約翰曰。然。凡火山穴中之泥。多爲藍色。余曰。此中尙有奇文乎。約翰搖其首曰。無奇也。言畢。復往二博士之處。二博士高談未已。但聞師麥利之聲。清以越。夏蘭奇之聲。沈以洪。余疲倦已極。展具而眠。旣就枕。尙聞約

翰自言曰。凡火山穴中之泥。多藍色也。此後余遂酣然入夢。百無所聞。



完全華商股份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八册 每册一角五分

近者武成建廟。合祀關岳。又以古今名將二十四人爲陪祀。本館特就諸公之事跡。編輯成書。顏曰模範軍人。或一人一傳。或數人合傳。採摭史料。搜羅遺聞。以淺顯之文筆。述偉大之事業。凡我軍人及一般國民。皆宜人手一編。以爲私淑之師。資而振尙武之精神。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關壯武	張飛	趙雲	王玄	謝玄	韓擒	李靖	尉遲
蘇定	方儀	郭子	曹彬	王彥	曹青	王章	曹青
劉世	韓忠	劉世	韓忠	劉世	韓忠	劉世	韓忠
郭烈	郭烈	郭烈	郭烈	郭烈	郭烈	郭烈	郭烈
徐達	徐達	徐達	徐達	徐達	徐達	徐達	徐達
常春	常春	常春	常春	常春	常春	常春	常春
馮勝	馮勝	馮勝	馮勝	馮勝	馮勝	馮勝	馮勝
藍玉	藍玉	藍玉	藍玉	藍玉	藍玉	藍玉	藍玉
成繼	成繼	成繼	成繼	成繼	成繼	成繼	成繼
周吉	周吉	周吉	周吉	周吉	周吉	周吉	周吉

洪

偵 探 小 說

黃 金 血

洋裝 一册

定價 三角

是書敘一英國婦人冒認前室姓氏冀得遺產後知本支尙有一人潛謀殺之詎驗屍時屍親尙有一胞兄某婦更砍殺之後經偵者訪知原委乃揚言其兄已死及某婦往領遺產而偵者已先向律師聲明案遂破獲情節尤奇幻可觀

鐵 錨 手

洋裝 一册

定價 二角

敘醫生謀取一富翁財先斃殺其婦後又扼殺富翁適室中有一竊者備見其狀詣醫家詐取重資醫又放毒氣殺之化其尸餘一手後經偵者察得蹤跡與竊者之妻共詣醫家搜得一手上刺鐵錨其妻識爲其夫因訟之官罪人斯得

二 一 案 桶

洋裝 一册

定價 二角五分

秘魯愛國會中有一戕仇之預報物其名曰桶辯倫及仇廉白二人皆先收到一桶而後被殺有某小說家及某偵探百計調查未得真犯及該黨匿名書發現其事乃白罪人亦入獄自經案情詭怪文筆明顯

香 囊 記

洋裝 一册

定價 二角

敘述一法人某因犯案使捕國事犯自贖及潛入國事犯家獲一香囊見其眷屬誠懇摯心良不忍遂慨然釋之自投主教伏辜乃國事犯之眷屬亦自行投到并陳述法人某之義主教皆免之後并與其眷屬之妹得諧伉儷兒女英雄足稱絕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七十三編

科學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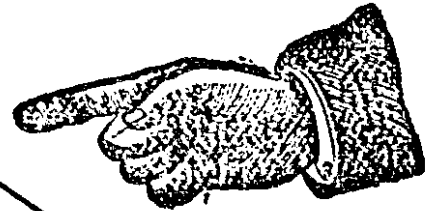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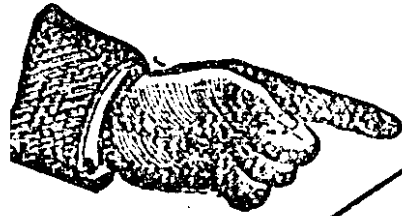
卷下

洪荒鳥獸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梁啟超著



歐洲戰役史論

前編已出

定價七角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價值、舉國所共知、論史之文尤其特長、前此如意大利建國三傑等篇、讀者殆無不神飛肉躍、今茲戰役、因果糾紛、形勢詭異、非先生妙筆、孰能傳之、本館當戰事初起、即請先生編纂此書、幸承許可、而先生極鄭重其事、搜集材料、結構章法、幾經斟酌、致避囂外、竭全力以成之、本館敢信無論何人一讀此書、必不能釋卷、非終篇斷不肯休、蓋先生之文、本有一種魔力、此篇又其精心結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入極深、一讀是篇、則事勢瞭如指掌、洵為人人不可不閱之書。

卷首并有先生手寫詩一首。詩格之雄深。書法之適美。與本書可稱三傑。

完全上海華商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均有發售

813.7

661

2:2(73)下

1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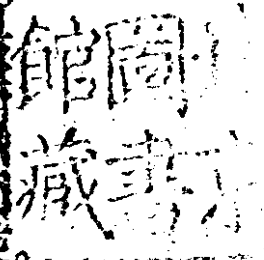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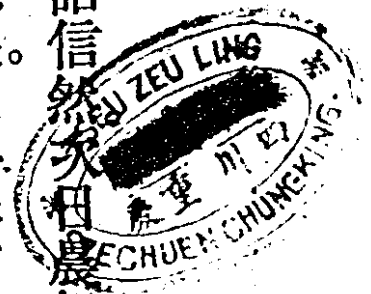
3 0660 6642 8

洪

洪荒鳥獸記卷下

第十一章

約翰昨言鴻蝠齒牙。必有毒質。此語信然。次日晨起。余與師麥利俱寒熱交乘。如嬰瘧疾。夏蘭奇又膝蓋腫起。步履維艱。只得株守帳中。莫能外出。惟約翰無恙。則奮力操作。伐樹斫棘。以增垣墉。余於熱中神經紛替。如有所見。及凝神以視。又但見帳幕之中。景象幽寂。帳外惟叢棘大樹。枝葉扶疎而已。而恐懼之心。猶刻刻加甚。時覺有奇魔惡怪。近在肘腋之旁。恍惚中。曾以此思想。告於夏蘭奇。夏蘭奇沈吟不語。余因思亞摩曾人皆迷信。可禱卜芮。謂居於林中。此時余心。亦疑有可禱卜芮。將隨在而襲余矣。如是者竟日。至夜間稍愈。約翰修治壁壘。亦已竣工。余等感其保障之力。俱與之執手以謝之。約翰復積柴爇火。共就火次而眠。中夜忽醒。聞有嘶號之聲。近在帳側。約不過數百碼。其聲清激。若火車中汽笛之聲。繼又變為沈鬱之響。若恐懼而慘痛。聞之刺心。余等心房皆顫。冷汗被體。急以手自掩其



465847

耳。不欲更聞。而其聲猶抑揚入聽。似以其深哀極怨。上訴於天。歷數分鐘。纏綿不絕。中復雜以得意狂呼之聲。樹頭宿鳥驚飛。觸葉作響。余等皆起坐。默然無言。約翰增柴於火。火光大熾。於火光中視各人面目。皆慘寂無聊。余低聲問曰。此何聲也。約翰曰。明晨必知之。此聲之來非遠也。夏蘭奇爲沈肅之容言曰。吾輩有奇緣。乃得聞上古哀情之戲曲。此正如古代毒龍。據大澤中。與妖魔鏖戰也。吾嘗謂我生多幸。適生於千載之下。文明大備之時。試思彼上古之人。與猛獸雜處。又無精械利器。僅能挺槍投石。挾弓注矢。以禦魑魅。又何以爲生。卽在今日。持精槍快礮。以與此等怪物。決命於俄頃。尙未必能操必勝之權也。約翰顧余曰。小友。奇荒多怪。我亦有歸志矣。然未歸之前。必與此巨物。大開圍場。一試吾技。觀其孰爲雌雄。師麥利忽揚其手曰。勿多言。我又有所聞矣。余等共靜聽之。聞有步履之聲。近在圍外。其聲柔軟。而著地甚重。築築然繞帳一周。至柵門之外。立而不行。聞有呼吸聲。出於齒牙之間。余等此時。與此巨獸。僅恃一軟弱籬牆。以爲防禦矣。相顧震慄。

各持其槍。約翰徑趨柵旁。余等從之。約翰由籬隙外窺。低語曰。天乎。吾見怪物矣。余急自約翰肩際。注目外矚。由籬葉稍疎之處。見一黝黑巨物。蹲踞於地。高不逾馬。但厚碩而修長。狀殊凶猛。偶轉其首。余見其二目。閃爍作綠光。繼又聞巨掌擦地之聲。緩緩向前。余擊其槍。顧約翰曰。此物將躍籬而過矣。約翰低語曰。勿發槍。際此靜夜。槍聲必遠聞數里。鄰近之物。皆將循聲而至。爲事更危。師麥利顛聲曰。若任其躍籬而入。將奈之何。約翰曰。此物笨重。不能躍也。我輩必留其槍。以爲最後之著。此時當設他策。姑一試之。約翰此時行事。誠足駭人。余敢謂其勇略。必舉世無并。時方詣火次。投巨枝於火。枝頭火熾。乃挾之於手。突開柵門。悄步以出。巨物見有人出。咆哮而前。約翰迎之以趨。步輕而捷。至巨物之旁。巨物張其口。以向約翰。約翰舉手中樹枝。直椿其頭。火星四飛。巨物喉舌眼鼻。俱爲火灼傷。其面目之間。厚皮如癩。亦爲火燒破。鮮血橫流。負痛長嗥。轉身急竄。頃刻已沒於林中。約翰緩步而回。閉柵門。投殘枝於火。笑而言曰。吾知此物。後此必不敢更近火光矣。

余等皆曰。汝膽誠巨。然望後來勿更冒險如是也。約翰曰。此事誠險。然舍此亦別無他法。若任其入內。則我輩持槍亂擊。倉皇中必傷及同儕。且此物受傷。未必即死。若忿而與我并命。將無一人得生。幸賴此法驅而去之。今無事矣。余等乃復入帳中。近火而坐。相對驚疑。師麥利持煙斗於手。就火吸之。言曰。此物屬何種類。我幾不敢斷言。夏蘭奇曰。汝科學智識。亦有窮時矣。然此等怪物。即聚天下學士。亦未必能知。我但能言。今夜所遇。爲一食肉之妖魔耳。此等妖魔。據此壁上。我於未來之前。即預知之。師麥利曰。此壁上所留。古代動物。種類至繁。嗣後若復有所見。當錫之以佳名。夏蘭奇曰。此事無難。明日更前。必有所遇。汝但搜索枯腸。加舊物以新名可矣。但今者我倦欲眠。不如續殘夢也。約翰曰。居此險地。縱欲睡者。必不能皆睡。請輪番守值。以兩點鐘爲一班。師麥利曰。我吸煙未竟。請自我始。君等先眠。以後若無守值之人。我亦不敢就枕矣。次晨。共入林中。以窮考夜間之事。見積血成窪。零肢斷骨。縱橫滿地。幾若屠獸之場。殲獸無數。及經考察。始知此番大戮。

僅一物被戕。其物之大。實足蔽畝專車。戕彼之物。亦未必更大於彼。但較凶殘耳。
 (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其事誠誕然觀此則知其事非絕無影響) 二博士方拾地
 上遺骸。片片細察。其巨牙長爪。尤玩若奇珍。夏蘭奇方取片肉。攤之於膝。自言曰。
 此事又費猜量矣。觀肉上齒痕。似嚼此者爲鋸牙之虎。而昨晚所見。又類爬蟲。吾
 幾無以名之。其名之爲亞羅梭乎。師麥利曰。謂之爲馬格羅梭亦可也。夏蘭奇曰。
 亦無不可。總而言之。一食肉之妖魔耳。此等惡物。爲常人所厭畏。而考古者則在
 所歡迎。言畢大笑。若有獨得之樂。不能自己。約翰正審顧左右。如有所防。聞笑聲。
 忽曰。先生。此非笑時也。此時尙不知有何等怪物。伏於肘腋之旁。若彼巨物。昨晚
 方果腹而歸。今日仍返舊地。以圖朝饗。則吾輩四人。不足以供一飽。彼時雖欲笑。
 不可得矣。言時。適取碎皮一片。視之而詫曰。此何物歟。余就觀之。見所執爲肩際
 之皮。有黏膩之物。附於皮上。爲一圓圈。色黑如瀝青。此物早已發見。余等於他處
 皮上。曾矚及之。皆不知其由。師麥利雖前日於林中。見與此同等之物。所謂爲意

格羅登者。曾細加考察。此時亦不能斷定。謂此爲其身上生成。或由他處黏得。夏蘭奇方傲然狂笑。意謂已知其故。不肯告人。約翰先未留意。此時始以爲言。而又譏夏蘭奇之笑聲。夏蘭奇怒發。正容以向約翰曰。若貴人許我開口者。我尙有言。我生平譎陋。不常晉接貴人。致疎於禮節。不知尋常顰笑。亦須請命於貴人也。約翰未及答。夏蘭奇以滿胸宿學。急於發揮。不待約翰道歉。已自息其怒。轉向余輩。正襟而談。其氣概如在大學堂中。對千百生徒。傳宣精義者。言曰。此物吾已細察。知老友師麥利。方有所揣測。吾與之亦表同情。此物誠瀝青也。此壁原始必爲火山屬吾等已知之事。火山既熄之後。多產瀝青。此物經於其旁。黏於皮上。亦復何奇。惟尙有重要問題。須加討論者。計壁上廣袤。不逾百里。若此巨大之物。孳生不已。將無地足容。且此物當上古之時。方充斥宇宙。後來以無可得食。遂變其食肉之性。以食草木。或且以絕食之故。槁餓以亡。此中消息。雖無人目睹。而據理推測。萬無一訛。此壁既與世絕。何以不隨世運以爲轉移。獨留此碩大形骸。至於今日。

則必別有得食之道。以自保。生存以後。若遇機緣。將爲切近之考察。以窮其理由。是吾志也。余曰。此物凶頑如此。終以勿近爲佳。夏蘭奇揚其目以睨余。若當授課時。忽遇頑劣生徒之。不率教訓者。遂亦不與余言。更與師麥利縱談。徵其意見。二人窮幽索渺。論此巨物育生之理。與謀食之方。語多精奧。余不欲聞。乃創議爲探遠之行。衆贊成之。以畏鴻蝠。遂不復西嚮。遵溪而東。道經深林。且大樹之下。多生荆棘。進行極緩。然途中風景。則頓然改觀。余等自登壁以來。多受驚恐。而此時所見。又覺心曠神怡。沿途多奇花。彌望不絕。其色或黃或白。據兩博士言。皆上古之花。世間更無其種也。花蔓生於地。平鋪若茵。遮地無隙。余等踐花以行。莖高沒踝。花香四徹。甘芳醉人。中亦間有尋常花草。爲故鄉所恆見者。上面則樹枝下垂。果實纍纍。亦有平常果品。而大半皆不知名。余等方饑渴。則摘取而食。其不知名者。則恐其有毒。不敢輕試。見有曾經鳥啄者。始取而食之。味絕甘美。道中常見獸跡。溼泥之地。獸跡尤多。其跡詭異。莫可推測。惟意格羅登之跡。則一見而知。又於林

隙中見意格羅登一頭。方俯首而嚼草。約翰以遠鏡窺之。謂其身上亦黏有瀝青也。以外復見小獸甚多。曾見一豪豬。一食蟻獸。并遇一野豕。皮色斑駁。口際露二獠牙。長而且曲。涉溪以入樹林。更於斜坡綠草之上。見一物絕塵而奔。其行極速。幾莫辨其形。略觀其狀。似爲麋鹿。然又魁碩不倫。約翰則斷之爲麋。謂在愛爾蘭時。曾見人於地中掘得其骨也。當日信步游涉。下午方回。前此歸時。突遇疑事。此次近堡。猶有虞心。既入帳中。見秩序如故。中懷始釋。遂羣相聚議。詳考現時之境。遇。及以後進行之方。此次所議。關係極重。余特爲詳記之。當時約翰方籌明日應爲之事。師麥利忽爲煩惱之態。曰。無論明日後日。凡此後應爲之事。最先一著。卽在出此陷阱耳。君等方圖入險之策。吾意必先求出險之途。夏蘭奇掀髯而前曰。老友。此語令我生駭。以吾輩求學之士。入此靈異之區。涉足之間。動多奇趣。雖成年累月。皆無厭心。今所探求。未獲什一。遽欲舍之而去。豈爲所宜。此文離題太遠。非我所敢望。君請另試他題也。師麥利曰。夏蘭奇博士。君當知我在倫敦。生徒繁

夥。淹留日久。小子狂簡。莫知所裁。我之浩然有歸志。豈得已哉。若君則峻其門牆。無親炙之士。因亦無繫心之人。我所以不敢竊比於君者。此也。夏蘭奇曰。凡人抱最高之道。乃欲授之於不知道之人。守其道則解人難。索屈其道則有枉。尋直尺之嫌。我所以不擁皋比之座者。正爲此也。師麥利曰。雖然。我更有言。約翰恐二人相爭而忿。思爲解之。乃不任其終語。遽攙言曰。君等勿爭。聽我一語。我等旣入此地。未有滿意之發明。遽欲舍之而去。滋可惜也。余亦進曰。豈特可惜。若此時舍之而去。縱至倫敦。吾亦羞見麥卡德。且羞入報館之門。况此壁迴絕人寰。縱決計當歸。又何術可下。此時已有進無退。多議何爲。夏蘭奇曰。達哉言乎。吾小友於科學知識。雖極幼稚。而普通見解。洵精當不磨。吾輩已無歸途。議亦何益。師麥利方狂吸煙斗。噴煙而言曰。此事旣無可議。則此外之事。又何以議爲。吾輩此行宗旨。君等豈竟忘之乎。當日我於動物會中。見夏蘭奇博士。聽其宣布己身之經歷。衆人不信。舉我爲代表。考覈其成功。君等證人也。今者至其地。見其物。吾事畢矣。若欲

窮搜此壁。非特遣兵隊。廣挾軍儲。不足以濟事。謂吾輩數人之力。而能之乎。今若卽此不歸。稽延時日。至資糧匱竭。進退無門。則亦惟枕藉而死耳。非特莫償奢願。亦且盡棄前功。君等試思。亦復何取。至謂無下壁之法。則前者升壁。亦已難若登天。而夏蘭奇以兩時之力。思而得之。今何不更運奇思。以謀脫險。上下一也。焉得諉爲不能。師麥利此言。至爲透關。夏蘭奇雖好辨。亦不能強斥其非。且語雖含諷。亦有諛詞。乃得意而言曰。君以此事命我。我焉敢辭。但曩者祇有進取之心。未嘗爲歸計。今後請轉其思想。或可得當以報君。且我亦知淹久此間。非爲上策。所以不欲言歸者。誠欲如約翰所語。俟有滿意之發明耳。師麥利冷笑曰。吾輩從事探訪。費兩整日矣。今日所得。未能勝昔。明日所得。又豈能遠勝於今。若欲詳加搜索。纖細無遺。恐非數月之功。不能畢事。近况若此。安能久持。如此間更有峯巒。或尙耐人玩索。而日來所見。俱爲斜坡。陷而向內。一處如此。他處可知。縱更遠行。亦何以異此。二人爭論未已。余方對樹而立。見金果樹高枝入雲。忽有所感觸。因思此

樹枝葉俱加於衆樹之上。則其樹杪亦必出於羣樹之巔。且樹在壁沿。地勢本高於內地。若能升樹頂。必可將全壁大勢一覽無餘。余幼年卽工升樹之技。同輩莫余及者。前此升壁。夏蘭奇自詡奇能。若論進步於竿頭。必且讓余獨步。惟此樹最低之枝。猶去地逾丈。樹身粗大。無術攀躋。但使能握及低枝。則直上樹尖。似尙非難事。爰以此意告之於衆。衆以爲然。夏蘭奇鼓其絳紅之頰。欣然顧余曰。小友佳哉。凡有表見。均能化平淡爲神奇。吾獎汝矣。約翰亦曰。孺子信有嘉謀。前此未言。吾乃百思莫及。一經道破。確屬可行。汝且挾汝紙筆。就樹上作簡圖。吾將取貯子彈之匣。疊積樹下。助汝上昇。余聞獎大樂。約翰已取數木匣。疊於樹旁。余升於上。猶不及枝。夏蘭奇乃亦登匣而立。以兩手抱余。向空遙擲。余藉一擲之力。握得樹枝。手挽而足推。身已加於枝上。先以膝跪。後以足支。遂立枝而起。適三枝駢生。若爲梯級。一一越過。覺以上枝葉更濃。奮力上攀。瞬已高舉。俯首下視。惟見綠葉出於足間。不復見地。逾丈以後。進步逾速。遙聞夏蘭奇等縱談於樹下。音吐漸微。仰

望樹巔。幹猶盈抱。挺然向上。枝葉密覆。不可見天。又見寄生藤類。繞樹蔓生。其葉雜於樹葉之中。愈爲厚蔭。如入叢薄。余猱升既久。跨枝稍息。於密葉中延頸四顧。冀有所窺。忽睹一面目。瘳陋無倫。躍然而驚。幾脫身下墮。此面出於藤葉之中。方左右瞻矚。如余所爲。余竊意此人面也。縱使非人。而類人之處。亦多於類猴之處。其面白而浮腫。如生細瘡。鼻平而頷突。疎髯繞頰。參差如蝟毛。二目覆於濃眉之下。貌鄙陋而凶頑。復張口作聲。似詈余者。余見其齒。欹斜而尖曲。有若犬牙。余見其醜態。與其目光。旣憎且懼。不知所爲。此物忽踏枝力躍。枝折有聲。物已瞥如電逝。瞬睫中似見其周身皆毛。作棕紅色。入於葉叢。不可復見。僅見樹葉紛披。漾若波動。久而未停。樹下同伴。聞折枝之聲。疑余失足。約翰高呼曰。麥倫無恙乎。余以手挽枝。俯首反問曰。君等有所見否。約翰曰。吾輩無所見。惟聞樹頭枝折。疑汝誤攀。汝究如何者。余思此時縱語。亦不能詳盡。且此境太險。頗有退心。欲暫下樹。以所見聞。商略於同伴。繼思此策建之自我。同人方譁而贊之。今未有所得。遽半途

而廢。恥何可當。遂決計不返。憩息既久。更無見聞。喘息略定。膽氣漸復。又鼓勇上升。一次攀得枯枝。應手而斷。身搖搖然。幸力握旁枝而免。再上。則樹葉漸疎。覺有微風拂面。仰見天光。知已高出於羣樹之上矣。余既誓登絕頂。因亦不旁矚。但向上行。至樹幹已成。爲細條。經余身。重量所壓。欹而向下。始不更進。擇枒杖中交膝而坐。審顧四圍。見紅日將落。空氣極清。全壁風景俱歷。歷可辨。壁頂爲橢圓形。自西至東約三十邁。自南至北約二十邁。其形如蝶。四圍上仰漸趨而向下。至於中央。成一大湖。湖之圓徑約十餘邁。湖水清徹。綠波鱗鱗。爲晚日所照。絢麗動目。湖邊叢生蘆葦。中有沙灘。三四日光斜映。其色金黃。并有黑色之物。見於近岸湖水之中。謂之爲鼉鱷之屬。似覺過大。若謂爲獨木之艇。又覺過長。余由囊中取遠鏡細視。但見其蠕蠕移動。似爲生物。惟終不能得其定名。自此壁沿。至於湖畔。亦皆斜坡。向下中多樹林。爲路約在五邁六邁之間。意格羅登林。與鴻蝠之窩。尤近在咫尺。遠望對面壁沿。又有紅色峭壁。重見於壁上。與壁下所見其式。正同。壁高約

二十丈。其下亦爲斜坡。樹木叢蔚。壁間忽見黑色圓點。由鏡中細察。知爲穴口。一穴前尙有白色之物閃爍。有光。惟以相去過遙。不能知其爲何物。余倚樹以作草圖。至日落天昏。茫無所見。始循樹而下。諸同伴皆仰首盼余。旣及地。相與握手。爭頌余能。謂若盲進探索。雖窮一月之力。或未必能詳。今得此圖。獲益非淺。余亦深自慶。幸謂此行已建奇功。然心中方有要事。不及待彼等觀圖。遽以所見毛人細爲陳說。衆皆不知所以。相對愕然。余曰。此毛人伺我於此。非一日矣。約翰曰。汝何由知之。余曰。前此歸時。見什物突遭翻檢。我卽有所疑。次日病中。又若有所見。後來此種思想。遂盤據腦筋。刻刻不釋。曾以之告夏蘭奇矣。夏蘭奇曰。然。小友曾爲我言之。小友敏於感覺。每能示吾輩以先機。師麥利持其煙斗。作不耐之色。曰。此時何暇研此問題。夏蘭奇曰。君以爲太迂闊乎。然則且言其近者。小友。汝見此物。大指橫連於手掌之中乎。余曰。不然。夏蘭奇曰。有尾乎。余曰。否。夏蘭奇曰。其物後足亦能攬物。如猴足乎。余曰。樹葉濃厚。未能詳睹。但見其攀枝跳躍。捷若飛禽。若

非後足亦可執持。恐未能疾速如是。夏蘭奇曰。南美洲猴類至多。師麥利博士。當亦詳悉。據我所能記憶者。約有三十六種。然皆與此不類。類此者。惟有古利拉大猿。然是物僅出於非洲。爲他處所未有。今將謂之爲何。余此時竊思毛人形狀。酷類夏蘭奇。與其謂之爲猿。不如謂爲夏蘭奇之族。尙爲近似。思及此。幾欲脫口以出。以恐觸其怒。乃忍而不言。夏蘭奇又曰。據此物鬚髯。與其毛色以論。必常棲於樹木之中。或者猿類變爲人形。其中必經此階級。吾輩此時。以研究此事。爲當務之急矣。師麥利猝曰。此事何急之有。吾輩藉麥倫之力。於此壁已大致了然。今茲所急。脫險之方也。夏蘭奇不顧。猶發議曰。凡動物進化。師麥利撓之曰。汝但自謀進化可矣。吾輩宗旨。在見此壁上之物。今者亦既見之矣。以外之事。當留待後人。麥倫君未作圖以前。吾輩卽決歸計。現圖本已就。壁巔形勢。已大略周知。不歸何俟。夏蘭奇曰。老友。歸哉。歸哉。吾心亦爲汝轉矣。然下壁之方。前此未嘗置念。倉卒中何以構思。今既許汝。請以明日爲始。當竭我思慮。勉圖之。師麥利不復辨詰。

繁議乃息。共歸帳中。余燃短燭以修正草圖。凡已知之地。俱註入圖中。夏蘭奇立於余旁。手執鉛筆。指點而言曰。此中大湖。將何以名之。師麥利作尖刻之聲曰。卽以汝大名。使與河山共壽。不亦可乎。夏蘭奇大笑曰。吾名尙留以有待也。世惟淺見之士。乃藉一邱一壑。以自永其名。吾何爲效之。師麥利嗤之以鼻。約翰曰。天下通例。孰能發見新地。卽以其名名之。先見此湖者。麥倫也。卽謂之爲麥倫湖。不寧佳乎。夏蘭奇曰。誠然。小友。卽以汝名名之可矣。余赧然曰。以我思之。不如謂爲葛來蕘湖也。（旣爲湖山增色。又照映前文。絕不牽強。是爲匠心。）師麥利笑曰。麥倫君舉此美人之名爲湖山增色矣。余曰。湖名若由我取。終以此爲佳。夏蘭奇蹙額曰。少年人積習未除。大都如是。不如從之。今卽定湖名。謂爲葛來蕘湖可耳。

第十二章

余旣獨抒奇略。升樹以作圖。大得同伴之嘉許。余之同伴。爲二博士。與一勳爵。皆偉人也。三偉人聚而譽我。我之榮幸爲何如。我廁身於此三人之間。爲年最幼。匪

特年幼。凡學問閱歷。皆以我爲最低。而此次所行。伊等皆自謂不及。焉得不長余驕。驕兵必敗。古有恆言。余以中於驕心。遂輕身犯險。幾殞其軀命。事後思之。心滋悸也。當夜余廣受諛詞。快然就寢。而心中暢遂已極。睫不得交。師麥利時方輪值。鞠躬於火次。橫槍於膝。顰眉枯坐。如有重憂。時自點其首。每一點首。則白鬚隨之而搖。余觀之。幾欲失笑。約翰著長袍。裹身而睡。夏蘭奇舁聲大作。遠徹林外。作爲迴響。月光正明。瑩徹如水。晚風淒寂。峭寒襲人。似茲風景。若在文明之區。則踏月夜行。寧非佳事。念及此。因之忽發奇思。自思若乘此良夜。潛身而出。徑詣湖側。詳偵而返。猶及晨餐。以所見聞。告於同伴。則出伊等之不意。必更驚奇。師麥利方司夜值。雖外無敵擾。而內有逃軍。明日縱談。亦可爲笑柄。他時歸國。話及壯游。將謂此奇境靈湖。惟我先注其目光。亦惟我先留其足跡。方之古昔。可謂英雄。葛來蕘不嘗勛我爲英雄乎。麥卡德不嘗謂我將開闢新地以成大名乎。愛我者皆以遠大相期。我何能臨事畏蒞。有負知己。愈思愈奮。勢在必行。乃掀毯而起。隨手取槍。

一枝。滿貯子彈於衣囊。師麥利方垂首凝思。竟無所覺。余遂躡足以出。輕啟棘門。立門外。遙覘師麥利。見其對火點頭。形貌奇古。如木偶人之加以機簧。常爲一式。之行動。歷久不爽。余復閉門。密塞以棘。始鼓勇而前。及逾百碼。又自悔其冒昧。余本爲驕心所勝。過自期許。欲比於英雄。此時雖有悔心。而又以怯弱爲恥。計如潛身歸帳。同伴皆不知。余貿然而出。亦不知。余嗒然而歸。縱不加以譏嘲。而天良中之羞慚。亦莫能洗濯也。縱步復進。恐懼益生。林中大樹。枝葉繁密。月光爲其所蔽。仰不見天。幽暗之中。幻爲異景。高樹之下。其色昏沈。略可辨物。叢薄之間。則濃黑如漆。杳若穴隧。經行其側。體戰而膝搖。又迴憶前夜所聽。意格羅登之聲。及於約翰火炬光中。見彼怪獸之面目。凶獍無匹。今經彼搏噬之場。若由榛莽中出而攫我。將奈之何。因小立。納子於槍。乃大駭愕。蓋所攜爲獵槍。囊中所儲。皆戰槍之子也。此時益不得回堡矣。縱欲更進。亦須易槍而行。然躊躇之間。驕心又起。自計若遇怪物。縱有槍亦莫能禦。不如任運而前。此時已壯志漸消。若歸堡中。必不敢。

再出。非自敗其遠圖乎。決策既定。舉其無用之槍。負之肩際。慨然徂征。林下幽深。已足畏怖。而曠地在。前平沙月白。尤足駭人。蓋前日所經。見意格羅登之地也。映樹外窺。毫無所見。意此蠢物。前此自折樹身。突遭一擊。遂不敢再來。爰壯其膽力。自黑暗中躍入爛銀世界。舉足而馳。更入林中。則遙見一道清溪。宛然在望。月光照水。心目皆清。細流娟娟。觸石作響。因思生長之區。故廬之側。小溪數曲。繞村而流。幼年時。常於風月良宵。臨溪垂釣。此間風景。乃大似當年。意沿溪而行。必達湖畔。歸途復循之而返。亦不患迷途。有時溪轉林深。不可復見。而琤琮細響。步步皆聞。似茲月地。已可對影成三。更有碧水迢迢。作余良伴。縱獨行踽踽。亦復何虞。既而斜坡向下。樹木漸稀。惟見短樹成行。亂石界道。經鴻蝠之窩巢矣。方跨石以行。忽有翅聲起於旁側。一鴻蝠掠地而起。騰入霄漢。廣翼蔽月。如黑雲一片。濛於高空。余知此物。但張口一鳴。則同類皆集。勢不可當。急伏身於短樹之中。幸不爲所見。俟其去遠。促步更行。忽聞有異聲起於前面。愈行愈響。其聲如鼎中水沸。又若

松濤受風。矚立靜聽。覺其聲連綴不變。決非獸聲。遂放膽前尋。至一池側。聲出水中。水黑色。質如瀝青。翻騰不已。蒸氣浮空。味臭而熱。池旁黑石。亦熱可灼手。可見此壁本爲火山。千萬年後。火燄雖熄。而餘力未衰。余亦不暇考求。舍之而去。穿林度樾。險象叢生。時聞樹枝折裂。若有巨物排林而過。并若聞步履之聲。余毛髮飛灑。罔然直前。終乃於林隙中見水光矣。自視時計。爲嚮晨之一點鐘。更越十分鐘。已入湖邊叢蘆之內。余焦渴已極。遂俯身水次。狂吸清流。水潔而鮮。其涼沁齒。既滿腹。周視身側。見一徑光滑。蹄跡繁多。知爲獸類就飲之所。不敢久留。旁有巨石。崎嶇而高大。爰攀登石上。藉石爲蔽。始敢縱觀。甫一觸目。卽生駭怪。蓋前此升樹。卽見壁上復有峭壁。下多洞穴。此時乃見穴口。若有火光。始疑火山未消。尙留餘燄。繼又覺其不倫。凡火山吐燄。俱深出穴底。斷不能高舉於石巖之間。則此火必非天然之物。世上惟人類可以取火。萬非鳥獸所能。爲由此觀之。壁上有居民矣。此重要問題。爲余探得歸時報告。若何可榮。因靜伏石間。出其遠鏡。凝眸細矚。覺

相。去。約。十。邁。之。遠。而。紅。光。閃。爍。了。然。可。睹。有。時。稍。暗。則。似。有。人。物。經。過。其。前。此。事。至。奇。而。又。至。確。余。幾。欲。奮。身。前。往。一。窺。其。真。像。以。釋。狐。疑。然。此。時。已。無。餘。閑。足。了。此。事。計。必。留。爲。後。圖。昨。晚。方。決。計。當。歸。此。事。忽。無。端。而。現。非。有。所。發。明。必。不。能。遽。作。歸。計。矣。俯。視。湖。水。朗。若。水。銀。月。點。波。心。圓。如。明。鏡。沙。灘。無。數。峙。於。中。央。水。中。生。物。甚。繁。時。裂。波。而。出。漾。爲。圓。紋。忽。有。大。魚。高。躍。於。空。中。旋。潑。刺。以。入。水。更。有。巨。物。露。脊。於。水。面。其。色。青。灰。又。有。一。物。方。踞。沙。灘。之。上。形。如。天。鵝。惟。身。軀。碩。大。頸。長。而。柔。據。地。跳。躍。以。入。於。水。猶。伸。首。水。面。游。泳。良。久。始。潛。水。而。沒。正。游。覽。間。忽。覺。有。物。出。於。石。下。俯。首。視。之。見。二。狃。狻。方。飲。於。水。次。伸。其。紅。色。巨。舌。吞。吐。不。已。復。有。長。角。之。鹿。龐。大。而。美。麗。挈。牝。鹿。及。其。小。鹿。亦。就。狃。狻。之。側。而。飲。此。鹿。壯。嚴。爲。余。所。未。睹。覺。尋。常。動。物。園。中。見。若。麋。若。麇。者。俱。不。能。望。其。肩。背。也。鹿。方。飲。水。忽。若。有。所。懼。急。入。於。叢。蘆。牝。鹿。與。小。鹿。從。之。紛。然。俱。逝。狃。狻。亦。忽。忽。他。行。余。已。聞。巨。重。之。足。音。知。水。邊。有。新。客。矣。新。來。之。客。巨。大。無。倫。余。一。見。如。舊。相。識。其。首。如。鷄。更。有。若。鷄。冠。之。

物。列於脊上。長尾後懸。上矗巨刺。此蓋白楓湖人畫稿中之物。夏蘭奇探險之舉所由發端也。此物步履蹇緩。每一舉足。地爲之震。伸首於湖。身近石側。脊背高與石平。余若伸手。幾可捫及。飲水約五分鐘。方轉身徐徐而去。不知所往。余觀時計。已兩點半鐘。乃覓原路而回。此時心高而氣揚。覺此行所得。已非淺鮮。最重要者。則爲穴口火光。知有人類。其次則湖上風光。及新奇生物。俱爲世人所莫知。更有火山餘燼。沸爲流質。亦爲余探及。可解意格羅登皮上瀝青之疑。以此歸報。亦云足矣。乃瞻歸路。載欣載奔。約及半道。覺背後忽發異聲。其聲如喘。如嗅。悶而不揚。使人心悸。知有異獸近在余旁。乃益速行。行及半邁。聲猶在後。且益厲於前。恐怖之極。心血幾凝。周身寒慄。毛髮森豎。憶及二巨物自相搏噬。弱者尙糜碎其軀。以余渺然之身。更不足當其一擱。又憶及約翰執炬以燎巨物。其涎汚面目。凶陋懾人。雙膝抖顫。幾不能自舉其軀。停立後顧。但見月光穿林。景物幽靜。樹下則黑影如漆。枝上則月色如銀。萬衆寂寥。茫然無睹。忽又聞喘嘯之聲。較前更近。俄頃間。

已見遠處林葉。簌簌動搖。一巨物跳躍於內。其物行動。渾如袋鼠。支後足以跳。前足高舉於胸前。軀巨逾象。雖似蹇拙。實則迅急。余初冀爲意格羅登。竊意此食樹之物。或不傷人。旋即知其非是。蓋意格羅登之頭。其形如鹿。後足三趾。前足五趾。而此物則闊面巨口。狀若熊羆。前夜揚威於林中。卽爲此物。此時聞其凶厲之吼聲。與劇烈之追襲。知其必爲食肉之妖魔矣。其物逐於余後。每過十餘碼。必伏身支前。足於地。掀鼻四嗅。余知其聞余足跡也。有時出於他途。瞬卽嗅知其誤。返身健跳。向余而來。余如入夢魔。幾失知覺。及聞溪水潺湲。始遽然而醒。自謀趨避之方。環顧四圍。俱叢林短樹。無參天巨幹。可以藏身。且此物爲力至偉。盈抱之樹。皆可以拗而折之。則藏亦無益。地下石徑确犖。又不便馳驅。徬徨中。忽見旁徑側出。坦然而平。余向來自矜捷足。每遇競走。必遠勝他人。恃此一長。或可於倉卒中自全其生命。乃擲槍於地。竭力以馳。馳有頃。覺巨物猶踵於余後。則又奔。奔久力盡。呼吸短促。足軟不能自支。始意已經脫險。方欲少息。而月光中。倏見龐然巨影。接

武而來。距離益近。殆無可逃。始知此物先時嗅余足跡。進行猶緩。後以疾奔爲彼所見。遂高撐遠跳。益捷於前。余又疑其身軀笨重。不便迴旋。乃與之繞林而走。而力盡步緩。物已及於余後。偶爾回首。見其綠睛凶射。吼聲如雷。亦不敢更視。狼狽復馳。時時疑有巨爪撲余肩上。急不擇地。蹈虛而顛。一落逾丈。頓時眼前漆黑。百無所見。手之所觸。覺有腐肉成堆。殘骨滿地。仰視高空。天光如碟。知墮於穴底。撐柱起立。周身皆痛。幸四肢運動如故。骨節未傷。逐余之巨物。已不復見。亦不聞其吼聲。余反藉此蘇息。腦筋略寧。遂徐徐摸索。欲知所處者爲何地。既繞行一周。始知此穴四面均陡立如牆。穴底寬廣。皆約二十尺。其中死骸狼藉。積爲惡芬。余顛跛於殘骸之內。及穴之中央。忽有堅物觸面。捫之以手。則爲圓柱。跂足上探。不及其顛。柱上脂血膩積。腥氣逼人。余憶及囊中攜有蠟製火柴。遂擦其一枝。舉而四照。眼光所觸。頓然了悟。此人類所掘之陷坑也。坑中圓柱。高約九尺。而銳其端。必有無數生物。嘗插斃其上。宿血凝結。已成黑色。坑底僅餘碎肉。更無具體之屍。知

每獲一物。必有人割其肌肉以去。旋潔治木柱。以待後來。因思及夏蘭奇所言。謂上古之人。與猛獸雜處。無精槍利械。以相抵禦。生計殊難。余今乃知此等居民。所以禦猛獸之道矣。伊等於所居穴中。必多設此物。以爲阻障。復於深林蹊徑之間。密掘陷阱。其上覆以枝條。巨物踐之而墮。又爲木柱所穿。雖極猛鷲。亦無所用力。輾轉而死。則信乎人爲萬物之靈也。阱旁之壁。斜而向上。攀援以出。尙不甚難。惟恐巨物待於穴旁。出卽遭攫。欲上不敢。反覆自疑。適思及二博士之語。當日夏蘭奇謂此等巨物。腦力極弱。師麥利亦表同情。皆謂其種類滅亡。不能永保於世。必因生性拙劣。不知與物爲變遷。故以冥頑不靈。歸於淘汰。據此推測。則謂其伏於穴旁。待余復出。此等拙物。必無此性靈。當其距躍窮追。而余忽墜於穴中。瞥然不見。亦惟有愕視片刻。不知其由。勢必舍我而去。更尋他物。以自遏饑涎耳。我何必相視過高。妄生疑畏。乃攀躋而出。伸首穴外。但見星月皆淡。東方漸明。曉風徐吹。輕寒拂面。四圍審察。百無見聞。爰一躍出穴。獨負穴而立。如逢不若。將重匿於其

中。繼見寂靜如初。乃提心在口。遵路而馳。不數武。見獵槍臥於地上。始知奔馳半晌。俱在此一隅。因拾槍於手。前進逾頃。又聞溪水之聲。遂循之而返。時已參橫月落。曙光欲晞。忽聞遠處槍聲一響。止立靜聽。更無所聞。余大駭詫。意伊等必遭不測。始肯縱槍。繼又轉念。或以知余外出。恐失道於林中。故爲此槍聲。以示方向。余昨夜之行。本過於輕脫。伊等懸盼。焉能不焦急於心。計惟有迅步速歸。以釋衆慮。而無如神疲力倦。足與心違。至天色大明。始至曠地。近鴻蝠之巢。跨亂石而前。又良久。方及意格羅登之林。旣越隙地。更過深林。知去堡近矣。計呼聲相聞。乃奮聲高呼。示同儕以無恙。無如連呼不已。僅有迴響。不聞答詞。又復凜然心動。勉支餘力。踉蹌以趨。及近堡。見棘圍如故。荆扉大開。突入門中。一驚幾絕。僅見什物散亂。同儕不知所之。燎火已寒。餘灰在地。低窪處積血盈坳。余此時又如遭夢魘矣。窮搜帳內。及旁近樹林之中。縱聲狂喊。力竭聲嘶。初無應者。惟見樹木幽森。初日如濯。自思此生了矣。將不能更見同伴。永爲奇零之人矣。此後孑然一身。必更無下

攀之策。惟束手以待斃耳。思至盼盡。望絕。但以手自擗。其髮復力。搥其頭。悲填胸臆。幾欲失聲。長號。夫以夏蘭奇之勇敢。師麥利之博識。約翰之堅強。余恃彼等。乃如小兒之恃保姆。警者之恃相人。今保亡相失。尙何能爲迷罔。逾時復歸。帳靜坐。澄思伊等失蹤之由。觀什物之凌亂。知堡中必曾受攻擊。余途中所聞槍響。卽爲被襲之時。其槍僅響一聲。必事起倉卒。毫無預防。伊等所用之槍。猶散置於地。余取約翰之槍。視之。見惟子彈一枚。已成空殼。餘皆未動。夏蘭奇與師麥利之臥毯。尙陳於火次。知其時此二博士猶在夢中。子藥及食物之箱。扃封如故。惟已啟封之食物。則掃蕩無餘。余思來者必爲獸類矣。若爲人類。則必將各物盡劫掠以去。何復使有存遺。因就獸類設想。若有猛獸。越堡以入。殘食彼等。則零肢斷骨。及衣服等件。必有餘留。而地上僅積血一區。餘無所見。又似不倫。復思若爲巨大生物。如昨夜之逐余者。其攫取一人。易於貓之攫鼠。或闖入堡中。掠一人以去。餘二人則從而逐之。或窮追未返。或皆爲其戕害。尙覺近情。然若誠如此。則彼等必挾槍

而追。今數槍俱在。一無所攜。又爲何故。余此時腦力疲瘁。愈思愈岐。莫能得其近似。復出堡外。尋跡於林中。窮索極搜。杳無朕兆。盲進旣遠。竟至迷途。賴有天幸。信步躑躅。復歸於堡中。忽思渺然之身。尙未爲孤子。忠僕臧播。方俟余於壁下。何不與之一談。乃往壁沿。俯身下矚。見其裹一絨毯。踞坐於帳中。燎火未熄。旁側更見一人。余大驚喜。意同伴中必有一人安然下降。至於臧播之旁矣。及拭目以觀。又覺非似。時朝暘已上。正照其人之身。皮膚皆作紅色。印度人也。余大呼臧播。并揚其素巾。臧播聞聲仰視。揮其手以答余。旋至峯側。攀登而上。不一小時。已立於峯巔。余詳告以故。臧播大戚。淒然曰。彼等爲魔鬼所攫矣。汝所處。魔鬼之地也。必盡攫汝輩而後止。麥倫先生。請納我忠告。速下壁而歸。若再俄延。亦必入於魔鬼之手。悔且無及。余曰。無術可下。奈何。臧播曰。請覓長籐。擲一端與我。我縛之於石。則飛橋成矣。余曰。此間無籐也。臧播曰。然則取繩耳。余曰。何處可以取繩。臧播曰。取於印度人之家可也。印度人家。有繩至夥。壁下有印度人在此。請令其往而取之。

余曰。此印度人爲誰。臧播曰。與我等同來之印度人也。彼等三人同歸。至中途。二人者。陪彼而奪其物。彼窮無所之。乃返而就我。云將爲我寄信。冀得稍酬。試作函與彼。使往取繩。尙可并取他物。余曰。如此誠佳。請俟我爲之。余此時又有一線之希冀矣。印度人若取繩以返。尙可爲下壁之資。縱使死在目前。迫不及待。而得此天邊雁使。將新奇消息。流播於人間。則亦可含笑九原。死而無憾也。因囑臧播。午後再來峯頂。以取余函。余遂歸堡。先是已作有兩函。詳載登壁以來。探險之事。此時更作一信。道余昨夜之經歷。及同伴之失蹤。更作一函。使挈往巴拉。但遇白種人。無論爲商家。或爲船主。皆可以函與之。函中略述艱苦。請其察視印度人。是否以繩寄我。此一日中。余俱以作函爲事。余直以生命託此數函矣。作函旣成。時已下午。臧播果復來峯巔。印度人隨之而上。余縛函於繩。擲而與之。并賸一小囊。內有金鎊三枚。與印度人以爲犒賞。印度人得此大樂。誓將爲我取繩。余思此印度人若不負諾。尙有生機。不然。麥卡德讀我此函。卽爲絕筆矣。麥卡德乎。君安處倫。

敦。自尋歡樂。焉知遊子思家。方淚數行下也。今日疲倦已極。不能更思。決以明晨。絞其腦汁。窮索此攻堡者果爲何物。三同伴匿於何方。

第十三章

是時日色方西。印度人已兼程而返。余竚立而目送之。惟見其寥寥孤影。隱約於平原夕照之中。既而暮靄蒼茫。漸失其蹤影。但見晚霞赤色。倒映長空。日落崦嵫。景象昏黑。余乃悵然歸堡。行時猶俯視臧播。見其已燔火而坐。火光照顏。蘊有忠義之色。余此時亦稍自慰藉。覺一身事蹟。已傳布人間。縱使埋骨荒邱。而後來人讀我遺編。生其信仰。則此奇文軼事。不隨形質以消亡。亦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也。計獨宿堡中。狀殊可畏。然若棲身榛莽。則險境尤多。審度再三。不如歸堡。初尙欲獨坐殘更。自防不測。而疲憊已極。何以能支。升樹遠窺。渺無所見。又已體慵目倦。若久留樹上。必且釋手而顛。爰復下地。閉堡門。塞之以棘。燎火三堆。峙若鼎足。倒身其中而臥。雙睫甫交。卽冥然無覺。至天將黎明。忽有撫余臂者。一驚而醒。自覺

手中執有一槍。熹微中見約翰俯身屈膝於余旁。余睡魔未退。神志尙迷。驟視其人。實爲約翰。又似非約翰。約翰失其冠。面色慘白。目眶巨而下陷。喘息不已。面多血痕。衣服破碎。余方駭視。約翰已忙忙然攫取器物。皇遽而言曰。孺子速取兩槍。餘二槍我自攜之。納子彈於衣囊。以滿爲度。再略攜食物。至少須有六罐。余從其言。約翰曰。可矣。速行。此時分陰皆可寶貴。不必言。亦不必思。行矣。余如在夢中。惘然隨之而出。約翰導余穿叢林而過。竄入荆棘。棘枝繁密。刺面鈎衣。約翰不顧。挨身以入。至棘深處。蜷伏於其中。又撫余。使伏於其旁。始低語曰。此地隱僻。可無慮矣。彼等必搜我於堡中。故我特出奇略。不爲所料。余喘息稍定。急問曰。似此行爲。究爲何事。二博士在於何所。何物將來襲余。約翰曰。毛人也。汝勿高聲。此孽畜耳聰而目銳。然必不能搜索至此。孺子。汝昨在何所。乃幸免此厄。余略舉前夜所經歷。低聲以告之。約翰聞及陷坑等事。蹙其額曰。孽哉。吾輩未能偵彼。先爲彼所偵。突來襲余。我已入惡鬼之手。賴以智免。此後當與彼等較其智力矣。余曰。君等

究何所遭。約翰曰。昨日天方黎明。突有無數毛人。由樹下降。如萍果經風。亂落如雨。意其必久居樹上。集合於暗中。伺隙而後動也。我急發槍。當先者洞腹而斃。不及再發。衆毛人已爭擁而前。兩手被執。反拽於後。衆毛人皆執木槌。及巨棒。亦有攜石片者。且彼此對語。啾啾不絕。雖未全似人形。亦已高出獸類。此實人獸關頭之物也。我手既被執。毛人復以藤縛之。二博士亦皆被拘。我輩遂全軍皆北。槍斃之毛人。則爲衆毛人扛其屍去。我觀其流血如豕也。衆毛人遂環我輩而坐。我見其猙獰之象。血幾爲水。毛人身高如人。筋骨似尙較人爲健。眼灰色。凶視於紅眉之下。向我等凝注不已。夏蘭奇固非怯弱。然倉卒間亦驚駭失措。繼復起立狂跳。洶洶然以向毛人。怒詈不絕。狀如瘋魔。當時若有著書者在於其旁。舉其所語。振筆直書。吾知夏蘭奇事後讀之。應亦自覺發言粗鄙。不類文人也。余聞約翰所言。詭奇已極。加以其神色冷雋。如嘲如謔。益爲之神往。約翰又左右顰頤。目睛有光。手近槍機。堅握不釋。余復問曰。毛人後此更何所爲。約翰曰。我始疑其將殺我矣。

然彼等聚議良久。忽變新章。乃有一毛人近夏蘭奇而立。汝聞我語。必且失笑。此毛人形狀。乃與夏蘭奇彷彿相同。若我非目睹。亦幾不信此說。此老毛人似爲酋長。短身而縮項。闊肩而廣胸。鬚長而作紅色。亂披於胸次。濃眉成簇。目巨而有威。驟視之。幾與夏蘭奇若爲兄弟。毛人亦審視夏蘭奇。似喜其形似。將聯之以爲族。遂至夏蘭奇之側。出巨掌。拍其肩。吾知此貌似之虎賁。已身脫囚籍。入參帷幄矣。師麥利則如癡如醉。反爲狂笑。至淚下聲嘶而不能已。毛人亦笑而和之。聲如鴉啼。有頃。乃拽吾輩以行。并掠食物以去。槍械及未開封之食物。則莫之近。吾意其疑爲險物也。我與師麥利被其狂拖。猛拽於榛荆之中。頗以爲苦。子但觀我衣服。及面上血痕。當自知之。至彼毛人之皮膚。則堅如牛革。行棘刺中。無怯也。惟夏蘭奇殊受優待。以四毛人高舉之。過於肩際。呵殿而前。汝若見之。當疑爲羅馬皇帝矣。約翰語未畢。忽詫曰。此何聲也。余諦聽之。聞遠處有清碎之聲。如敲竹木。約翰曰。彼等搜我不得。忿而去矣。我知彼等怒時。恆爲此聲。然若與我周旋。吾恐其足

以致怒者。尙不止此。但令我微軀不死。槍械猶存。彼等遽欲得志。當令其自知其難。汝今尙有所聞否。余曰。其去遠矣。約翰曰。此爲其小部。吾知其必散遣全隊。大索於林中也。今且更將我輩之苦趣。舉以告汝。我輩被曳至毛人之村。村中約千餘家。俱以樹枝編爲室宇。上則覆以枯葉。村在大林之側。居於壁沿。距此約遠可三邁。或四邁。行途中時。衆毛人以污穢之爪。爭就而搗我。周身皆徧。吾疑被其所染。將畢生不得清潔也。旣至村。復并縛我等手足。如縛羊豕。置於樹下。一巨毛人執木棍。監守於旁。我言我等。謂我與師麥利也。若夏蘭奇則方踞於樹上。與毛酋剖波羅密而食之。安逸極矣。俯視我等。束縛太急。乃下樹。手解其繩。復分果品以與吾儕。始上樹。就毛酋之側而坐。樹下衆毛人。方奏雅樂。其樂至簡。僅聞釘釘之響。若爲鈴聲。夏蘭奇與毛酋。如難弟難兄。并肩而坐。高貴尊嚴。此時光景。汝若見之。當笑不可忍。然我輩彼時。實欲哭多於欲笑也。夏蘭奇之足以助我輩者。亦止於如此。欲更加優待。亦爲毛酋所不許。蓋處囚之道。似此已屬殊恩矣。惟所能略

以爲慰者。則以皆知汝脫身他去。未被駢拘。此行實錄。尙有收執之人也。孺子汝當留意聽我。此下更有奇文。足令汝生駭。汝適告我。謂見穴口火光。與製成之陷阱。決壁上必有居人。我實已見其人矣。其人亦殊可憐。軀小而貌弱。紅種人也。吾意紅人居於壁之東南。卽爲汝所見穴內火光之處。毛人則居於壁之西北。二族之間。互爲仇敵。日尋干戈。昨日毛人方與紅人戰。俘紅人十餘名。其人皆橫被捶楚。至偃僂不能行。毛人立斃其二。復執其一。力拉其臂。臂斷而死。其人臨命哀呼。慘烈刺耳。師麥利聞之。腦筋皆滯。夏蘭奇雖強毅。亦幾不能自持。約翰言至此稍息。余側聽林外。景象幽寂。但聞禽聲。約翰又言曰。我等皆知汝潛逃。毛人所以遲遲不捕汝者。以方有戰事也。彼等誠如汝所言。自我等初來。卽環而伺我。凡我輩行動。及人數若干。俱已詳悉。徒以軍務旁午。遂置汝弗追。不然者。汝亦不免。汝猶憶前經壁下。見美國老牧師殘骨於竹林之中乎。其上卽毛人之村也。石壁外突之處。上有曠地。卽爲其刑囚之場。用刑之法。蓋取諸囚。一一下擲。或墜地而碎其

軀幹。或貫其體於竹尖。毛人聚觀。以此爲樂。竹中之死人多矣。吾輩當時。若深入竹內。當見死骸如山積也。毛人每遇刑囚。如逢大典。衆毛人列爲一線。爭趨壁沿。俯首下矚。譁然歡呼。當時驅我等至於壁畔。取四紅人。陸續擲下。俱插於竹梢。此時光景。固極凶慘。然亦不得不謂爲奇觀。我意此新奇死法。將依次及我。乃幸而不然。毛人尙留我等及六紅人。以備於今日重開令典。吾竊自揣度。夏蘭奇或以倖免。我與師麥利必爲待決之囚。頂踵捐糜。爲期不遠矣。毛人言語。略足以達意。習其所語。當亦非難。至夜深。我乃籌脫身之策。計此事惟屬之於我。夏蘭奇與師麥利。毫無能爲。彼二人沈溺於學問性命。呼吸俱在。所不知。偶然相遇。尙爭辯。毛人之是何種族。其一謂等於佳哇中之德皮克斯。其一則謂之爲關鏗梭婆斯。反覆申辨。滔滔不窮。似此參謀。我焉能仰賴於彼。惟有獨抒偉略。以自全其生。我推測所得。覺有二事勝於毛人。一爲至於曠地。其奔馳之速。必不如我。毛人身粗而笨。足短而曲。雖以夏蘭奇之擁腫。若與毛人之最捷者。競走於百碼之間。必可

過伊數碼。若我與汝。將如驥足追風。望塵莫及矣。又有一事。則彼毛人尙不知槍之爲用。我但挾有槍械。則殲彼醜類。易於探囊。故天色將明。急脫身而遁。此時惟一毛人監守於側。我踢之以足。中其腹。撲地如球。我乃竭力以趨。反至帳中。因得見汝。余曰。君旣獨逸。遺二博士於彼。將奈之何。約翰曰。我此時卽謀救彼等也。方我逸時。勢不能挾以俱遁。蓋夏蘭奇方居樹上。無術通知。師麥利迷罔失神。何能速走。只得暫遺彼等。歸取槍械。以爲之援。若毛人失我而怒。欲圖報復。則夏蘭奇藉毛酋之庇。或可無虞。惟師麥利之安危。所不敢必。我亦知過觸其怒。則仇我必深。故臨逃時。初未敢使之稍有損失也。今已得槍。義當往救。其生也則刼之以返。其死也則必復其仇。孺子當振汝勇氣。定於今日。前赴戰場。余聞約翰所言。詞簡而意括。且雜以嘲諷。知其戰興勃發矣。約翰者。本以冒險爲樂。但觀其眼神流動。短髯上翹。卽知心中實躍躍欲試也。若非以二博士死生莫測。悵觸於余心。則偕此智勇之人。爲新奇之獵事。此等樂境。當爲天下所無。余伏棘中旣久。欲出外略

探。約翰忽捉余臂。因止而不前。約翰低語曰。毛人來矣。余自棘葉中凝神外窺。見林中樹木。交拱如穹門。小隊毛人。聯爲一線。經行於其下。皆曲足而圓背。雖直立以行。而時時以手觸地。狀若僂僂。故減其高度。然約計其身材。必高至五尺以外。臂長而胸廣。行時屢轉其首。左右狼顧。手中皆執一巨棒。毛叢其體。醜態百出。其行頗緩。余觀之甚詳。逾刻去遠。約翰猶堅執其槍。語余曰。此時巡邏方密。不宜出外。須俟其倦於搜索。乃乘其暮氣而襲之。且須直擣其巢。聚其鯨鯢而殲之。以爲大戮。必兩時以後。方可起行。余等乃就棘中藉地而坐。開食物一罐。以充饑腸。約翰自昨日以來。除鮮果數枚以外。未嘗得食。此時吞噉。有若虎狼。又越兩時。始敢外出。二人衣囊之中。皆滿貯子彈。兩手各執一槍。以此處棘樹幽深。足恃爲藏身之地。特暗爲標記。備後來欲至其所。可尋而得之。乃於密林中潛蹤而行。至壁沿。近始登壁時。所支帳篷之地。約翰止余勿進。告余曰。當深林密箐之中。毛人之所能。遠勝於我。若馳驅廣漠。則彼短而我長。我輩欲棄短用長。逢危急之時。必窺身

於曠地。我知近壁之沿。大樹較少。故道之所出。亦以壁沿爲宜。且緩緩前進。明汝目。備汝槍。但使槍中存有一彈。必盡力施放。勿遽被擒。孺子。謹記吾言。我此後將無暇更語矣。余如其言。循壁沿而進。偶瞻壁下。見臧播方吸煙於帳中。余幾欲呼而語之。然覺林中毛人至夥。恐爲所得。不敢呼。忽又聞毛人語聲。知有小隊過側。急伏叢薄中以避之。似此且匿且行。進行頗緩。約歷兩點鐘之久。見約翰舉步益慎。余知近毛人之村矣。約翰作手勢。使余暫伏。已則匍匐前偵。閱一分鐘卽回。神情激越。面白而唇顫。喚余曰。速前。速前。吾祝上帝之佑。此來或非緩也。余亦神激志奮。隨約翰膝行以前。繼而約翰止。余亦止。伏於約翰之側。遙瞻前路。於棘枝稀處。見廣場矣。此景一觸余目。卽至臨命之日。亦不能忘。凡諸動作。均凶殘如魔鬼。不可思議。余載筆時。幾不知何以措詞。始能曲繪其狀。當時余身。實如入妖夢。如病熱而發狂。約翰處於余旁。同余所見。足證余此語。非妄言也。前面廣場。寬廣俱約數百碼。壁沿石上。徧生細麻綠草。蒙茸若纓。場外三面均繞以大樹。約爲半圈。

場中多小屋。皆以樹枝編葺而成。屋側立毛人無數。觀其形體較小。吾知爲婦人及孺子也。舉欣欣然有喜色。欲觀奇劇。此劇自余等觀之。方心志昏憊。而入伊等之目。則神彩飛揚。場中隙地。近壁沿之處。毛人數百名。成行而立。皆毛色紅紫。身軀高大。面目凶獍。似有軍法約束。列爲一線。無敢亂行。其前則六紅人。黻黻相對。皮膚爲烈日所照。色如紫銅。一白人如鷄羣之鶴。立於其中者。師麥利博士也。垂其首。抱其肩。觀其形狀。知其愁深而恐極矣。羣囚之前。復有毛人十餘。若爲伍伯。且守囚。使不得逃。壁沿右偏。有二巨像。并肩而立。其品貌之奇。使人欲笑。余等不得不注目及之。其一蓋爲夏蘭奇博士。周身衣服。皆破碎成條。懸於肩上。亂髻如簪。蔽於胸前。冠已不見。髮長數寸。豎立如蝟毛。兩目小別。似已變文化之人。爲野蠻之族矣。并立者爲其主人翁。毛人之君長也。其身材面貌。信如約翰所語。酷類夏蘭奇。惟其鬚髮以紅色代黑色耳。其軀短而碩。則相同。闊肩亦同。濃髯蔽胸。兩手垂而前向。亦無不同。惟自眉以上。其額削。其頭尖。老博士之腦滿顛圓。較彼美

麗多矣。讀吾書者。當知余逐事詳書。致多詞費。而當時目之所接。僅數分鐘。此奇劇卽已開幕。兩毛人就六紅人中。取一人出。曳至壁沿。毛酋舉其手。似爲號令。二毛人乃以其一執紅人兩手。一持其雙足。懸空而搖。向前後俱三次。始揚其手。擲之於空中。紅人被擲。手足四張。如弩箭離弦。突於壁沿叢草之上。乃成拋物線折而下墮。除守囚之伍伯而外。列行之毛人。及其婦孺。均趨壁沿。俯身下矚。寂然者有頃。忽聞歡呼之聲。衆毛人皆揚肱於空際。樂極狂喊。跳躍而回。婦孺歸屋側。精壯仍列而爲行。以待後舉。俄而及師麥利矣。兩伍伯自左右分執其兩腕。牽以向前。見其高瘠之軀。苦掙不脫。如鷄雛爲庖人所執。擺撲於籠邊也。夏蘭奇形狀如癡。向毛酋亂揮其手。且請且求。冀全老友之命。毛酋搖首不答。力推夏蘭奇於旁。約翰急發槍。彈至洞毛酋之胸。砉然委地。如一團茅草。積而成堆。更不復動。約翰呼余曰。速發槍。擇人多處擊之。余心本柔。尋常聞羊豕就屠之聲。猶淒然心動。此時亦躬行殺戮。如醉如狂。但覺挺身直立。以手撥槍機。轟然有聲。急扳槍件。去舊

敷。納新彈。其聲鏗然。復撥之。又轟然有聲。續續不已。每斃一人。則志得意滿。啞然而笑。以兩戰士。挾四快槍。彈鋒所及。如疾風振籜。死亡相踵。牽師麥利之兩伍。伯已中彈而仆。師麥利猶旁皇愕立。不知所爲。列行之毛人。及諸婦孺。皆迷罔失措。不知死信之從何而來。狂呼墮突。自相踐踏。擾攘良久。始羣趨入於林中。僅餘死骸滿地。及數囚徒。躑躅於廣場之中。夏蘭奇神經最敏。已知其故。急抱師麥利於手。奔而就余。監彼之二毛人。自後逐之。二彈倏至。相繼而蹶。余與約翰遂趨而迎之。以兩實彈之槍。分授於其手。而師麥利神疲力盡。僵然欲頽。衆毛人驚定復忿。又自密林中結隊進攻。余急與夏蘭奇各挾師麥利一肘。曳之以馳。約翰擎槍爲殿。且奔且擊。槍不絕響。毛人怒極。聲如犬吠。前仆後繼。肉薄而來。幸其軀重行緩。余輩得力奔而脫。奔至一邁以外。已聞其呢喃之聲。遙遙在後。更遠。則漸無所聞。及至堡側。復四顧寂然。入堡。閉棘門。始相與拍手稱慶。共詣泉側。席地而坐。忽聞堡外有步履聲。更似嚶嚶啜泣。其音甚悲。約翰憬然起立。執槍於手。啓門視之。見

四紅人匍匐於地。俯首戰慄。不敢仰視。狀似畏余等。而又有求於余等者。一人兢
 兢然以手指樹林之內。示爲至險。然後膝行至約翰之前。以臂環其足。面貼於其
 靴。約翰自理其鬚。躊躇而言曰。此將奈何。又向紅人曰。可憐蟲。且釋手起立。勿抱
 吾靴。師麥利方取煙。納之於煙斗。自言曰。吾輩此時。倖無事矣。我已將入死境。賴
 君等挽而出之。爲力偉哉。夏蘭奇曰。此舉佳妙。不可以言宣。非特我兩人。感汝之
 力。凡倫敦動物會中之人。亦且莫不感汝。苟我與師麥利草率以死。則此新發明。
 將不得列於動物之史。其缺憾爲何如。小友。汝建此奇勳。名不朽矣。夏蘭奇言時。
 方取一鐵罐。置之於膝。以二指夾羊肉一巨片。欲食未食。顧余而笑。紅人視之而
 哀呼。又抱約翰之靴。叩首不已。約翰拍其頂曰。小子。勿懼。彼魔鬼不能得汝也。夏
 蘭奇博士。吾輩託上帝之佑。無恙而歸。娟娟此豸。亦爲人身。與吾輩爲同類。將奈
 之何。師麥利疑約翰之言。毛人也。遽攙言曰。此語誠然。夏蘭奇君。信有佳運。汝若
 非貌似毛酋者。恐不得安逸至此。勳爵約翰。乃能由虎穴中脫身而遁。洵奇才也。

約翰曰。博士。我現所求教於君者。初不爲此。君爲此言。乃迂闊而無當。我之問夏蘭奇。蓋欲得處置紅人之道耳。正當辦法。宜送之返於其家。而言語不通。焉知其家在何所。余曰。此事無難。伊等居處。必在穴中。爲中央大湖之別面。近壁之東南沿。是也。夏蘭奇曰。小友。乃知紅人之洞府。然吾意其爲路遠也。余曰。路約二十邁。師麥利嘆曰。似此脩途。吾輩莫能達矣。我已似有所聞。彼毛人廣布而緝我。吠聲在近側也。方其言時。余等已聞毛人怒叫之聲。遙遙然穿林而入。四紅人尤洵懼。戰慄失魂。約翰呼曰。此地不可以處。必速行。孺子。汝助師麥利。使四紅人負糧儲。及毛人之未至。先避諸。余等遂踉蹌以趨。約半點鐘。又至前此藏身之區。叢棘之內。此日下午。皆伏匿於中。不復外出。毛人巡緝於四圍。呼聲不絕。幸此祕密之區。未有窺足者。此一羣逃犯。四紅人。四白人。遂輪番酣睡。至天色昏黑。余正在夢中。忽覺有牽余袖者。張目視之。夏蘭奇也。方踞坐於余側。正容而言曰。麥倫。今日之事。汝必詳爲記載。俟歸時付之剗矣。余曰。然。此我之專責也。夏蘭奇又曰。約翰

必曾告汝。謂其中言至此忽止。繼又囁嚅而言曰。謂其中有相似之處。然乎。余曰。然。略聞之。夏蘭奇曰。此語殊與我非宜。汝若於記載中著輕薄之筆。則唐突我矣。余曰。幸恕我。我爲著書之人。必記其實也。夏蘭奇曰。約翰好嘲詼。見解亦不無稍僻。其人誠有才。智勇皆備。然遇鑒別流品。則恆以莊嚴之事。而以嬉笑出之。汝知吾意乎。余曰。知之。夏蘭奇曰。此事屬之汝矣。稍間。又曰。彼毛酋者。尊嚴而有智慧。且其貌甚美。汝亦有所覺否。余曰。然。彼誠一威嚴映麗之人也。夏蘭奇聞言大慰。倒身復睡。余亦更眠。

第十四章

余等謂藏身之地。爲毛人所不知。此大誤也。林幽地寂。固百無所聞。密葉繁枝。亦靜而不動。幾疑此爲安樂窩矣。然若就往事之經驗。存小懲而大戒之心。則當知此人面猴身者之心性極狡。忍耐力極強。非易與也。前此伏而偵我。處心積慮。至於數日。未嘗輕舉躁動。迨時機一至。乃如飄風暴雨。猝然而集。其能力爲何如。余

等一勝而懈。自疎其防。幾於再蹈覆轍。且此否運。適當之以余。生死之機。間不容髮。余生以冒險爲事。遇險固無足奇。自登壁以後。涉險已多。然此一事必爲險中之尤險者也。余等昨日所爲。恐懼疲勞。俱臻其極。草草飲食。遂枕藉而眠。至次日黎明。相將俱起。師麥利猶甚倦弱。勉強能立。然此老壯心未已。尙不過於頽唐。爰相與聚議。先憩息一二小時。以圖朝膳。然後整隊出發。繞湖半面。以達紅人之居。余等既救紅人。使得生還故里。則彼等感恩懷惠。必且轉相告語。踴躍歡迎。余等藉紅人之助。可將壁巔祕密。詳悉無餘。然後集益廣思。以圖歸計。則此行宗旨。遺憾毫無。惟有載此奇聞。以貢諸人世耳。議既定。相與就地而坐。余乃及此時閑暇。細審紅人。見其軀幹雖小。然矯健而敏捷。官骸位置。脩短合宜。長髮鬆挽於腦後。束之以皮條。腰裙亦以革爲之。面目光潔。無可憎之態。耳垂綻裂。新血方凝。知其必佩有耳飾。爲俘之者強刮以去。并傷其耳也。伊等互談。似甚便利。余等則略無所解。惟見其彼此對指。常言曰喚克拉。且每語多冠以此詞。意其爲普通稱謂也。

又有時面有懼色。指深林而言曰多大。意其言毛人也。約翰忽問夏蘭奇曰。博士。君知此數人爲何等之人乎。夏蘭奇曰。所知非詳。惟一事至爲明晰。此中一人。薙其額際之髮者。必彼中首領也。余視之果然。其人恆遠衆而立。餘人欲與之語。必恪恭而後言。其人年最幼。狀亦最尊。適夏蘭奇以手按其頭。其人駭逸。若馬之受鞭。目光閃爍。叉手於胸。微語曰。馬芮泰斯。屢述不已。夏蘭奇不以爲忤。復捉旁側一人之肩。拘以至前。詳細審察。如在試驗室中之考視標本者。高聲曰。據我所考驗。此人骨格。與其五官。非卑下之種族也。卽合南美洲之土著。以爲比較。亦以此種人爲最高。謂此種人爲壁上所生成。無是理也。彼毛人者。與初期動物。其程度之相越。已屬不倫。謂見彼之地。卽爲彼生產之地。吾亦不信。約翰曰。旣非生產於此。則彼輩從何而來。夏蘭奇挺其胸。張目四盼。始言曰。似此問題。凡歐美學界中人。皆當研究。據我一人意見。則此兩種人必皆產於他處。隨世界尋常之進化。以成此形容。不知以何等機緣。偶來壁上。遂雜居於初期動物之中。我等所見壁上

動物之最爲進化者。若斑豹。若麋鹿。若食蟻獸。皆與意格羅登之屬。相去非遙。而忽遇毛人。又見紅人。與彼動物。品格相懸。竟如霄壤。欲不謂爲自外界侵入。豈可得乎。吾意南美洲中。本有毛人一族。於古昔偶來壁上。遂居而安之。山下本族。歲久態遷。與常人等。居壁上者。無外界激刺。乃保其故狀。以至於今。言時。復視余曰。此語雖編爲信史。布告於天下。我亦無所怪。若此紅人。必爲晚近之人物。於近世紀中。或以凶年。或爲他族所剽劫。故遁至壁上。據爲桃源。既登壁。忽見巨大生物。爲向來所未睹。乃掘穴以自藏其身。所掘之穴。吾小友固已見之矣。紅人登壁以來。必曾與巨獸爲激烈之爭鬪。其勁敵復有毛人。毛人方雄據壁巔。目無餘子。忽睹新來之客。較己爲優。忌而生忿。安得不志切驅除。而紅人者。力雖較弱。心則稍靈。故亦能相與周旋。以自堅國本。暇則出其智術。以獵取巨獸。彼巨大生物。遂遭此排斥。而不易蕃滋。又一定之理也。吾於此事。所解說亦已詳明否。君等猶有所質問否。師麥利輕搖其首。似於此說未能滿意。然一時亦未得攻駁之詞。約翰以

此等學說。非己所長。亦默然無語。余則初不置思。但舉目四顧。見四紅人。忽缺少其一。駭而問之。約翰曰。吾遣之也。吾授以鐵罐。使往取水。余曰。使往舊堡。取水於泉源乎。約翰曰。否。使往溪邊也。溪之去此。不過二百碼。而彼乃歷久未歸。余曰。然則我往尋之。乃持槍。披榛而出。孰知跬步之間。卽伏有至險。此地去毛人之村。已遠逾十邁。又以所居之地。爲毛人所未知。手中持有快槍。復何所慮。行有頃。已聞流水之聲。然其中尙界以叢樹。余分樹以前。其地已在諸同伴視線之外。忽見樹下有紅色之物。隱約草間。近視之。紅人之尸也。手足四張。面反顧脊。似頸骨已斷。余奮聲大呼。以警同伴。復急趨至於尸旁。俯首視尸。方深駭懼。忽聞頂上枝葉有聲。二毛臂粗壯無匹。由密葉中徐伸而下。舒巨掌將執余頸。余急躍而向後。二臂尤速於余。竟爲所得。幸經此一閃。不得要害。一手執余後頸。一手適在面前。余急以兩手自護其喉。巨手果來扼喉。不可得。乃搨余頭。舉全身於空。復力扳其頭。使向後仰。痛不可耐。余猶力與撐拒。執面之手。被掙幾脫。始得仰視樹上。見一凶陋

之面。目作藍色。眈眈視余。張口作獠笑。露其燦白之犬牙。余益駭。巨手又執余下頷。向後扳之。覺眼光撩亂。耳如雷鳴。漸不能支。忽聞遠處槍聲。余身乃自高下墜。觸地而暈。昏然無覺。比醒。則在叢棘之中。約翰方以冷水灑余首。夏蘭奇與師麥利。扶持於後。皆面有驚懼之色。二博士平時惟潛心於科學。眉目間恆落落無情。憐。而此時急難相助之忱。實流露於不自覺。余張目見之。頗爲心感。余本無重傷。惟以驚怖過甚。不能自支。至半點鐘後。神志漸復。雖頭部猶峇峇然。頸項木強。不能轉側。然已力疾而起。約翰喜而呼曰。孺子。今幸生矣。我適間聞汝呼聲。疾馳而往。見汝爲毛人所扼。面目已轉而向後。雙足舞蹈於空中。意汝殆矣。急擊之以槍。倉卒不得命中。毛人乃釋汝而遁。譬如電逝。不知所往。此物狡而且狠。實可痛恨。我但願有壯士五十人。俱挾精槍。窮搜此醜類。一一殲之。山頭一片土。方有乾淨之日也。言畢。猶爲忿忿之色。余靜坐自思。此時毛人必環而偵我。但我等挾有槍械。爲彼所憚。必不敢於日間見襲。若至昏黑以後。則至爲可虞。故脫險之策。愈速。

愈佳。余輩所處之地。三面皆爲叢林。林中突襲。爲毛人之特長。勢不可敵。惟距湖一面。僅有矮樹。疎而不密。且多曠地。大澤。遵此復可達紅人之穴居。余輩出險之途。必由於此。已毫無疑義。惟此去已與舊堡隔絕。糧糗器用之在於堡中者。均無暇往取。又不得與臧播話別。爲足惆悵耳。幸各人槍械俱已攜來。子彈亦甚夥。足以自衛。惟冀後此得有機緣。重來舊地。以見臧播。臧播已許我等。云將株守於此。必不他去。其人忠實。必能踐其言也。是日午後。日影方西。余等乃結隊而行。年幼之紅人。獨行於前。若爲引導。餘二紅人。則爲余輩負行囊。從於其後。四白人爲後殿。自爲一行。皆執槍於手。槍中皆實以子彈。以備不虞。行時復聞毛人譁笑聲。隱隱然出於密林之中。其或喜余輩之去。聚而相慶。或以余輩見逐。踉蹌而遁。故相與譁然。譏其無勇。俱未可知。迴首反顧。但見茂林蔥鬱。百無所睹。行行漸遠。亦無追襲之師。至寬曠之地。知脫險矣。余環顧同伴。不禁欲失聲而笑。此約翰者。豈卽數月以前。居潭日府第之中。以錦繡綠牆。攬毬飾地。張華燈。藉茵褥。而坐者耶。卽

夏蘭奇與師麥利。亦豈猶是據高案。談科學。及擁皋比。授生徒時之情景耶。此時是三人者。皆面目污垢。衣裳藍縷。較街頭乞丐。尤爲不如。計余等之來壁上。已兩星期。所攜衣服。俱在壁下。無可更換。此一星期中。又多受磨難。惟余未爲毛人所得。猶爲受苦較輕。彼三人者。俱失冠。以巾自裹其首。衣服破碎成條。懸於肩際。毛髮不薙。蔽其面目。覲面幾不相識。夏蘭奇與師麥利。復微跛其足。盤散而行。余頸爲毛人所扭。僵如枯木。首暈而體疲。舉步飄飄然。如蹈雲霧。此等形狀。不特自顧失笑。卽前行之三紅人。亦時回首相看。深訝余等之污穢不治也。日色未下。余等已至湖濱。甫出樹叢。卽見湖水連漪。平鋪如鏡。三紅人忽以手指湖心。歡呼不已。隨其所指視之。見碧波千頃中。有小船一隊。向岸而馳。其時去余輩所立之地。尙隔數邁。但其來甚疾。漸行漸近。舟中人已見余等。亦爲歡呼之聲。爭起立於舟中。舉其槳。向空而搖。繼復歸座。力盪其槳。衝波而前。至湖沿。移舟於岸。爭趨余等之側。環少年人而跪。爲嵩呼之聲。其後來一老者。貌極尊嚴。項及手腕。俱圍以珠圈。

肩際披豹皮。文采斑然。徑至少年之前。環之以臂。繼乃轉身視余等。詢詰數語。亦不知爲何辭。復趨前。以臂環余等皆徧。然後號令所部。膜拜於余等之前。余受此非常崇拜。爲之跼促不安。轉顧約翰與師麥利。亦有忸怩之色。惟夏蘭奇踞坐而受之。容光舒暢。若花之向陽。掀髯四盼。目余而言曰。此等種族。猶爲半開化時代。然其尊上敬長。實出於至誠。歐洲人之好驕慢者。皆當以是爲法。余亦莫知所對。惟察此軍隊。似將赴戰地者。人人皆執長矛。矛以竹爲之。上縛石片。磨礪極銳。以爲矛鋒。更有小隊。懸弓而挾矢。尤有執巨挺懸石斧於腰際者。別爲一隊。皆面有怒色。弩其目。遙視叢林。口中喃喃然述多大二字不已。余藉此得知此老人者。必爲大酋。余輩所救之少年。則爲大酋之子。昨日之戰。爲毛人所獲。大酋乃親率精卒。以救其子。或且謂其已死。將爲之復仇。是時老人暨其將士。均席地而坐。圍爲大圓。似將開軍事會議。余等亦雜坐於其間。遂有數將領起而發言。以次言畢。少年亦起立而語。語聲舒徐而明晰。且爲手勢以達其意。余雖不解所語。然意之所

在。則詳悉無遺。略謂吾輩此時將安歸乎。昨日同來之戰士。已盡爲毛人所戮。惟我等僅存。如畏縮不前。彼毛人亦將長驅而薄我。遲速之間。同歸於盡耳。言時。復以手指余輩曰。此數人者。異人也。今已爲我朋友。足以助我。又以手指天曰。此數人乃有奇技。能手發雷電。殛人立死。今失此不圖。後來又安得有此機會。爲今之計。必前進毋卻。若中道而歸。縱不自慚。亦將挾何面目以對妻子。言甫畢。全軍大呼。皆力搖其矛。以示勇概。老人亦起。至余等之前。且言且指林際。意似詢余輩之願否從征。約翰作手勢。使之稍待。乃轉身就余輩曰。公等對於此事。於意云何。若我者。實深恨此毛人。必欲殲其醜類。今惟挾槍注彈。從此軍往矣。孺子。汝以爲何如。余急應曰。吾計已決。必欲隨君。約翰又曰。夏蘭奇君往乎。夏蘭奇曰。吾向無畏縮。今茲亦然。行也。約翰復詢師麥利。師麥利沈吟而對曰。老夫耄矣。乃復爲戰士。且與此畜類以性命相搏。與此行之初志。不綦遠乎。約翰微哂曰。事勢至此。不行何爲。余等去志已決。惟待君一言。師麥利淡然曰。是又爲難決之問題矣。遂俯其

首。沈思逾時。慨然曰。往矣。君輩皆去。吾何爲獨留。約翰曰。然則決矣。遂轉身向老人。頷其首。復舉槍。拍之以手。示以欲戰。老人遂徧向余輩執手。以達謝意。全軍將士。知余等已允以相助。皆大聲歡呼。是時已向暮。不及赴戰地。全軍乃支帳而息。皆燔火於地。煙燄縷縷然出於帳中。數紅人入於林中。比返。見其共驅一意格羅登。肩際亦有瀝青一片。余始恍然大悟。此雖龐然大物。實蠢而易制。一童子卽足以驅策之。伊等之畜此物。如人世間之畜牛牲。肩際之瀝青。則主之者之特別標誌也。俄見伊等縛而殺之分其肉。全軍皆徧。伊等過湖時。曾獲得所謂蓋羅魚者。與意格羅登之肉。同燔之於火。以爲晚餐。此時師麥利方仰臥於沙灘之上。余輩三人。則閑行於湖畔。冀得奇景。以飽眼福。湖畔復見有藍色之泥。與鴻蝠窩中所見者無異。約翰甚以爲趣。把玩不已。夏蘭奇忽覓得沸泉一所。泉色甚濁。翻騰不已。蒸氣上浮。其味甚惡。夏蘭奇觀之大喜。急取蘆幹。通其節。置之於泉上。卽有蒸氣一縷。自管中出。燃之以火。嗤嗤然作藍燄。夏蘭奇樂甚。雀躍如童子。亟出其盛

煙之皮囊覆於管端。使氣入其中。既滿。釋其手。皮囊乃冉冉上昇。良久氣洩。始墜於地。夏蘭奇曰。此能燃之氣也。且較空氣爲輕。吾敢謂此種原質。世間尙未曾發見。我爲見此之最初一人矣。吾友。汝尙有所疑乎。吾將示汝輩以我心思所及。至於何等。且將示汝輩以用此心思之道。言至此。又故爲深沈之狀。截然而止。余知夏蘭奇喜作大言。因亦不復窮詰。但立而四顧。此時人衆聲喧。動物皆匿。惟見數鴻鵠翱翔於青冥之上。行帳以外。寂寂無聞。但遠望湖心。異物甚夥。落日映水。波光耀金。恆見灰色之物。鱗鬣森聳。衝波而出。復踏波而逝。遙瞻沙嶼。更有大龜巨鱷。蠕蠕動移。忽見一大物。其色青灰。背平若席。緩緩然游於水面。長頸上仰。狀若修蛇。其行雖緩。而身前之水。已盪爲圓紋。過後猶波濤翻動。逾刻不已。全身爲日光所映。彩澤耀目。漸游而近岸。去余輩所立之地。約數百碼。夏蘭奇急呼師麥利。與共瞻矚。更相與拍手稱慶。師麥利曰。夏蘭奇君。吾生何幸。見此奇物。此物詭麗極矣。世界中更有何人。得以見此。惟我輩見之。上天之待我厚矣。繼而日落天昏。

惟見帳內火光閃閃然作紅色。二博士猶徘徊湖濱。不忍遽去。至暝色四合。乃枕藉於沙灘。羣動既息。猶聞湖中巨物翻騰上下。終夜有聲。次日黎明。羣起捲帳幕。餐戰飯。一點鐘後。整旅而出。余曩時立志欲隨大軍之後。泚筆以紀戰事。每於夢寐之中。縈繞及此。今不圖於吾身親見之。人生境遇。又安有定局。余此時已儼然爲征夫矣。此軍人數。已較昨日爲倍增。以穴中紅人。知有大戰。爭來相助。一夕之間。絡繹不絕。計點人數。約在四百五百之間。老酋乃發令。以一隊爲先鋒。大軍從於其後。步伐整疾。瞬息已過斜坡。及於林外。復分其軍。張爲兩翼。矛軍居前。弓手伏於其後。執挺懸斧者。則錯綜於中。以彌縫其隙。約翰與夏蘭奇居其右翼。余與師麥利從其左翼。觀此軍隊。確爲石器時代之戰爭。而余等四戰士。則挾有新式快槍。雜於其內。亦奇文也。陣勢甫定。卽聞有呼譟聲。見毛人一隊。自林中出。奮挺狂擊。或礮石以投。直突中堅。此隊毛人。其來至勇。然亦至愚。以彼彎曲之足。行動迂緩。紅人則步履躡健。俟其至側。則躍而避之。捷若猿猴。毛人既不得敵。惟獐目

怒視口沫飛濺。四向奔逐。紅人遙立而發矢。仆者相繼。一毛人奔過余前。已胸著六矢。猶大呼奮擊。余擊之以槍。中其首。始仆地而絕。此時戰事。方集於中堅。紅人已據全勝之勢。俄頃之間。小隊毛人。全軍覆沒。我軍旣殲毛人。復振旅。進擊之於林中。乃旣入林中。戰况大異。我軍幾不能支。毛人三五成羣。匿於叢薄。伺便突擊。巨槌橫掃。猛不可當。一槌之下。恆見三四人應手而蹶。然毛人一出。紅人之矛鋒箭鏃。卽叢集於其身。皆不數武而斃。一毛人突至師麥利之側。掣巨槌。迎頭而擊。師麥利倉卒不及發彈。以槍格之。槌中槍跌。槍跌立碎。紛墜如木屑。幸一紅人出其後。以矛刺之。亦交於胸。毛人立斃。師麥利乃免於厄。否則巨槌再下。師麥利已矣。毛人亦不全出。多匿於高樹繁枝之中。以巨塊木石。自上下擲。伺便擊人。間爲紅人所見。則射之以矢。自樹下墜。砉然有聲。混戰中。我軍小失利。非余輩以槍助戰。則此軍幾北。老酋精戰術。時爲大聲以鼓勵其衆。衆乃復振。毛人之燄漸衰。是時師麥利已失槍。不能復戰。余猶納彈不已。續續發之。且聞遠處槍聲。隆隆不絕。

知夏蘭奇與約翰搏戰方酣也。又逾時。毛人漸不能支。敗而四竄。紅人歡呼以逐之。趨走之事。本非毛人所長。此時欲奔越求生。誠爲難事。幸紅人膚革。不如毛人之堅韌。不敢深入棘叢。少數毛人。遂得藉竄身荆棘。倖免於死。但聞毛人哀號聲。紅人狂呼聲。弓弦聲。長矛觸樹聲。四遠相應。於此可見二族之人。以前歷史。積怨已深。遇有機緣。遂盡情發洩。又可見優勝劣敗。爲世界之常理。世間惟人類能爲萬物之主。其界於人獸之間者。雖至狡極猛。亦必退居於劣敗之列也。余方相隨逐北。忽見夏蘭奇與約翰趨而就余。約翰向余曰。戰事畢矣。以我決之。可不必更前。此等慘烈之事。少見爲佳。免致睡夢中。神魂不適也。夏蘭奇挺胸高步。若鬪勝之鷄。大言曰。吾輩交佳運哉。此等戰事。於歷史中至有關繫。人獸優劣之所由分也。若尋常人世國際之戰爭。俱爲無謂之紛擾。彼此或勝或敗。利害正同。若此戰者。直如上古穴居時代之與虎狼爭戰。又如猛獅巨象之初受制於人。其勝也。實有轉移造化之力。始可謂之眞勝。吾等何幸得以見此。且得以一身宣勞奏績於

其間。今戰局已定。餘事易了。吾輩必當觀其究竟。何可勿前。余輩然其言。結隊復進。途中屍骸狼藉。毛人之屍。叢矢如蝟。紅人則多被挺石所擊。碎首折臂。紛錯於旁。聞戰聲隱隱在前。遂循聲而赴。至壁沿毛人之村。此時毛人已退走。至於村外。復收合餘燼。背村而陣。人數已不滿百。方聚於廣場。卽余輩兩日以前。見毛人刑人之地也。余輩至時。紅人方排其隊。作半規形。遙立發矢。箭如飛蝗。矛兵亦乘勢進擊。不轉瞬間。毛人之死者。已將近五十人。其餘小半。見進退無路。驚悸喪魄。皆趨壁沿。自投於壁下。及地而糜。或貫於竹梢。此誠如夏蘭奇所言。惟人爲萬物之主。此後白楓崗中。不得不讓紅人執牛耳矣。毛人之壯者。旣盡死。紅人復殘毀其村。盡執其婦孺。以爲俘囚。兩族之深仇。遂以此番大流血爲其結局。余等復歸舊堡。揀取器物。繼往壁沿。以呼臧播。臧播方立於峯頂。是間戰事。略有所睹。復見毛人自壁沿下墜。纍纍如貫珠。惶駭已極。旣見余輩。乃張目大呼曰。先生。速離此惡地。是間皆魔鬼。若再俄延。彼等將噬汝矣。師麥利長歎曰。斯言良然。吾輩探險事。

業亦已足矣。此等境地。於我輩靈魂身體。俱爲不宜。夏蘭奇博士。吾今更述君舊語。請君踐言。自今以始。請出其智計。謀出險之策。使我輩去窮荒之地。返文化之區。

第十五章

余等自來壁上。卽無日不謀出險之方。而無計可施。奈何徒喚。加以惡魔怪獸。迭來相擾。蹉跎時日。以至於今。當時頗謂困境之來。何遽至於此極。迨事後思之。又以為因此阻扼。始得多逢奇事。多見異物。未始非生平之大幸。若忽忽然往。貿貿然歸。則此宇宙奇觀。又何自得留眼底哉。自紅人一戰而勝。殲彼毛人。余輩佳運。卽由是而轉。紅人旣感余輩之相助。滅其世仇。故莫不敬我。又見槍彈之烈。竊訝余輩能力之巨。莫不畏我。敬畏交極。遂尊禮余輩如天神。然彼此言語不達。情意未孚。彼等心中。或厭此不速之客。而樂其他去。亦未可知。然絕無慢客之舉。亦未便遽生歸志。強與爲謀。就余輩所已知者而言。則壁根洞穴。實爲升壁之道。當年

紅人與毛人之來壁上。必皆由於此。白楓湖人及其朋友。亦必自此而登。近日忽經地震。致洞口巨石崩而下墜。隧道遂爲所塞。此道旣塞。上天下地。遂斷絕交通。余等亦嘗作手勢以向紅人。詢以下壁之法。伊等惟聳肩搖首。不置一辭。或誠無可爲力。或以不欲余等之去。而故爲此狀。則他人有心。終莫由忖度也。此戰勝之結果。則盡驅毛人之婦孺。至於壁上之別端。居之以別。洞役之爲奴隸。如古昔猶太之族之見俘於巴比倫。又如意斯哀梨之人之受囚於埃及。每於深夜。聞嫠婦哭於林中。哀故國之淪亡。傷遺黎之彫敝。俯仰今昔。慘不堪聞。然傷者自傷。而敗者已敗。此毛人一族。亦惟以采薪汲水。爲應盡之天職。長此終古矣。戰後之二日。余等遂偕紅人以返其居。卽於其穴外支帳而息。彼等力邀余輩。入彼穴處。約翰堅執以爲不可。謂若與之同居。則彼等或強我以同化。甚且視我如臣僕。不如離羣索居。以存其獨立性質。惟須時時戒備。槍皆貯彈。以備不虞。外則結好於紅人。時往其穴中。以相問候。此等洞穴。亦頗足驚奇。或爲天地所生成。或出於人工之

製造俱未易考察。穴在壁腰。高下相等。適當石質較軟之處。凹而爲穴。舉首則巖石殷紅。覆於其上下。面石質較硬。修治極平。穴口去地高約七八丈。鑿石爲磴。以達穴口。磴道極狹。不能容巨獸之軀。穴內氣暖而燥。甬道深入。至於壁之盡端。兩旁牆壁皆作灰色。亦極平潔。牆上多圖畫。凡奇禽異獸。壁上之所產。皆摹繪無遺。作畫之法。蓋取樹枝燃之以火。火熄卽因枝頭之灰燼。以爲畫。畫極精良。逆料千百年後。壁巔生物。雖盡絕滅。而考古者入此穴中。徧觀圖畫。猶可想像此長鯨巨鱷之曾託跡於人間也。余等見紅人之畜意格羅登。馴如羊豕。意謂此等人物。挾其弓矢矛槌。已足以征服獸類。雄長壁巔。乃不數日而知其不然。是日夏蘭奇與師麥利。挾土人數輩。盪舟於湖中。思獵取異狀之鱷類。以爲標本。余與約翰留守於帳中。帳外爲斜坡。紅人三五成簇。歷落於斜坡之間。各治所事。忽聞驚呼之聲。似曰。意安下。一唱而百和。頃刻之間。騷然盈野。男婦老幼。皆向壁而馳。至穴底緣磴而上。爭先恐後。狀若顛狂。余輩不知所以。出外視之。紅人之已至穴口者。皆揚

肱大呼。示余以警。復向余招手。使升穴以避難。余與約翰。急取槍。疾馳而出。欲察其究竟。甫至斜坡。見林表有紅人十餘人。方捨命狂奔。二巨物逐於其後。此二巨物。卽前此夜間迫我於舊堡。及探湖之夕。逐我於林中之獸也。其物狀如蟾蜍。距躍不已。大過於象。前此之遇是物。皆在昏夜。今乃於日中見之。余意此物必爲晝伏夜動之屬。白日之間。非爲人所觸犯。不出也。是物渾身皮革。光滑如魚鱗。爲日光所映。閃爍爲五彩。跳躍極速。紅人已爲所及。俯其軀。以前足擊人。被擊者。肢體皆斷。糜爛而死。旣殺一人。又顧而之他。紅人皆惶駭。喪其魂魄。大呼而疾馳。然亦無法自脫。轉瞬間。僅餘五六人矣。時與余輩相距不過百碼。急舉槍奮擊。連續不已。然殊無濟於事。槍彈之著於其身。輕若碎紙。毫無所傷。蓋此物腦筋笨滯。不知痛楚。新式快槍。殊不足制其死命也。幸槍聲轟然。足令其聞而生憚。不敢進迫。餘數紅人。及余與約翰。乃得乘此機會。奔至石磴之側。捷足而升。二巨物亦已追隨而至。是物雖不懼槍。然先是已爲毒矢所中。紅人之製毒矢。先取石片。浸之以草

汁。俟乾。取爲矢鏃。性亦甚烈。但恃此以禦巨獸。爲道至危。此等生物。血輪之流轉。極緩。藥力不易傳布。故雖中毒矢。而當藥力未發之前。猶足以奔馳數十里。殘殺數十人也。二物既至穴下。穴中之人。爭以矛矢下擲。密若雨霰。二物略無所怖。怒躍將登。幸磴狹。不容其體。屢躍屢蹶。久之。藥力漸發。其一方騰躍。忽奮聲大吼。以首向地。頽然而仆。其一亦顛頓於地。旋轉不已。又良久。皆哀鳴數聲。遂寂然不動。紅人見二物已死。乃鳴角集衆。爭自穴下。就巨物之側。舞蹈歡呼。意謂自茲以往。此壁上生物之足以毒我者。已又去其二。足慶也。是夜遂合羣力。斃割二獸。棄之於僻澗之中。肉中有毒質。不堪爲食料也。或剗其心出。大過於斗。心房翕張。三日始已。余等在此。每日所見。動多怪異。本欲詳細記載。以供衆覽。而以旣無几案。所攜鉛筆。又短不盈寸。記事之簿。僅餘數葉。不能成書。但此番經歷。皆深印於腦球。雖多歷年所。亦無遺忘。猶憶一夕月明。泛舟於湖心。舉網得異物。似獺非獺。似魚非魚。二目生於耳側。有硬骨以爲之蔽。又有一目生於額際。其物在水。至有強力。

入網後。駭躍不已。幾覆余舟。是夕復遇一綠色之蛇。粗若巨筍。長則不知所極。出半身於水面。突入夏蘭奇之舟。攬其舵工而去。而是夕所見。尤以一白色之物爲至奇。其物或爲獸類。或爲鱗蟲。俱莫可辨析。物居溼澤。在大湖之東。月色之下。白光如銀。閃閃搖動。土人畏怖。莫敢更前。澤中泥淖甚深。余輩亦不能進。惟見其物碩大如牛。迎面風來。腥膻之氣觸鼻而已。又憶一日。方閒眺於帳外。忽來一巨鳥。狀如鴛鳥。而高大過之。自首至足。約一丈二尺。頸粗而首巨。蠶目而鈎喙。余等急升石磴以避之。夏蘭奇最後。幾爲所及。伸喙以啄夏蘭奇之足。僅及其履。履跟之革。隨喙下墜。截若斧切。約翰已至穴口。擊槍下擊。中其首。張翼四撲。轉宛而斃。余等下視。見其羽毛豐澤。二目作黃色。猶凶光射人。又一日。一大豕飲於湖濱。余擊以槍而斃之。豕高逾丈。獠牙突出唇外。長過二尺。凡此諸物。皆爲人間所未見。至壁巔風景。亦有足記者。壁上氣候溫暖。恒若初夏。每於林中藉草而臥。仰望晴空。蔚藍無極。奇禽五色。翱翔上下。獐兔之屬。隔樹窺人。果枝低亞。香花四圍。又如月

夜盪舟於湖。波光鱗鱗。映月成彩。巨魚躍波。漾爲圓紋。詭異之水族。潛於波底。映水下矚。略辨其形。似此詩材畫稿。美不勝收。若使余居明窗淨几之中。伸紙濡墨。以描寫景物。勢將連篇累牘。而未有已也。讀書諸君。見余所言。壁上風景。其美如此。殆意余輩已謂此間樂不思蜀乎。雖然。何至於此。余輩數人。亦曾窮日夜之力。以圖歸計。而百端謀畫。皆無當於用。今已確知紅人之對於此事。決不助我。紅人之待余輩。誠爲至尊極敬。有所需索。皆應諾恐後。然若告彼須伐大樹以爲橋梁。或求皮革藤桌之屬。以製繩索。則恆爲所拒。伊等亦無他言。但相對作癡笑。瞬其目。搖其首。一場談話。卽於是終局矣。間嘗向老酋謀之。而所得效果。亦正如此。惟老酋之子名馬芮泰斯者。卽余輩所救之少年。尙肯竭誠相助。嘗爲手勢以示余。使少安無躁。伊必爲我力圖之。竊窺紅人之意。似謂前此戰勝。非余輩相助。莫能爲功。余輩者。福星也。余輩一日不去。卽佳運亦一日不去。故凡足以羈留余等者。匪計不施。已各贈一美婦人。使執巾櫛。又各有洞穴一所。以便居處。余輩若忘其

鄉井。卽據此爲桃源。則耦俱無猜。亦未嘗不樂。但生人之性。萬不能舍文明之域。甘處窮荒。一曲刀環。實時時在念也。然旣知紅人之意。決留余輩。苟使知余輩之決不肯留。或且因愛成忌。逞強力以相干。則隙末凶終。兩俱無益。故下壁之策。須祕密籌謀。萬不可顯露痕跡。致生他變。余又曾兩次冒險。至於壁上之別端。以晤臧播。每至該處。卽疑所遣之印度人當取繩而返。乃極目遠眺。惟見平原而外。竹樹蔥籠。平沙茫茫。夔無人跡。臧播知余意。恆慰余曰。密司特麥倫。毋過焦急。彼數人者。屈指當歸。下星期中。必取繩來矣。余亦惟藉此自解。惘惘然歸。第二次歸時。途中忽遇奇事。時爲下午。適經鴻蝠之巢。見曠地中有一大球。搖動不已。球圓徑約六尺。編籐爲之。一人行於其中。每舉步。則大球隨之而轉。諦視其人。約翰也。約翰亦見余。舍球而出。至余側。揮手大笑。且言曰。孺子。不圖於此處見汝。汝佳乎。余愕視之曰。君在此何爲。約翰曰。我往見鴻蝠也。余指大球曰。何故爲此。約翰曰。鴻蝠者。珍禽也。余欲往見之。而彼性不好客。輒奮其利喙以向我。我故藉此爲障。俾

得與之縱談。余曰。君費如許周折。僅得一見鴻蝠。抑又何裨。約翰注視余面。良久不語。容若蘊怒。繼乃怫然曰。君以爲僅二博士爲能探索物理。他人必莫之或能。汝意然乎。我今亦有所考察。所得或較博士爲優。今足以語汝者。只此矣。余急曰。乞恕我。我殊不敢輕君。約翰遽斂容。仍爲嬉笑之狀。睨余曰。孺子勿怒。我將捉一小鴻蝠以餽夏蘭奇。此事無須汝爲助。我有大球爲障。汝則無之。鴻蝠若來。逐客則於汝滋險。請先行。及日之未夕。我亦將歸。言畢自去。余亦違路而返。任約翰獨留於球中。約翰此等舉動。已至奇特。而夏蘭奇又有甚焉。夏蘭奇每行。必有婦人成羣。從於其後。夏蘭奇執一巨棗枝。驅不使近。如執拂以驅蠅。每見夏蘭奇執枝於手。黑髯飄蕩。闊步開張。如戲劇中之王者。後則有婦人成隊。裸其體。圍樹皮於腰際。膚色殷紅。相與譁然。嬉笑追逐。驅去復來。此等景物。若收入畫圖。誠爲最新奇而有趣味。師麥利惟日捕昆蟲。又各種小鳥。製爲標本。亦至忙碌。有暇。則又喃喃然咎責夏蘭奇。謂不謀下壁之策。否則自取各標本整理而拂拭之。日不暇給。

夏蘭奇每於清晨外出。比返。則面色莊重。如作大事。一日自外來。手仍執杖。衆婦人追隨於後。夏蘭奇反身逐之。婦人作鳥獸散。夏蘭奇乃導余輩入其祕密工場。地在密林之中。掘地成坎。夏蘭奇潛自沸泉之中。取淤泥數石。納於坎中。泥中猶出蒸氣。沸沸不絕。四圍雜置意格羅登之皮。上懸一巨囊。爲魚胞所製。膠縫極固。中撐以細竹及小籐條。下留巨隙。適當坎上。夏蘭奇以枝攪泥。泥沸愈甚。乃張其隙。使納其氣。氣縷縷然由隙入內。囊漸膨脹。夏蘭奇急以縛囊之繩。纏之於樹。一點鐘後。氣入囊中既滿。囊碩大成球。突突上騰。夏蘭奇急堵其隙。使氣不外洩。然後轉視余等。不言而笑。衆亦無言。師麥利忽爲冷雋之聲曰。吾輩下壁之道。卽恃此物乎。夏蘭奇曰。師麥利博士。此物奇巧已甚。君以後當自知之。吾敢請君信託此物。百無可虞。師麥利曰。夏蘭奇君。幸勿生此妄想。君欲我以身爲兒戲。我必不若是之愚。約翰勳爵。君試觀此等舉動。非狂癡乎。約翰曰。此製甚巧。吾且樂觀其後。夏蘭奇曰。然。君必見之。近日以來。我已竭我心思。籌下壁之法。幾於智計俱窮。

我輩已確知峭壁陡立。必不能攀援而下。穴道阻塞。必不可通。又不能更作飛橋。以達峯頂。實路既絕。吾乃求之於虛。吾自發見沸泉。卽語吾小友。謂此爲能燃之氣。且較空氣爲輕。自此以後。製氣球之想。乃入吾腦際。惟無合式之物。足以製球。亦至爲困難。迨連日獲得巨魚。遂取魚胞爲之。而大功以竟。言時納其一手於垢敝之衣囊。以一手指球。球已力欲上昇。縛繩之樹。爲所牽曳。搖擺不已。師麥利猶自言曰。狂惑哉。約翰見此製造。樂不可支。低聲向余曰。此老心思。奇巧極矣。又揚其聲。問夏蘭奇曰。余輩欲乘此球。將居於何所。夏蘭奇曰。此事尙須討論。首當知球力何似。及吾輩重量爲何如。約翰曰。吾輩四人均乘此一球乎。夏蘭奇曰。否。以吾計畫。須以次下降。一人旣安然及地。則可見球之足恃。然後依次以及其餘。至此球收放之法。吾自有術以馭之。非難事也。今可示君以乘球之法。及此球任重之力之鉅。言時。取一皮圈。置於球頂。圈之四圍。懸繩無數。由球上紛披而下。至於球底。夏蘭奇理其繩。且言曰。似此位置。則球上升時。其下雖墜以重物。而球身任

重之力。徧體皆勻。復取巨石一片。至於球下。綜衆繩。縛之於石。然後又取長繩。繫於石上。此繩係由壁下攜來。當時之猿升峯頂。及傳書遞物。胥賴於此。繩長十餘丈。細而甚固。夏蘭奇挽繩於手。周三匝。乃顧余而笑曰。吾今將試此球矣。從容於囊底出小刀。斷縛樹之繩。球瞥然上舉。夏蘭奇隨之而升。足漸離地。計歷來冒險之事。從未若此番倉猝者。瞬息之間。不暇顧慮。徑抱夏蘭奇之腰。余身亦從之而起。約翰急執余足。球猶綽綽然有餘力。上騰不已。約翰亦懸於空中。竊意不轉瞬間。當高出雲表。此數人者。如以長繩聯臘腸數段。搖曳於青冥。俟球破氣洩。然後失勢一落千丈強矣。幸球雖有力。而此細繩不足任三人之重。起未逾丈。砉然一聲。繩斷人墜。相與委頓於地。幸俱無重傷。彼此扶曳而起。遙望青空。見一白色之球。下綴黑石。搖搖然直入蒼翰。不知所終。夏蘭奇撫其手腕。大聲歡呼曰。佳妙哉。此物之成。實吾生平得意之作。君等勿憂。予我以一星期。我必更製一球。尤佳於此。吾輩可連翩下降。整旆於歸途。余輩已見成績。深以其言爲足恃。惟師麥利以

爲不然。然亦無語。俱歸帳中。坐甫定。忽少年之酋長來覓余。此少年曾告我。謂將助我下壁。然至今無所作爲。此次之來。或有深意。少年每來。恆喜就我。亦莫知其爲何心。或以四人中惟我最幼。與彼年事相等。故相親耳。少年旣見余。授余以樹皮一小團。復舉手指頂上之穴。容貌甚莊。又駢二指置於脣際。意謂此事須守祕密。勿以告人。乃忽忽然悄步而去。余受小團。就火光中展而視之。見此樹皮色白而質軟。厥狀如紙。寬約盈尺。上以炭條作細畫。長短不一。驟觀之。恍若曲譜。不禁自詫曰。是何物歟。少年以是與我。狀頗鄭重。是中必有緊要之關繫。然究何所云。師麥利冷然曰。此少年端居無事。乃戲弄我輩。以爲笑謔。舍是尙有何解。夏蘭奇曰。觀此細畫。體勢屈曲。或者爲草書乎。約翰方背坐。回首視之。自言曰。此隱語也。忽伸手攬之以去。詳審片刻。大聲曰。謝上帝。吾得之矣。孺子。汝適謂必有緊要關繫。斯言信然。汝視觀此。此紙中之細畫。共有若干。余卽而數之。答曰。十八畫也。約翰曰。誠然。汝當知在此帳幕之上。穴口之數。亦爲十八。余恍然曰。少年以是與我

時曾以手指穴。必是故也。約翰曰。信矣。此爲穴口隧道之圖。穴居壁上。其外口高下相等。列爲一排。其內則或深或淺。或直行。或斜趨。或仰而向上。或低而向下。試觀此最長之畫。下有十字爲記。其作此十字之意。必謂此穴中道里最遠。而又最低也。余曰。據此以觀。此穴必通至壁外矣。夏蘭奇曰。小友。吾意亦以爲然。若非能穿壁而出。彼少年人何故作此以與汝。若此穴中以漸低而向下。經如是之遠。以達壁外。則其穴口之距地。當不過十丈。師麥利攙言曰。僅十丈乎。余曰。如果爲十丈。則余輩所攜之繩。其長尙在十丈以外。緣之而下。誠爲非難。師麥利曰。穴中尙有居人。將若之何。余曰。否。凡此十八穴中。皆無居人也。余深知此等穴內。皆存貯什物。或竟任其空廢。向無人居。我等何不卽以此時。秉炬前往。一探其內容。衆皆曰。善。乃皆取炬。壁上產樹一種。其狀如松。伐其枝。曝而乾之。性極易燃而耐久。最宜爲炬。余輩各挾數枝。至壁下。踏石磴以登。尋穴而入。穴果空曠。惟有巨蝠無數。聞人聲。皆驚起。繞穴而飛。余輩懼爲紅人所覺。不敢燃炬。但於暗中摸索以行。至

入穴既深。路經數轉。始止步。共燃其炬。照見穴中甚乾燥而修潔。兩邊牆壁俱作灰色。上多圖畫。穴頂作圓式。狀如穹門。下則白沙平鋪。步履輕便。曲折數里。忽見迎面亦爲石壁。更無出路。壁上接穴頂。下達地平。石質堅細。當無微隙。不禁愕立長歎。共謂途窮。夏蘭奇曰。是無足慮。此間雖無出路。然我已許汝更製氣球。此事確有把握。歎息何爲。師麥利不語。但慨然長喟。余曰。得毋誤入別洞乎。約翰曰。此必無誤。因展圖。指之而言曰。此中所記。自右至左。則爲第十七洞。自左至右。則爲第二洞。非此而誰。余亦就圖審視。忽恍然有悟。急言曰。我知之矣。君等試隨我而行。爰執炬先返。衆爭隨余。至先時燃炬之地。余小立。拾地上之火柴。言曰。適間燃炬之地。非在此乎。衆皆曰然。余曰。圖上所記。穴中隧道。凡有三歧。而最長最低之道。則在右偏。適燃炬時。已過分枝之路。必以暗中盲進。誤入於左。今惟外出。更尋右邊之寬道。衆從余言。果不三十碼。卽見右邊有枝道。低而向下。余急率衆入於其中。此道較前更寬更平。余等極力前趨。又良久。忽於黑暗中見紅光一片。閃爍

在前。余等駭而却步。不知光之所自來。窺察既久。覺發光之處。無聲無熱。又寂然不動。遂仍躡足前進。行愈近。其光愈顯。且潔白如銀。更行數碼。始知已達穴口。目中所見。蓋洞外之月光也。約翰大呼曰。孺子。吾等當感謝上帝。得歸路矣。余至穴口外。矚。但見圓月當空。正照穴口。穴口亦甚寬大。穴外有巨石。仰而向上。適蔽洞口。無怪當日過壁下時之毫無所睹也。俯身下窺。覺洞口去地不足十丈。且有凸凹之處。足以容足。更得繩爲助。則緣之而下。必爲非難。此時心滿意足。仍由故道而反。宿於帳中。次晨。乃整理一切。備於夜間下壁。余輩此行。必不可稍露痕跡。恐爲紅人所阻。凡笨重之物。胥從捐棄。僅各攜槍及其子彈。惟夏蘭奇有一巨箱。必欲挾以俱反。箱中所儲。復令我謹守祕密。勿許告人。是日晷刻。乃倍覺遲緩。自晨及午。由午及晡。其中經歷。如閱歲年。迨天色昏黑。行事已盡筋。遂相將至於穴下。夏蘭奇之巨箱。笨拙已極。竭四人力。始能昇之以升於石磴。既至穴口。乃停而喘息。回顧壁巔。爲最後之眺望。此等靈境。前此固爲人跡所未經。但既爲余輩探

索傳之於人世。將來或有探險家接踵而至。或且爲政治家施其殖民政策。率客籍以僑寓於其中。則此山頭片壤。或且闢爲都市。成爲孔道。皆未可知。然余輩心目之中。仍謂此爲靈奇之境。余等之於此境。增無數閱歷。受無數恐怖。事後思之。如作噩夢。如讀異書。畢生所不能忘也。環顧左右。則紅人所居之穴。火光閃動。微風所過。隱約聞笑語之聲。舉首遠眺。見樹林陰翳。直接湖沿。湖中遠水不波。倒映月光。上下一白。眺望間。忽有大聲發於左近。亦不知是何巨獸。余等卽以此爲山靈話。別之聲。共舁巨箱。入洞而去。行穴中約兩小時。始達外口。先以繩繫箱下。然後陸續援繩。魚貫以降。不逾刻。皆在壁下矣。爰置箱於壁下。先趨孤峯之側。以覓臧播。至時天已黎明。見燔柴十餘堆。火光尙熾。急詣其前。始知取繩之印度人已返。并有二十人偕來。攜繩索無數。及木材鐵器。凡造橋之物俱備。余等大喜。雖已下壁。無須諸人之助。而得此生力軍。則夏蘭奇之巨箱。不愁無運載之法矣。次日。遵故道而返。途中一切順利。直至亞摩曾。重睹人世繁華之象。不禁感謝天慈。貺

我以眼福。增我以智慧。復無災無害。重返人間。雖爲日無多。而回首前塵。儼如隔世。自此遂或舟或陸。至於巴拉。小住數日。置辦衣履。先寄函於麥卡德。告以歸期。吾知麥卡德得此。必慶征夫之無恙。喜故友之言旋。握手非遙。愁懷頓釋也。

第十六章

余輩在巴拉之地。亦廣有交遊。伊等待客之誠。頗爲仁至義盡。域主卜芮爾。情意尤殷。前度經此。凡買舟僱僕之事。多得其助。此時逆料余輩將返。知窮荒跋涉。必已衣敝履穿。早爲之置備一切。無物不具。余等遂周身結束。煥然一新。惟彼欲知余輩探險之所得。殷殷垂詢。余輩恆支吾其辭以對之。於報酬之禮。殊爲未當。心滋歉然。惟余輩此行。係受遣於倫敦之動物會。未經覆命以前。勢不得廣爲傳說。此時雖欲顧全友誼。亦有所不能。余輩但云。此行經歷。至爲艱險。如他人欲追蹤而往。必不得達。徒耗時日。費金錢耳。余等雖諱莫如深。而消息所傳。瞬息萬里。徧南美洲。皆知有探險家四人。自新地返。公私宴集。皆以此爲談助。詰其究竟。又復

言人人殊。吾知倫敦之人。必已早得消息。此消息且將不數日而徧全歐。類皆恣爲荒怪之說。較吾輩所歷。更險更奇。余等居巴拉數日。遂乘輪東歸。未至漢姆登五百邁。卽接無線電無數。多發自各報館。請略語以顛末。卽不吝重酬。此足知余輩此行。不但積學之人。關心甚切。卽普通社會。亦以此爲新奇之事。爭欲知其內容。船抵埠時。新聞記者。已擁塞於岸旁。爭來問訊。余輩惟謙詞道歉。動物會長亦來迎迓。師麥利告以此行大有所得。請其定期開會。當詳細陳述。俾衆周知。當時余輩出發之初。係在動物院中開會。而此時此事。已播於全歐。來者必衆。動物院之廳事。恐不能容。因定於十二月七號。借纍金街之皇后戲園。以爲會場。事後始知。來者之衆。實非先是意料所及。不特動物院過於狹小。卽皇后戲園亦莫能容。縱使借較此更大之喚貝爾特戲園。亦有過隘之慮也。開會之前。余等乘有餘晷。各治其私事。余身重要之事。已於開卷之始。歷歷言之。余探險之志。卽因是而起。此時欲略爲記載。輒心煩意亂。不能成書。俟後來事過情遷。已等於過眼雲煙。無

關。輕。重。或。可。宣。諸。楮。墨。以。誌。鴻。泥。而。當。此。之。時。實。難。於。啓。齒。然。就。余。一。身。而。論。實。因。是。激。發。始。事。壯。遊。得。入。靈。奇。之。境。見。稀。異。之。物。余。之。對。此。只。應。有。感。謝。無。忿。恨。也。余。書。至。此。已。將。近。終。篇。今。惟。詳。記。開。會。之。情。形。以。爲。此。書。之。結。局。而。余。不。文。之。筆。或。恐。語。焉。不。精。幸。次。日。清。晨。吾。報。館。之。大。主。筆。麥。卡。德。卽。縷。述。此。事。載。於。報。中。余。身。爲。報。館。中。人。則。本。報。之。記。此。或。有。諛。詞。然。當。時。各。報。之。記。載。此。事。語。多。相。同。足。知。本。報。所。述。非。阿。私。也。今。卽。將。報。中。原。文。照。錄。於。下。其。文。曰。

皇后戲園大會記

前此動物院中。公舉師麥利博士。往南美洲。考察夏蘭奇博士之成績。蓋夏蘭奇博士。謂曾往該處。發見上古動物。至今猶存。衆人不信。因請師麥利博士往考驗之。數日前已返倫敦。昨晚借皇后戲園。特開大會。報告成功。此番探險所得。實於科學界大有發明。動物院中。必誌此開會之日。爲將來之記念日。永永不忘。此會之入場券。本限於該會會員。及其朋友。後以欲觀者衆。其範圍遂以

次擴張。開會定於下午八點鐘。至七點半鐘。已客座皆滿。外人之未得入場者。猶紛鬧於門前。必欲入內。闔者閉門以阻之。俄頃之間。來者愈衆。至七點三刻鐘。竟毀門而入。闔者前阻。乃爲人衆所衝仆。致遭踐踏。多受重傷。守門之警兵。名帝佛生者。且不幸而折其足。經此擾亂。會場之中。遂闌入無紀。不特樓下已纍足駢肩。急如束溼。卽特別坐位。及包廂之內。亦填塞無餘。計點人數。約在五千人以外。皆翹首跂足。以待開會。不逾刻。二博士與勳爵約翰。記者麥倫。由人叢中緩步而入。升台上。就前行之椅而坐。此時台上坐位。亦已充斥。皆老學士及專門科學家。且不止英國。兼有法德之人。瑞典亦遣老博士色爾奇。遠來與會。四人旣入。台下歡迎之聲。乃如春雷暴動。數分鐘始已。一星期前。倫敦各報。已將此四探險家之像片。印於報中。想已爲人之所熟識。故其容貌形體。今亦無須贅言。惟亦略有可表者。夏蘭奇之濃髯。較前此更爲茂密。師麥利之態度。亦更冷靜於前。約翰勳爵。尙丰采猶昔。三人面目。俱以飽受風日。作紫絳之色。

精神康健毫無倦容。本報記者麥倫。則仍如幼年常態。藹然可親。數人者。既與來賓爲禮。遂各歸座。會長公爵杜韓。起立至台口。宣告開會。并謂早知今日來賓。亟欲聞探險之成績。故亦不爲費辭。以耽延晷刻。且此事詳細情節。須俟師麥利博士。一一自陳。今所欲言者。惟敬告諸君。以此次探險。已克奏膚功。凡諸經歷。其事至確。而又至奇。如靈怪小說。與旅行日記。并爲一書。知來賓得此。必足以饜其聽聞。更有數言。爲探險數君慶者。此數君冒險受勞。間關萬里。而身體健適。無異於初。若此數君。遭逢不測。捐身於域外。則科學界中。必蒙莫大之損失。無可挽回。此理當爲人人所共信。故數君之健全而歸。不特爲數君慶。且當爲科學界中稱慶。言畢歸坐。台下之人。莫不鼓掌。夏蘭奇得意忘形。亦自鼓其掌。不已。鼓掌聲甫息。師麥利博士。已起立而言。鼓掌之聲。又隨之而起。師麥利所言至繁。但能略記其梗概。餘則俟本報記者麥倫。出其日記。編而爲書。必較師麥利所言。尤爲詳盡也。當時師麥利。先向夏蘭奇道歉。謂前此反對其說。

謂爲無稽。今已目睹一切。足證夏蘭奇所言。語語皆實。繼乃言啓程時途中所經歷。敘其沿河而行。以至壁下。語極簡潔。謂既至壁下。尋升壁之道。屢試不成。遂詳述以何因緣。而登壁上。從行二僕。欲報兄仇。毀飛橋以阻歸路。而此二僕亦卽以己命爲償。後乃言壁上之物。每以險怪之事。與美麗之景。并挈而言。於遊覽之事。則從其略。於鳥獸鱗介昆蟲草木。則從其詳。謂數星期中。已捕獲無數異蟲。以爲標本。凡甲蟲之類。四十有六。飛蟲之類。九十有四。又言及巨大之獸。台下來賓。傾聽至此。興趣最濃。師麥利言所見大獸。已有多種。然後來若有繼往之人。窮搜壁上。則所見必更較此爲多。遂言其己身所親見。及其同伴所見。異狀之巨獸。約十餘種。有數種僅於遠處窺矚。不得其詳。惟確信其爲世上所必無。書籍所未載。如紫色之蛇。長至五丈以外。又有白色之物。在泥澤中。不知其爲蟲爲獸。僅遙聞腥氣。及見其於月下閃閃作光。又有蟲類。狀若飛蛾。體蘊奇毒。嚙人至痛。繼乃言上古生物。已滅絕於他處。而遺存於壁上者。首舉最

巨之獸。謂麥倫於月光之下。見其飲水於湖濱。此物爲美國白楓湖人首先發見。曾圖繪其形。又舉意格羅登與鴻蝠。謂此二物者。登壁以後。最先發明之物也。又言有怪獸。伊名之爲帝摩梭。謂麥倫曾於夜間爲其所逐。其物乃猛陋無倫。更言夏蘭奇嘗爲一大駝鳥所窘。又嘗見一巨鹿於平原之中。既歷數諸獸。乃言及壁中之大湖。湖中所有。更爲恢詭。兼以師麥利詞令之佳。足以引人入勝。台下聽者。皆如身入其境。恍惚如在夢中。凝神靜視。始見電燈之下。老博士以冷雋之聲。言在湖中見三日之獺。及綠色之蛇。方描摩盡致。妙緒環生也。繼此又言紅人與毛人二族。紅人之族。類於印度人。無甚殊異。毛人者。則介於人猴之間。凡世上各種猴類。及爪哇之大猿。皆不如此等毛人。爲與人類相近。古今學者。多謂人類之始。係由猴類變化而成。據此學說。則人猿之門。必經無數階級。此毛人者。實爲最近之階級矣。又言夏蘭奇自製氣球。幾遭大險。聽者至此。不禁失笑。後乃言藉少年之助。得以下壁。遂遵故道而歸。報告既畢。衆復鼓

掌。諸學士公舉色爾奇博士。代致賀詞。意此會卽於是終局矣。不意狂風巨浪。乃由是而生。自開會之初。卽略有不靜之象。然蘊而不發。至此始見肇端之人。有學士曰。意零阿爾者。瞥然起立於座間。大聲曰。吾等於未致賀詞之先。欲有所糾正。可乎。會長公爵杜韓答曰。若其事必須糾正。則亦不敢阻君。意零阿爾曰。以余決之。此糾正似不可少。杜韓曰。若然。則當敬聞高論。師麥利忽起立曰。我有數語。必先陳明。此人者。吾敵也。吾輩曾以辨論科學。致生衝突。今日之舉。或欲尋釁於余。杜韓曰。公等舊隙。鄙人所不敢預聞。惟今日之事。各抒所見。我亦不能止。此時師麥利之黨。惡意零阿爾之橫來挑釁。爭爲繁聲以亂其詞。且有陰曳其裾。使之歸座者。意零阿爾不顧。復賡續而言。言時。附和者之聲。亦錯雜并舉。足知其黨與。亦不爲少數。若尋常來客。則兩無偏袒。惟欲觀兩造之相爭。以爲樂。遇衆聲漸息。以聽其言。其言曰。夏蘭奇與師麥利二博士。科學之精深。爲余所敬服。所惜者。前此曾與師麥利意見不合。今茲欲有討論。議者遂謂

爲挾嫌。其實下走心中。決無此想。但欲窮真理所在。故不敢默然。今日之我。與
 數月前之師麥利。地位正同。當日開會。師麥利方攻擊夏蘭奇。不遺餘力。今者
 身入其中。又欲箝他人之口。使勿持異議。此理安得謂爲公平。是語既發。兩黨
 之人。各助其所暱。有斥其非者。有贊其是者。喧囂不已。夏蘭奇語於會長。請驅
 意零阿爾出外。爲台下人所聞。人聲益譁。良久略靜。意零阿爾又言曰。前此惟
 有一人。創爲怪說。今乃益其數爲四人。人數雖益。而所持證據。究能增益於前
 否。曩年亦有探險之人。返自異域。作新奇之議論。人爭信之。事後始知。凡彼所
 言。俱屬空中樓閣。吾輩自此。勢不能復輕信人言。豈倫敦動物會中。竟遇事不
 加考察。得無據之報告。遂謂爲定評。吾固知探險數君。皆光明篤實。不爲響言
 以欺世。然向來積學之士。欲得大名。恆不憚故爲創論。飛蛾愛光。見火必撲。葵
 花喜暖。見日乃傾。人之求名。亦何以異此。言至此。聞有斥之者曰。何作此無恥
 之言。意零阿爾不顧。又曰。凡事欲徵其實。必求證據。此數君者。亦攜有圓滿之

證據乎。如僅有像片數張。則當今之世。造成僞像。實爲非難。此外尙何所有。若云歸期倉卒。又係援繩而下。故百無所攜。此理雖正。然何以自信其言。適似聞約翰勳爵。獵得巨鳥。獲其頭顱。何不卽以此頭顱。宣示於衆。約翰聞言遽起立曰。此人殆謂我爲欺詐之流乎。約翰甫言。台下人聲。卽隨之而起。會長極力維持秩序漸復。乃向意零阿爾曰。意零阿爾學士。請君勿爲費辭。徒生紛擾。如欲有所糾正。卽請直言。意零阿爾曰。謹受教。我本尙有所陳述。以君故。且置而不言。但爲簡要之語曰。師麥利博士此番報告。僅可謂爲新奇之議論。不可謂爲確切之事實。無據故也。今欲求此事之真象。須更舉妄人。復爲考察。以竟前功。意零阿爾旣言其糾正之法。衆乃譁然。譏其非當。有曰。此語殊無價值。又曰。此妄人也。又曰。速驅之出外。而意零阿爾之黨。則以其糾正爲然。亦大聲呼曰。秩序。秩序。又有呼會長者。衆聲沸騰中。後行之座。年少之生徒。忽以相爭而鬪。更爲酣呼奮擊之聲。幸會場中。頗多貴婦。英俗最敬婦人。不敢恣行無禮於其側。

鬪者漸息。呼者亦漸息。終乃寂然。夏蘭奇博士。卽於此時離坐而起。其神情態度。俱至奇特。先揚其手。指揮來客。使各歸座。乃言曰。我觀此時之現象。乃令我追憶從前。曩日開會時。亦有多數愚人。固持謬解。堅不我信。師麥利博士。且爲之領袖。竭力抗余。今者師麥利已知悔矣。當日之師麥利。固爲極端反對。諸君未必盡忘。今若無確實徵驗。何能轉其膠固之見。改而從我。且當日與會者。必深信師麥利之爲人。始公舉以往。今得其報告。又不以爲信。豈非大愚。當時之人。其愚猶不至此。若適間歸坐之人。所持議論。其狂惑亦遠過於前。我向不願以精深之理。語於庸愚之人。今且勉自降抑。爲汝等一解其惑。台下之人。大笑。夏蘭奇又曰。今日報告成功。固爲師麥利之專責。然我實爲此事緣起之人。我引此三人。至於靈境。見異物而歸。大功之成。胥由於我。今解明其理。俾衆人共信。亦屬我所當爲。汝等謂師麥利博士。未能廣搜證據。挾以俱歸。不知以前。本有證物。自經毛人突襲。遂將鏡匣像片。俱毀壞無餘。台下譁然大笑曰。此語已

數數領教。今請更言其他。夏蘭奇曰。吾言及毛人。適聞喧呼之聲。乃大與毛人相類。幾疑此身猶在壁巔。台下之人又大笑。夏蘭奇曰。雖經毛人之殘毀。而像片猶有存者。足以證明所語爲非誣。師麥利乃取像片。立於台曰。舉以示人。有謂爲足以爲據者。而喧聲大起。語不得聞。師麥利又取昆蟲標本。舉以示衆。衆中有人高呼曰。否否。此不足爲據也。夏蘭奇曰。孰言否者。意零阿爾學士。又起立於座間。言曰。此等昆蟲。他處亦可尋得。未必盡來自壁上。何足爲憑。衆聲言。鼓掌以和之。夏蘭奇曰。誠然。高論精當之極。實深欽佩。今且置彼像片標本諸物。試與君言壁上生物有鴻蝠者。君知之乎。台下譁然曰。此謬言也。夏蘭奇曰。我有鴻蝠像片。係當其生時映出者。足以爲憑乎。意零阿爾曰。適言像片不足爲據。何又爲此言。夏蘭奇曰。若然。君必欲親見鴻蝠。始以爲信然乎。意零阿爾曰。然。夏蘭奇曰。苟能見之。必更無異說矣。意零阿爾曰。必然。夏蘭奇揚其手。迴顧麥倫。作數語。麥倫趨往台後。有頃。偕一黑人。共舁巨箱出。箱似甚重。二人力

持之。緩緩移步。置之於夏蘭奇之座前。此時台下之人。爭欲窺箱中所有。喧嘩頓止。寂然無聲。夏蘭奇抽箱蓋。睨之以目。復駢二指。輕敲箱側。頻呼曰。吾寶速出。吾寶速出。遂聞箱內有爬沙之聲。突有一怪陋之物。自箱底躍出。立於箱沿。會長公爵杜韓。適近箱而坐。瞥見怪物。駭躍而起。顛蹶於台下。若平時會長如此。衆必譁笑。此時皆注視怪物。略不他瞬。於會長之跌。若無所見。此物面目實猶陋無倫。二目圓而且小。紅如熾炭。微張巨口。露其燦白之牙。肩際上聳。軟皮聯於其下。狀如灰色破布。摺疊而成。驟觀之。幾如孩提時見魔怪之畫。心膽皆懾。台下之人。皆譁然相駭。有二婦人。且一驚而暈。台上亦紛紛趨避。自台口下墜者。遂不止會長一人。夏蘭奇揮其手。使衆勿亂。其手適及怪物之前。怪物受驚。展翅而起。夏蘭奇。奇。急。捉。其。足。已。緩。不。及。事。怪物方騰空而上。盤旋於廳事之中。翼廣丈許。飛時沙沙有聲。臭芬四布。空氣中皆滿。樓上之人。見怪物飛近其側。張口閃目。如將噬人。驚呼不已。物益駭。飛愈急。亂觸於牆壁及電燈之側。夏

蘭奇情急意亂。跳躍於台上。大呼曰。速閉樓窗。速閉樓窗。夏蘭奇雖有先見。然又已無及。怪物奮翼亂撲。如飛蛾之入燈罩。適至窗畔。乃由窗中擠突而出。向空而逝。夏蘭奇懊喪無極。倒身歸座。手自扶其頭。閱時既久。會場中人。神志漸復。見怪物已去。大險已退。又爲歡呼慶賀之聲。其聲滿於客座。徧於樓上。彌漫於戲台之中。繼且爭至台上。擁戴此四英雄。高舉之。過於肩際。凡諸來客。先是雖有輕侮之言。而此時之崇敬。實已達極點。衆爭起立。圍繞於四人之側。距躍嵩呼。四人者。雖欲避而不受。亦無可逃。人衆相擠。急如束溼。舉四人者。雖欲置而不舉。亦有所不能。聞有於衆中大呼曰。往纍金街。往纍金街。遂如波激浪湧。緩緩然向門而出。至門外。則竚立而待者。已過萬人。自蘭亨客寓。至奧斯佛街。途爲之塞。見此四探險家。爲衆人所舉。巍然而出。遂大聲稱賀。聲如怒潮。更相與簇擁而行。由纍金街至派爾市。過薊門街。以至皮克得里。凡倫敦繁華之地。莫不偏歷。沿途叫囂。墮突。街道爲阻。警士不能禁。電車馬車之屬。俱被排擠。停

於路旁。至夜午。經約翰府門之外。衆始釋手。四人暫入於約翰之家。衆猶徘徊於門外。唱上帝愛人之調節。之以天錫帝福之歌。始各分途而散。今夕大會。至此方爲結局。似此大會。實爲倫敦中向來所未見。空前之勝舉也。

以上所錄。皆新聞報中之語。不易一字。文爲麥卡德所撰。老當而精潔。使余爲之。未必及此。惟所記鴻蝠一節。以出於來賓之不意。故至驚極駭。若余輩則不以爲奇。讀者當憶書中所述。余前此見約翰行於球中。彼自言將捉一鴻蝠以餽夏蘭奇。又於下壁時。曾述夏蘭奇之巨箱。笨重難舉。其中卽是物也。是物不特於下壁時爲其所累。卽途中飼養。亦大足困人。是物惟食小魚。且須其腥而且臭者。余輩惟恐其死。則百計以得之。至所以謹守祕密之故。則出於夏蘭奇之謀。彼謂惟此一物。足爲此行之鐵據。彼預知開會之日。必有反對之人。欲當攻擊最烈之時。突出之以窘其敵。不圖乃驚世駭俗。至於如此。是物又乘不備而遁也。鴻蝠旣遁而後。至於何所。終莫之知。惟次日有二婦人。言見其夜間高峙於皇后戲園之屋角。

至數點鐘之久。又晚報所載。馬播爾離宮之衛兵。名密而司者。忽於夜間棄槍而遁。次晨拘至公堂以訊之。供詞曰。當上值時。於月光中見有怪物。自頭上飛過。驚懼已極。故棄槍以逃。問官不信其言。判以應得之罰。後又聞德美公司。有郵船名福芮蘭者。於次晨九點鐘開行。去岸約十邁。忽有巨鳥。狀如天鵝。又如蝙蝠。掠舟而過。向西南而杳。余意此物。必藉天然知識。歸其故鄉。但大西洋道里遼遠。或至中途翼倦。必墜海而死。然總之。此後歐洲。遂更無鴻蝠之蹤影。（說亦圓滿）吾書至此。已近終篇。不得不迴顧篇首。略以數語點綴葛來蕘。嗟乎葛來蕘。余前在壁上。曾以葛來蕘之名名湖。今當返其舊名。仍謂之爲中央大湖。葛來蕘已不我屬矣。此女性情之僻。余應早有所知。天下豈有對於所愛之人。而輕言離別。况驅所愛者。使入不測之地。生死且不能保。其愛情之程度。亦已可知。卽余當日慨然冒險。以博其歡。亦竊訝其外貌之美。內秉之奇。今始知其欲嫁英雄。非真敬愛英雄。不過欲得英雄爲夫。可安居無事。而平分其光寵。合自私之心。與乖僻之心。而

成此思想。卽此思想。又復持之不堅。余以震其貌美。致爲所愚。今雖覺悟。亦已無及。數日之前。幾以此故。萌厭世之想。欲記此事。輒莫能爲辭。現已過一星期。漸生悟境。且已與約翰議定。更有所圖。對於此事。已漸淡泊。爰舉前後情節。筆之於篇。此等少年無識之舉。固宜誌之以警將來也。余歸倫敦之第一日。卽於夜間十點鐘。往栗樹屋以晤葛來蕘。往時心怦怦然。自別後至今。杳無信息。其存其歿。皆莫能知。然葛來蕘方在妙齡。決無意外。余旣冒險以得大名。見面時必足生其欣悅。思及此。頗以自慰。又憶在壁上時。每於夢寐間結爲幻想。謂歸時。葛來蕘必張臂迎我。以櫻脣向我。及歸後。不得一函一電。余之心緒。已如自九天墜入九淵。猶冀見葛來蕘時。彼必有滿意之解釋。尙足助我樂趣。高舉於雲霄。且思且馳。至於門外。力敲其門。侍女啓門。余聞葛來蕘之聲。出於隔室。乃急趨而入。衣袂直拂侍女之身。侍女愕然視余。不知所以。余入室。見葛來蕘在室之彼端。坐一矮椅。當懸燈之下。在琴案之旁。余自門邊甫三步卽至其側。以余兩手分執其手。迭呼其名。葛

來。黃舉首視余。作怪異之狀。其容惡。其目動。蹙其額。翕其唇。此狀乃爲余向所未見。忽縮手而言曰。君將何爲。余呼曰。葛來黃。何故若此。卿不以終身屬我乎。卿以後姓氏。卽當曰。葛來黃麥倫。言未畢。葛來黃急曰。否。我爲葛來黃卜特。吾夫在此。吾請爲君介紹。與之相見。余此時昏昏然如失知覺。但見一弱小黃髮之人。起於靠椅。此椅向來爲余之專利品。每來卽坐其上。今已爲所篡據。余入門時。一心專在葛來黃。竟不見彼。經葛來黃道及。始與之互相執手。又互點其首。對立而癡笑。（好看）葛來黃曰。余輩已另有住宅。而我父留我輩在此。余漫應曰。然。（然字好。竟無別字可以換得）葛來黃曰。君在巴拉時。接我函否。余曰。未嘗見函。葛來黃曰。此至可惜。君若見函。當詳悉一切矣。余曰。此時我已詳悉。無須函也。葛來黃曰。我等往事。已盡告威廉。無庸忌諱。我之爲此。亦深自懊惜。然輒強爲排遣。君自謂愛我。復棄我爲遠行。使我獨居無賴。我祇得自爲籌畫。改事他人。君寬宏之人。必能諒我。不加咎責。余曰。決不決不。但今請告辭。弱小黃髮之人。忽攙言曰。何忽遽

如此。請小坐。略進茶點。余不答而行。彼起而送余。且言曰。此等事。古往今來常有之事也。使一女能并嫁二夫。始足以免此。而世上又決無此理。將奈之何。余亦不答。徑出門而去。伊猶立於門側。望余作癡笑。余行數十武。忽有奇想觸余腦際。復轉身而迴。彼見余復返。頗生駭懼。疑余將掙彼。急立於電紐之側。備呼僕役以爲之援。余卒然問曰。我無他事。但須略詢數語。能答我否。彼曰。所問若可答者。安敢不答。余曰。君於此事之成。果何道以得之。君曾入深山曠澤中。得奇寶乎。抑曾探南北極乎。或者縱橫海上。爲錦帆之豪傑乎。抑自造飛艇。橫渡大西洋乎。如皆非是。亦必曾建不世之業。爲一身歷史之光榮。究竟果何所爲。彼益駭詫。注視余面。囁嚅而言曰。凡此等事。我曾爲與否。與君何預。余曰。誠與我無預。但余欲知君究爲何等之人。彼徐言曰。我爲金生大律師之二等書記。辦公之室。在香雪街四十一號。（此三語至無味。乃至有味。才人筆端無物不有）余曰。足矣。爲汝道晚安。且圖後會。縱步出室。疾趨而歸。來時方自命爲英雄。心高而志滿。此時又如英雄。

之潦倒於窮途矣。心中之爲恨爲怒。自問亦莫能析。但或歎或笑。如鼎水之沸於五中。至開會以後。越一星期。余偕夏蘭奇師麥利。晚膳於約翰之家。飯後。入於客座。共話舊游。夏蘭奇與師麥利。辨論方烈。約翰靜坐而聽之。余則熟視各人之神態。用以自娛。夏蘭奇面作笑容。二目半啓。目光威毅。黑鬚蔽胸。坐矮椅中。仰身於椅背。昂首以視師麥利。師麥利口銜煙斗。煙氣噴薄。冷澀之面目。爲煙所蔽。幾不可辨。夏蘭奇每發一語。彼必從而駁之。約翰則高頷而隆準。藍睛閃爍。默坐無言。室中電燈燦爛。滿貯獵獲之物。頗足玩味。余方怡然四顧。約翰忽起立。啓巨櫥。出一木匣。置於桌上。言曰。今有微物。欲以示君。吾本當早日相告。但不知其能否確有價值。故隱而不言。若奢望於事先。或反失望於事後。無謂也。今已確知其價值矣。君等憶否。當初次見鴻蝠時。我曾於峭石淤泥之中。發見奇物。君等當時。惟注視鴻蝠。遂未留意及此。此物維何。藍色之泥也。二博士聞言。皆頷其首。約翰又曰。吾嘗周游天下。惟於坎白來。見火山舊穴中。有藍色之泥。坎白來者。著名之金剛

石礦也。既於鴻蝠巢中。見此同類之土質。遂意其中必產金剛石。爰作大球。以自爲障。直入臭穢之地。辛勤終日。竟乃獲此。言時。開其匣。取出大小石塊。共三十餘件。其周徑有如豆者。有如栗者。皆置於桌上。又曰。吾得此時。見其形質雖大。若經彫琢後。光彩不佳。則亦不足以得重價。故仍闔而勿宣。歸倫敦後。卽取一略巨之石。往珍寶肆。囑其速爲磨治。以察其光彩。因自衣囊中。出一絨製之盒。啓其盒。內有金剛石一顆。光芒耀目。其佳妙爲向所未睹。約翰曰。我曾囑肆中之精於賞鑒者。爲我估定價值。據云全數之石。若估以最低之價。亦足值二十萬磅。我輩四人。爲患難之友。凡有利害。必四人同之。此石全價。共二十萬磅。則每人須得五萬磅。余等未答。約翰急曰。我不慣爲虛語。今意已決。君等勿爲異言。請問夏蘭奇君。應得之五萬磅。當作何用。夏蘭奇曰。苟君意必欲如此。則我當造一博物院。廣羅異物於其中。我之欲爲此舉。亦有年矣。約翰又問師麥利曰。君將若何。師麥利曰。我將舍授徒之業。築精舍而居。暇則考訂金石。以娛暮年。足矣。約翰曰。我自爲計。當

更組織一遠征隊。重往壁巔。以窮其異。又向余曰。孺子。汝必以此款畢姻事矣。余強笑曰。否。此事尙可緩圖。君若不我遐棄者。尙欲追隨於後。更爲遠行。約翰無語。但自隔桌伸其巨掌以握余手。力搖之久久不釋。（結筆雋永絕倫）



洪荒鳥獸記卷下終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為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壬九三二號

中華民國四年二月十四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九日再版發行

(洪荒鳥獸記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著 原 著 者
人 譯 述 者

英 國 科 南 達 利
李 薇 香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印 有 模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鮑 咸 昌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秦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
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嘉 興
福 州 潮 州 廣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六九四七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宣講

必備

之書

聖蹟圖 四角

孫毓修編 將孔子事蹟。繪成五彩圖三十二幅。每幅皆有說明。圖畫精美。文字淺明。

模範軍人 每冊八角 半冊

近者武成建廟。合祀關岳。又以古今名將二十四人為陪祀。本館特就諸公之事蹟。編輯成書。顏曰模範軍人。或一人一傳。或數人合傳。采摭史料。搜羅遺聞。以淺顯之文筆。述偉大之事業。凡我軍人及一般國民。皆宜人手一編。以為私淑之師資。而振尚武之精神。

公民鑑 九角

蘇錫元譯述 王偉校訂

教育部 該書集名哲箴言。羅偉人軼事。發揮倫理道德之真義。洵為社會急需之真書。據稱譯備宣講及自習之用。具徵熱心。

常識談話 已出四種 每八分

孫毓修編 科學之需要。人皆知之。吾人於此種常識獨為缺乏。編者特創此體。為科學普及之基礎。

新說書 已出三集 每集二角

孫毓修編 本書以歷史地理科學實業諸端為材料。而以小說之辭調。說書之口腔。聯絡而貫穿之。談話百出。逸趣橫生。

伊索寓言演義 三角

孫毓修編 演義小說。最足動人。本書以極有趣味之白話演成之。每則略加短評。并插畫百有餘幅。尤饒興趣。

富國學問答 五分
蒙師箴言 五分
農師箴言 一角